

## 《风雨术士索克萨尔》

### （一）夜访蓝雨堡

黄昏的余霞褪去了最后的光彩，夜色如同黑暗斗篷一般笼罩了整个荣耀大陆。

荒野夜路上危机四伏，鲜有人烟，或许只有主城区才有热闹的夜市吧？

在这种时候，却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家伙游荡在外，一个影子闪过便能让人提心吊胆。

游荡者的眼珠子此时滴溜溜地转着，他们盯上的一只待宰羔羊，此刻却正堂而皇之地从大路上面向着蓝雨堡走去。

蓝雨堡，坐落在大陆东部迷雾丛林深处的山顶上，山脚下外城墙四面环绕着护城河，只有一座主桥可以通过。

内城墙呢，世人间说法不一，也只怕没有几个看到它的人是真的活着回来了吧？

毕竟，蓝雨堡的主人是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术士，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被称为荣耀大陆上四大战术师之一的男人。

这名号可不是那么简单地就给了人，即使荣耀联盟现任盟主并非蓝雨堡，蓝雨堡这一支力量在喻文州的领导下却也是雄霸一方，虎视中原。没有任何势力胆敢小瞧风雨术士坐镇的蓝雨。而那些不自量力的挑衅者，往往就永远地消失在迷雾森林中了。

此时此刻，这位赶路人已经从平原大道转入了乡间小路，眼看就要进入这外人眼中的禁忌之森了。

“那家伙是去送死吗？”一个强盗收起了匕首，悻悻地在林子前面转身离去。

“活得不耐烦了……啧啧，这条命喂了蓝河还不如送给老子当饭吃！”另一个强盗很不耐烦地舔着嘴角，他已经三天没有好收成了。

“哈哈，那他也得有那个能耐见着蓝河！”第一个强盗笑道。

“是呀，不然只能掉进水洼或者被魔狼叼去了……”说这话的人估计也是经历过一番腥风血雨吧？

蓝河便是环绕着蓝雨堡的护城河，不过强盗们谈论的却是守门人，剑客蓝河先生。

这蓝河的本名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在还没有加入蓝雨堡的时候经常在迷雾丛林闲晃，后来不知怎么地就落到护城河里去了——结果把他救上来的正是有“剑圣”之名的夜雨声烦黄少天。从此落水青年便以“蓝河”为名成为了一名剑客守门人。基本上，这些强盗级别的，就算集结成团顶多也只能到外墙见上蓝河一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蓝雨堡的城墙始终屹立不倒，都多亏了这位不知其名的剑客。至于剑圣，也许你运气好的时候在迷雾丛林可以碰到，然后，就更加不可能有然后了……

如是议论着，强盗们都打道回府，不再去跟踪那只猎物。可猎物呢，却好像不知前路凶险似的，径直朝着丛林深处行进。

月光透过高矮错落的乔木和灌木照亮了林间的腐殖质层，赶路人踩在上面竟然没有发出意料之中的窸窣声响——好像是猫儿似地悄然前行。

他那笼罩全身的大斗篷把样貌遮了个严严实实，而身形看上去却并不高，倒像是个少年。

穿斗篷的少年似乎非常着急的样子，他飞快地穿过那一棵又一棵碍事的树木，迷雾丛林看上去对他来说一点儿迷惑都没有。

看见城墙了！

但是，守门人出现了！

穿斗篷的少年远远地、远远地，仅仅凭着快速移动中从树丛缝隙间透过来的景象便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于是他一个减速，硬是在林子的边缘停下了——找了个灌木丛躲了起来。

守门的剑客就光明正大地站在那里，不似有诈。少年整理了一下呼吸节奏，慢慢地从树木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小鬼，”那剑客说道，“算你识相。知道已经被发现了么？那刚才还躲什么？”

一时间少年没有答上来，倒不是因为胆怯，只是他性格本身也比较内向罢了。

“我是信使，给索克萨尔大人送信来了。”一个还有些稚嫩却故作老成的声音。

“信使？我看是刺客来着吧！大晚上的披着个斗篷独自闯进来，不是刺客又是什么？”剑客蓝河就好像他名字一样，顽固地守护着身后，一步也不肯退让。

可他话说的也句句在理——毕竟，陌生的信使总得经过他们蓝雨的驿站层层审核才能名正言顺地进来——可这小子倒好，武装齐全地半夜就这么绕过丛林内外那么多哨岗就要破门而入了！

蓝河心里可是一紧！这少年年纪虽比自己小多了，可身手不凡——真让他就这么长驱直入，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自己呢，到底能不能胜过这样的高人呢？

他们两个就这么面面相觑了一下，接着霎时间，二话不说就采取了攻击姿态！

“喝——”蓝河使出浑身解数以五碗饭之力向少年斩去——拔刀之快是相当罕见的！

眼瞧着已经中了，可是待蓝河手上感觉到力道不对时，已经迟了。刀刃碰到的不过是斗篷而已，那斗篷就这样被无情地斩碎了——但是它的主人呢？人却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果然是刺客！蓝河心里暗想，不是刺客或者忍者，谁又会去练那影分身术呢？

可是恰巧这一次，蓝河被夜晚微弱的月光给骗了。月光的亮度还不足以使得地面上印出清晰的影子，再说大晚上的，没有人会注意这种事情了。

被潜意识欺骗过的蓝河又觉得有什么不对，抬头望去，那少年却已然乘着飞天扫帚俯冲下来，一把粉末就撒在了蓝河脸上……

“卑鄙……竟然把……扫把……藏在斗篷……里……”话还没说完，蓝河先生便倒地不起，打起呼噜来。

少年叹了口气，飞行角度一拐，便直接冲着外墙里面而去。

居高临下，皎洁的月光下蓝雨堡外墙内便一览无遗。

原来内墙并没有外墙高大巍峨，仅仅是用来区分城主领地和一般人生活区而已。内外两墙之间错落有致的房屋里，居住的都是蓝雨堡的士兵及其家属。内城墙傍着一座小山丘，真正的蓝雨堡就在那山顶上。

目的地就要到了！骑着扫把的少年顿时有些莫名的兴奋，又加速了一次。

但是……

为什么没有人继续来拦截自己？难道刚才那个守门的大叔只是恰巧站在那里罢了？

少年反复思考着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过的危机，可是到头来竟是毫无被阻拦地便长驱直入，深入敌人腹地。这莫非有什么蹊跷？

以云雾缭绕、阴晴不定著称的蓝雨堡正上方，此时却是晴空万里，能见度达到极大值。少年此刻已经临近山顶上那座古旧的城堡，他肉眼就可以看见那些透过石窗露出来的灯火，和里面若隐若现的人影……

光！那里有一道不同于别处的闪光！

只有约百十来米了，匆匆闯入的少年终于看清那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剑——凛冽如冬季的寒风，好似要把天地都给冰冻住一样……

冰雨？！

是的，那就是光剑冰雨——荣耀大陆上独一无二，专属于初代夜雨声烦，剑圣黄少天的佩剑！

不好！

飞天扫把一个急转弯，又是绕到了城堡的背面——可这一百八十度的旋转仅仅是延缓了和敌人接触的时机而已。

一道闪光划破天际，就像雀鸟被猎隼狙击时那样，少年被一记落英式吃了个准。虽然他早有防备，可没想到对方竟然一跃而起从露台上直接扑了过来。

少年没有怎么受伤，但是在护体的过程中还是吃了亏，失去了扫把的平衡，在急于寻找出路的情形下便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最后被剑士钉在了墙上。

“嗯？是个小鬼？哟呵，不错啊！飞来飞去躲得倒是挺爽的嘛！不过还不是老子的对手！”

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招呼了一顿，以神烦著称的剑圣也没有放过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那个，前辈，我是……”

“知道知道！肯定是微草来的小伙子嘛！整个荣耀大陆就数你们家的爱骑着个破玩意儿到处乱飞。唉，我不是说你们这样不好，只是有点不喜欢嘛……”

“啊……是……不好意思。”

“嗯，不错！是个好孩子嘛！真可惜。我看一个骑扫帚的飞过来还以为是王大眼呢！哎，王大眼就是你们老大嘛！这个称呼你可不要乱学哦！学了也别告诉他是我教你的……”

“知道……”

“哎，怎么没声了？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了？哪儿痛说呀！可别耽误治疗。和那个破法师不一样，我才不是仗着自己出名早就欺负新丁的坏人！对了你到底来干啥的呀？不说出来我可不放你走！”

本来想吐槽是前辈您一直在讲话所以我才没机会说的呀！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下了，少年改口说道：“师父派我来给索克萨尔大人送信的。”

“哦，那好呀！你跟我走吧！”话音未落，黄少天就取下光剑，一把将少年和他的扫帚抗在了肩上，好像是扛着战利品似的，得意洋洋地就朝着蓝雨堡主人的书房走去了……

放我下来……

少年没能说出口，就已经被扛进了喻文州的书房。

“喻老板，”黄少天兴奋地拍了拍肩上人的臀部，“抓了个骑扫帚的小鬼， he 说是替王大眼给你送信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黄少学着某人叫人家堂堂荣耀第一魔道学者王不留行、微草学院校长王杰希“大眼”，喻文州此时微微笑了，说：“少天，先放下那孩子吧。”

“哦！”

好不容易可以摆脱这样尴尬的姿势，少年连忙整理整理衣衫，然后眼巴巴地望着自己这一次要见的蓝雨堡主人——和想象中的面容阴沉、目光狡黠的所谓“风雨术士”形象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知书达理的斯文，和耐人寻味的睿智。

“初次见面，我是微草学院的学生高英杰。奉师父命令给索克萨尔大人送信来了。事态紧急不便通报，这才擅闯贵府，真是不好意思……”名为高英杰的少年一口气把话都说了出来，生怕又被剑圣抢去了话头。

“也就是说，是杰希吩咐你弄倒了蓝河又单挑少天？看来微草对少年天才十分信赖嘛！”说着，喻文州合上刚才一直在看的某本厚重的典籍，把它放在了书台上。

“并非如此……”高英杰脸红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道：“师父吩咐我要避人耳目，直接把信交给您。只是没想到路上遇到了那位剑客先生，才把他弄晕过去。至于剑圣前辈，我真是没想到前辈会不惜亲自上阵赐教。”

“哪里哪里，不需要客气嘛，我是相当地照顾新人的！你还想来几次啊？我随时奉陪！”

“那个，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今天有要务在身……”

“哦，对对对！是送信来的嘛！快给老喻拿去！”

高英杰有些紧张，他取下小礼帽，从空空如也的帽子里取出一封精致的信来。黄少天看了这把戏，不由得对少年更加赞不绝口了。

高英杰把信呈上去。喻文州接过信的时候对他点头微笑，弄得小魔道士怪不好意思的。

信封是精致的亚麻色斜纹纸，金色的蜡封上印着星空下骑着扫帚飞行的魔道士，一看便是微草院校长的私印。蓝雨堡主人将信凑到鼻尖，闻了一下。

然后他又笑着对二人说：“少天，人是你带进来的，你就负责把他安全地送出森林吧。至于这位杰希的高徒，今日就寝时间已到，我也不便强留你住下，回去向你师父交差吧。”

高英杰十分有礼貌地向这位让他觉得百闻不如一见的术士索克萨尔二世致谢道别，然后高高兴兴地在剑圣陪伴下离开了蓝雨堡。

送走高英杰的路上，黄少天仍旧喋喋不休地想把王杰希当年的事迹讲尽，可这位虔诚的学生除了偶尔表示一下惊讶以外并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走到半途中，这位单刀赴会的少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不好，你们那个守门的大叔还躺在室外，不会着凉了吧？”

“大叔？我怎么不记得有大叔来守备军呀……”一时间话多如夜雨的黄少也接不上来，他想不起来有没有招过超龄的人员了。

“就是那个剑客，架势倒是跟前辈挺像的、但是……”

“噢！”黄少天捶了一下手掌，“你说的那个是小蓝河吧？！”

“小……蓝河？”高英杰诧异了。

“咳，我跟你说，你别看他成天皱巴个眉头就把他当大叔了！人家也没有比你大个多少岁啊！那都是操劳过度给累的……唉，我是很少有机会看到他啦，可是最近他上上下下可忙活了，也难怪累成这样……要不是那家伙的话……”

“谁？”

“就是……咳……我就不说了……算了，你这一把睡眠粉倒是让他好生睡上了一觉，不用内疚啦！”剑圣拍着小魔道士的肩膀说道。

咦？不说了？怎么不说了呢？高英杰先是一着急，后来想想，怎么就被话痨给套住了呢……

走到了森林出口，刚刚盗贼潜伏的大道上竟是看不出一点儿人气。反正就算遇到了耗子，高英杰也一樣可以成功地做个大扫除呀！

“前辈，谢谢您。送我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路我会走。”小魔道士取下帽子，很有礼貌地向前辈黄少天道了别。

“谢什么？我正嫌屋里空气不好出来溜一圈呢！哎呀，忘了给大眼带礼物！让我找找先……哎，有了！拿着，拿好了！给大眼的时候告诉他是本大爷送的让他好好糊起来供在墙上！”

高英杰接过一团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眼睛一大一小的儿人，看上去似乎大概也许好像是师父的肖像画……

“谢……谢前辈！下次见面恐怕又是一年争夺盟主之时了。”

“再会！再会的时候我就不会把你当小孩子看了，知道吗？”

“嗯！”

小魔道士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黄少天后来才知道他的契约名是木恩。

待到黄少天返回书房的时候，他看见喻文州正把那信往壁炉里扔。

“老喻？这信咋就烧了？”

望着壁炉中一闪而逝的青绿色火焰，喻文州转过身，轻描淡写地说道：“没什么，一封情书而已。”

“噗——”黄少天的口水差点儿就喷了对方一脸，幸好他捂住嘴了。

## （二）再见，微草学院

天空乃是魔道士的主场。

骑着扫帚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一直飞一直飞说不定会看到世界的尽头。毕竟，还没有人真的走出这片荣耀大陆，还没有人真的看过外面的世界。少年如是思考着。



思绪如同湍流一般急速旋转着，高英杰在回家的路上竟然有些失神。

看到那远处的灯火了吗？那是魔法都市米拉克的奇观之一。燃烧不尽的是木灯精灵——白天晒完太阳，晚上它们就会一边唱歌一边发出光亮，那歌声就算是最最博学的魔道士也只能道出一二来。

小魔道士正要飞往的地方是魔法都市的中心——阿尼玛之湖，中立之灵守护的地方。

微草学院就是依水而建的，格局开放，校舍零零散散地环绕在湖边。经常有市民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当然，这居住在魔法都市的居民们，除开教师、从业魔道士，其他的也都是些与魔道士颇有渊源的人士。比如高英杰他的同学当中，就有不少是希望借助微草学院的研究力来提升自己能力的其他类型契约者。

说到研究力，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年纪轻轻就被理事会授予校长职位的初代王不留行，魔道学者王杰希。魔法都市这一支势力，在他的带领下曾经两度夺得盟主的席位，可谓是鉴证了这座城市充分地将学术理论应用到实战当中的实力。

王杰希就是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大学者，他既是契约者联盟中敌对者的噩梦，也高英杰最崇敬的师父。

所以当师父给了自己那封信让自己孤军深入敌阵的时候，高英杰还以为师父这是要给自己做实战演习——毕竟自己也快要毕业了，是该多出去走走了。

但是……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小魔道士回到了校舍。他也来不及休整，便直奔校长室而去。

中央教学楼是由一座古教堂改造而成的。礼拜堂成了课室，偶像们被各种珍奇化石取而代之，而他们这位备受尊重的校长，却只是把一个不大的祷告室占了下来，办公和起居都在校舍里。

走到门口，高英杰才发现原来校长室的门是虚掩着的。他很有礼貌地敲了一下门——没有人应门。可是缝隙中透过的灯光又说明房间的

主人应该在里面，毕竟心思缜密如王杰希这样的人是不会出门的时候忘记锁上的。

师父在里面？高英杰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进去。他稍稍推开了门一点，又犹豫这样做是不是妥当的——有好多事情想跟师父讲，又有更多事情想要问师父呢……

愣了几秒钟，高英杰听到里面一声咳嗽，接着是一阵不寻常的声响。

“师父？”

“英杰你进来吧。”

每一个教过的学生，王杰希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只听声音就能分辨他们所有人。

高英杰闻声走了进去，又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了。细致入微的心思和他师父如出一辙。小魔道士又细心地观察到，师父好像在书堆里面找什么东西，地板上堆满了资料、书籍，刚才的声响正是某一摞书倒掉时发出来的……

看到爱徒凯旋，王杰希十分高兴。他让高英杰坐在自己平时读书的沙发上，然后又给自己腾出个地方放下手中的一堆物品，接着在写字台前坐下了。

“怎么样？”王杰希带着他特有的严师慈父般的笑容问道，“蓝雨堡的天气还不错吧？”

他的学生努力地回忆起各种细节，然后回答道：“天晴得很，能见度也不错。迷雾丛林的雾刚开始很浓后来就散了……”

王杰希微笑着端起桌上为了熬夜准备却已经半凉的浓茶，抿了一口，然后说：“那是文州太照顾你了。”

师父说得没错啊！如果成心想阻挠自己，有第一术士之名的索克萨尔又怎么会让通往蓝雨堡的道路风调雨顺呢？！

高英杰觉得有点遗憾。他本来是想借此机会一试身手的，即使任务完成得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只是想跟真正的强敌交手罢了；结果呢，前辈们只是巧妙地让着自己，而那个时候的自己却毫不知情……

心事重重的不仅是徒弟，还有师父。

王杰希的这位徒弟被各方寄予的厚望太多，有的时候甚至连王杰希自己都有些担心，给这孩子的担子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可是转念一想，如果高英杰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也许王不留行之名只能永远失传了……

承名真的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吗？对志在争夺联盟席位甚至盟主的各大势力来说这是一种保存以及积累实力的手段，看看索克萨尔二世之一世的成就就能明白这种手段是十分经济有效的。可是对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说，“名字”这种东西，真的是说给人就放弃、说继承就能接受的吗？契约名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不仅仅是认知、身份方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力量和理念的传承……

喻文州当年是怀着怎样的决心和信念拼了命也要继承索克萨尔之名，这即使他自己闭口不谈，王杰希也是可以猜出一部分的；可是如今成为了真正的索克萨尔的男人身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未知的这部分才是最让这位魔道学者牵挂的事情……

所以，在七年后王杰希写了这封信。

“信安全送到了，就像师父吩咐的一样。”在一五一十地向师父汇报一路上的遭遇之后，高英杰为自己的小小旅途做了最终的总结。

“谢谢你，英杰。不过下一次交手，我们和蓝雨就是真正的敌人了，你还需要继续修行，但是不要失去信心 and 希望，知道吗？”

“我……我也可以参加战斗吗？！”自己还没有毕业呢，竟然就要加入实战了吗？！高英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行的。”王杰希站起来，拍了拍爱徒的肩。

有师父的这句话就足够了……

随后，高英杰激动地向师父道了晚安，便一扫之前的阴霾，迈着轻松的步子回到了寝室——开门一看，却看见室友的大包小包都已经收拾好，似乎要搬家的样子……

“一帆？你这是……”

“英杰？！我以为你今晚不会回来了……”正在收拾东西的乔一帆没想到室友回来了，很有些惊讶。

“你呢？你还会……回来吗？”高英杰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不会回来了。我要离开微草。对不起！”

少年对着友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异常坚定，虽然仍然有许多不舍在里面，可是显然他去意已决。

高英杰也没有挽留他。

“说什么呢？不要道歉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支持自己的朋友啊！”

“英杰……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是敌人了。你会讨厌我吗？”

“怎么会讨厌你……我们是永远的朋友啊！”

高英杰伸出手去，乔一帆握了上去。两人最终是相视而笑了。

第二天，乔一帆就离开了。

面对高英杰的询问，王杰希给出的答案是“乔一帆的战力对微草来说并非必要，所以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

然而只有王杰希自己心里清楚，当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目标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他的行动了。何必强留呢？

望着乔一帆离去的背影，还有一直骑着飞天扫帚在学院上课盘旋的高英杰，王杰希不禁觉得命运这种东西真的是令人唏嘘。

但是，他其实有些羡慕高英杰和乔一帆：至少，他们可以好好地用一个夜晚来道别，他们是笑着分别的……

而他和喻文州呢？

没有道别，甚至连面都没有见到。喻文州只是留下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参加蓝雨堡的训练兵选拔了。

现在这封信被王杰希从陈年杂物中翻出来，一同被翻出来的还有那尘封多年的记忆……

信就静静躺在书桌上，纸张发黄，蜡封早就不见，但是却那么平整。

王杰希将它凑到鼻尖，闻了一下。

要再读一遍吗？

### （三）命运的相会！风暴峡谷

十年前，第一位契约者出现了。

尔后，接踵而来的年轻人们都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和葛罗利亚签订了契约，活跃在祂创造的天地之间。这个世界便开始激荡而充满了挑战。

王杰希还清楚地记得在荣耀石上面刻下“王不留行”时自己的心跳，好像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一般——感觉到来自于别处的力量涌入了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了自己的双手也能创造的奇迹……

和那时候许多跃跃欲试、想要凭着这一身力量打出一片天来的契约者一样，王杰希每天都毫不懈怠地在荒野丛林中穿梭，寻找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那是荣耀大陆最单纯的年代，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最强，所有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在拼搏——因为契约名一开始并不具备“名字的力量”——这是要靠一场场战斗积累起来才行的。

那个时候，先行者们已经是无比的光辉夺目令人欣羡了——被后人并称为“初代三杰”的叶秋、韩文清、郭明宇，就是那个年代“强者”的代言词。

后来以这一批人为核心陆陆续续形成了各股势力，再加上后来者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于是团队合作出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仅凭个人的实力已经不能一统天下——为了保证势力的延续，承名的方式被开发出来了，各方人马也都积极地在年轻人里面寻找有天分的契约者。

王杰希应该算是有天分的那一群，至少他的成长之路比许多同龄人都顺利许多——可也许是出于谨慎而谦虚的本性，王杰希并没有像一些实力相当的少年那样到处耀武扬威、早早被各大派系相中从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对于王杰希而言，研究这葛罗利亚赐予的力量是如何产生和作用的，似乎更有趣一点儿。

那天他在风暴峡谷尝试高难度的飞行动作，开始有一些艰难，但练习了大半天之后就觉得狂风们似乎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助手了。

要再尝试新的飞行方式吗？王杰希想着，于是开始寻找空气湍流的地方训练——终于在一个岔开的溪谷那里找到了，可是似乎已经有契约者在那里进行着战斗。

这个时候的契约者之间关系已经不像最初那时那么单纯，冷不丁冲过去反而会被起疑心。谨慎起见，王杰希缓缓减速贴壁飞行，找到了一处背风的地方，正好可以看见战斗的场面。

黑色的诅咒之气在风中似乎完全不受影响，疯狂地缠绕着一头巨兽——魔狼芬里尔，本该在不远处迷雾丛林游荡的魔物。

而那诅咒之气的来源呢，居然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术士。

是要偷偷地引怪然后杀掉？可是魔狼并非那么容易单打独斗就能解决的，这一介布衣术士如何抵挡那利爪尖牙的呢？

可是仔细观察之后，王杰希觉得也许并非如此。那小术士站在流水中间的一块不大不小刚好有立足之地的石头上，处于上游，再加上有乱风搅局，那凶恶的魔兽居然连连被击退了好几次，把初春湍急的溪水都染成了暗红色……

咒术起作用了，魔狼的生命在下降，可是并不快，它还有力气不断地在水里折腾——融雪而成的溪水再刺骨寒凉，也奈何不了北方之狼的厚实皮毛。这么看来，这样连续下去击杀掉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是会赔命的买卖啊……

他大概是不小心在上面和魔狼遭遇然后一起掉下来的？王杰希猜测着，并以防万一准备好了一枚星星牌。

那术士看似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可王杰希还是从中察觉出了一丝紧张感——要是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就能趁敌人被控制混乱的时机从石头上跳下，然后迅速逃出视野吧……

可是奇怪的是，术士仍旧疯狂地想要降低对方的生命，不给它一丝喘气的机会。

这.....怎么回事？！从战术上来讲是可以有效牵制敌人，可是从战略上来讲绝对是全盘皆输啊！魔狼的暴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没有治疗没有其他队友的攻击压制，他一个脆皮术士岂不是坐以待毙？！

王杰希的预感没错，魔狼提前暴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咒术施压的缘故——本身乃是有混乱属性的魔兽对暗夜系的攻击会产生依相对等级差而定的免疫效果，如果招式级别太低根本没有用处。

虽然没有数据化的说明，万物之间皆存在“等级”的差异和属性的相生相克，这是根据多方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对契约者的战斗指导尤其有效。王杰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魔狼芬里尔被激怒了，它奋不顾身地带着伤猛地朝水里一扎——溪水虽急，但对这么一只庞然大物来说实在是太浅了，这一扎的结果就是，一股巨浪逆流而上，夹杂着被从河床上激起的泥沙，朝刚刚还占上风的术士反噬过来.....

在劫难逃。

如果术士从石头上跳下来，不管往哪里都会被上游的来水冲下，正是羊入虎口；如果挺住继续刚才的攻击，可能顶过这一浪之后就会被魔狼的巨颚锁喉.....

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星星牌一出手，立即被风力改变了方向——但那方向是王杰希计算好的，正巧就让星星射线的辐射点落在了魔狼头上！

突如其来的闪光让巨兽和术士都吃了一惊，两方暂时失去了捕捉战斗对象身影的能力。

王杰希趁机一个翠鸟捕鱼的飞行，一把就把那术士捞了上来。

幸好是个比较轻的同龄人，虽然这样一手抓着人无法高速飞行，王杰希还是万无一失地把人从谷底带了上来——这高度，即使是魔狼体力满点的时候也是跳不上来的。

“呼.....好像没事了.....你有受伤吗？需要治疗吗？我虽然不是牧师可是我随身携带了一点草药.....”

术士冰冷的眼神和沉默不语给王杰希好心助人的热情泼了盆冷水。

过了一会儿，年轻的术士终于开口了：“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救了我。不过我的伤还好，自己回去治疗就可以了。”

总觉得语气很冷淡……不，应该说是非常淡定吧？刚才都快有生命危险了，现在又死里逃生，可眼前这人一点儿激动的反应都没有。既没有惊魂不定，也没有感激涕零——也许刚才半天不搭话，是在试探自己是否有敌意吧？

王杰希不得不再次认真地打量这位处变不惊的术士：他有着一头乌黑而柔顺的短发，刘海因为被溪水沾湿了而伏贴在额头上，就要遮住那同样深邃的眼睛；皮肤则是略微有些苍白，也不知是不是被冰冷的溪水冻过的缘故；他身形匀称，比王杰希自己还要高一些，也要瘦削一点，但却不会让人觉得瘦弱……

“请问，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去了……”

“不好意思……”王杰希顿时觉得自己真是太失态了，连忙补救道：“我是在想，你刚才明明有很多机会逃走的，为什么不……”

“因为我跑不快。”术士的答案非常简洁，简洁到出人意料。

“跑不快？”王杰希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潜意识里觉得像刚才那样操纵诅咒之气、技术那么高超的人不可能存在体能问题的。

“天生的。”

“这样啊……那你怎么一个人跟魔狼对上了呢？”

“我在迷雾丛林里找东西，结果它就突然出现了，好像是闻到了味道。然后打斗中就一起从山上面掉下来了。”术士还是面无表情地平淡地叙述道。

王杰希想了想，会掉下来大概也是因为这位少年“跑不快”，所以没能及时摆脱魔狼的追踪吧……但就算这样不利的情况，他也撑了那么久，说不定……说不定运气好一点，单杀魔狼也是有可能的？

“走吧，我该回去了。”说着，术士站起了身，拍拍身上的灰，转身就准备走了。

“等一下！”王杰希不知道怎么地就脱口而出：“你还没告诉我你名字呢！”



“星月夜。”少年报出了自己的契约名，按理来说陌生人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因为所有找上门来单挑的人看中的是契约名的实力，本名什么的根本都不重要。

可是王杰希想问的不是这个：“我叫王杰希，契约名是王不留行。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名吗？”

少年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喻文州。”

两个人这才算是互相认识了。可那喻文州似乎总想跟他的这位救命恩人撇清关系似的，不让王杰希护送自己回家——后者因为觉得路途遥远，受了伤又根本跑不快的喻文州一路上会遭受不少麻烦，决心一路跟着。

好不容易让喻文州默许了，王杰希就这样一直在后面飞着，顺便还可以监视四周的情况——真的就这样跟到了小术士的家。

王杰希，你真是个爱操心的老好人呐！

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王杰希不禁在想，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救下还是路人的喻文州、或者自我介绍了之后就分道扬镳，也许就不会有写信这回事了吧？

#### （四）诞生！赤眼魔王

跑不快的少年和飞得快的少年终于成了朋友。

其实喻文州一开始那种冷淡的态度完全就是对陌生人本能的一种戒备——这年头，不少契约者已经失去了定下契约时那种对“荣耀”的向往，却用着这些便利的能力干起了非法勾当。杀人越货的有，拾荒抢劫的有，更有甚者打人各大势力内部玩内奸抽血……一个人独闯天下，不多长几个心眼能行吗？！喻文州可不是那种被人骗还要哼哼唧唧给人数钱的小白。

像王杰希这样的好人，还真是千年难遇，倒被喻文州在危急时刻给碰到了。当时他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现在倒好，一来二去，两人终于熟识起来，有的时候会一起出去打猎。

合作了几次，王杰希总算是明白为什么喻文州说自己“跑不快”了：他速度倒也不算太慢，可以匀速跑几公里，或者慢跑几个钟头，却完

全没办法提速，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一样，有一个不可逾越之极限挡在他前面。

所以遇上魔狼芬里尔那种爆发力极强的魔物，喻文州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运——被正中软肋了。但在他那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却能频频创造生机，这一点让王杰希对他的能力产生了不小的期待。

他曾经问过喻文州到底想去哪一支势力发展，还是想一直这么单打独斗下去。

“文州，我觉得你更适合团队，这样继续单干下去不行的。去找个需要控场术士的地方发展吧！”

当王杰希这么向友人建议的时候，喻文州摇了摇头说：“我想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人要我的。”

他这么一说，王杰希倒是急了，这么好的一块璞玉，就这么丢了多可惜！

“要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呀，喻文州！我们在一起的话一定可以的！”已经决定成为一名职业魔道学者的王杰希赶紧鼓励着他相中的千里马。

喻文州倒是没有那么急切。他对自己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并没有不自信一说。要成为职业契约者，在逐渐成形的势力联盟中成为精英分子，然后去争夺最后的胜利，至少要过两关：一关是各大势力在民间的选拔，另一关是从备用军到实战部队的升级。前者倒是宽进，后者就是绝对的严出了。

但是，喻文州的问题，却恰好相反——他的控场能力、全局观、战术意图都是很精炼的，王杰希对他的判断没有错，这种能力就是要在团队战斗中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且团队越强，他也就越强；然而，喻文州的弱项却是个人的体能方面，也许连民间选拔的初审内容之一、速度考核都过不了，而这他却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了。

可是他更想知道的是，王杰希怎么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呢！

于是他皱了一下眉头，用自嘲的语气说道：“还不是因为我跑得太慢……”

“那又怎么样？！就算这算是个缺点，可是文州你还有更多的优点啊！”

“比如说？”

“你观察力很敏锐，意识也很超前，完全可以预判危机，弥补‘慢’的问题。”

“还有呢？”

“使用能力的方法和时机都恰到好处，准确率很高，不会因为过快而失误。”

“再然后呢？”

“战术指导得不错，顾全大局，可以做领队。”

“接下来呢？”

“人也不错。”

“这也算？”

“怎么不算？和队友之间能处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王杰希的眼神很真诚，不像是随随便便安慰人的话。

倒是喻文州，反而被他这么多、这么直接的表扬给懵到了。尤其是最后一句。

“是吗？”喻文州无言以对，本来以为可以向王杰希解释一番自己为什么不去参加选拔的，现在却是骑虎难下了。

两个人正在野外的草地上，抱膝而坐。春末夏初的风开始有些湿热和顽皮，时不时带来一些意外的降雨——好在，现在已经雨过天晴。

喻文州的心情就像此刻的蓝天，没有一片阴云。

过了半晌，他对身旁用期盼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友人说道：“我说，杰希，你知道吗？你也许特别适合做老师也说不定。”

“老师？”

“因为你特别会发现别人的优点，还特别会鼓励人。你的学生一定会喜欢你并努力学习的！”喻文州笑道。

“这么说，你决定试一试了？！”

“嗯，试一试吧！杰希，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有的，”王杰希其实心中早就有向往的地方了，“我想去微草，去魔法都市，成为职业魔道学者！”

“微草也不错呢……好，那我也一起去吧！”

听到对方决定得这么快，王杰希却有些不解了——微草对术士来说不算是最好的选择呀！

于是他问道：“文州你为什么……”

王杰希的话说到了一半，就卡住了。

因为喻文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慢慢地把脸凑了近来，两个人本来就坐得很近，这一动作便让两人的距离几乎为零。王杰希可以清楚地闻到对方身上的气味，就像夏初的雨水一样。

他听到喻文州这样说：“因为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呀！”

一阵风正巧吹过，喻文州感到了扑面而来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他忍不住凑上前去，用嘴唇去品尝这样的味道。

王杰希完全忘记了要躲开，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

在不小心失误了之后，王杰希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找喻文州。喻文州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犯了更重大的失误，完全是战略上的——他连王杰希到底住哪里都不知道呢！谁叫那小魔道士成天骑个扫帚，从天而降，习惯了之后喻文州真觉得他可能是住天上的……

把这小老师气走了，喻文州在焦急地等待时也没闲着，又自己一个人出门修炼了，这一次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混过体能测试。顺便，他也开始研究新的法术了——凭着独创技，万一体能测试还是失败了，也许可以靠这个让上面的人留下自己吧。

不知不觉，日子过得也真快，转眼就要到一年新人选拔入队时——因为联盟最终决定，盟主之位以一年为限，每年要通过各路人马的战绩重新审核是否保留联盟成员资格，并重新选举盟主。这选新人的日子也便随之固定了下来。

喻文州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不小，可惜无人分享他这份喜悦——要是王杰希还能来就好了！

喻文州心里这样期盼着，而王杰希好像真的是感应到了似的，没过几天就来了。

“王杰希，你不要再躲了！我知道你在树丛后面！”

没办法，被发现了也实属无奈。其实王杰希只是想来看看喻文州有没有准备好去参加选拔的，并不想打上照面——可既然已经被发现了，也不好再走掉——如果将来在训练营里碰头了，自己还要躲吗？

全副武装的王杰希时刻紧握着扫帚，一寸一寸向喻文州的方向挪去，表情相当的严肃。

“给你看个好东西，”喻文州好像完全忘了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是什么？”王杰希又向前挪了一大步，他的帽檐压得低低的，没有抬头看喻文州的眼睛。

“我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新的绝招哟！”术士的声音充满了兴奋之情。

听到有新的招数，王杰希也是眼前一亮，心想喻文州果然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到别人几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看到对方对此很有兴趣，喻文州嘴角在不经意间上扬了一下。他转过身，说：“跟我过来把，找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给你演示一下。”

两个人来到了以前一起打猎的森林深处，王杰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喻文州已经在这里理了一块空地出来，上面铺满了细细的白沙。

王杰希一眼就明白，这是用来重复绘制法阵的练习场地。

咒术、魔法，其实不管怎么称呼，本质上都是语言——神、魔、灵，这三者都是从葛罗利亚的三种语言中诞生出来的。人类使用的各种法术，则是其中的很细微的一部分。

而既然是语言，相应的也会有文字产生。法阵的作用便是用绘制的过程代替吟唱，和魔道学者提前制作魔法道具是一个道理。如果事先画好法阵并隐藏起来，可以说是战斗时最有利的陷阱了；但是绘制需

要时间，被发现、被破坏之后法阵便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在高节奏的战斗中很少被用上。

但是在关于新法术的研制上，法阵则是不可或缺的。吟唱可能有误，语言的细节需要推敲，写下来看得更清楚一点。在制作魔法道具之前，也有这样类似的绘制过程。越是复杂的制作，需要绘制的法阵越复杂。

看来，喻文州这一个月来一直都在这里做实验啊！看到友人这样努力，王杰希松了一口气。

喻文州拿出法杖，在细沙上面画出了一个圆，然后又开始在中间添加各种细节。

“术式还没有完成，主要是实验次数太少了，成功率并不确定。”

“成功的次数呢？”

“两次，虽然结果有很大的不同，但都成功了。”

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不同为什么都算成功了？王杰希有点纳闷——招式的确定性是成功的重要指标，否则在实战中是经不起检验的。

可是看着喻文州正在绘制的法阵，它的属性配置逐渐开始显露出来——是召唤术！

术士也能用召唤术吗？召唤师不是法师系的职业？

没等王杰希问出口，喻文州便自己解说了起来：“我在咒术法阵当中添加了召唤的语句，目的是召唤出魔族来。”

“但是……魔族不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吗？”

“你说的没错，可是杰希你没有用过咒术，所以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咒术本身就是召唤术的一个分支，它召唤而来的，或者说引出来的，就是魔族的混乱之力。只是魔的形态依观察者与其互动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所以当你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看到的也许就是黑色的气体。”

“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论是看你施法，还是和别的术士交手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即使是同样的招式，比如说混乱之雨吧，每

次使用出来之后形态都是不固定的。或许它本来也不是‘雨’，只是我们知道它的定义，所以把它想象成了雨的形态。”

“是的。不过目前世间通行的这些诅咒之术，仅仅是召唤了‘力量’罢了，我要召唤的是魔的本体。要召唤出实体出来，便需要一些召唤师吟唱时使用的语句。”

“也就是说，召唤师使召唤兽实体化的语句……你之前成功召唤出来了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让王杰希觉得有意思了，说不定在魔道里也能加以应用……

“两次，”喻文州停下了法杖，看了已经是完成了，“第一次的等级很低，样子像是鱼，存在时间较长不过没有什么攻击性；第二次是马的形态，爆发力很强，跑得很快，等级也较高，不过不太好驾驭吧……”

“可以骑吗？”要是可以骑你就可以跑得快了！王杰希猜想喻文州能召唤出这种形态的魔物大概也是有这个心理因素在里面吧……

“可以是不过它存在时间太短了，没有办法当做真的坐骑用。我是想要更具有攻击性和控场能力的召唤魔来着，稳定性必须要保证。”喻文州有些遗憾地说道。

“现在就开始吧！”王杰希有些迫不及待了。

“那就开始吧。”说着，喻文州从腰间抽下一支匕首。

“等等！还要放血吗？！”看到喻文州就这样眼皮都不动一下就把左手手掌给割出一道很长的口子来……王杰希觉得自己手好像也跟着疼了一下。

望着粘稠的血液慢慢滴落，喻文州笑道：“血魔法嘛！一是付出召唤的代价，二是加强召唤物与召唤者本身的联系。”

血魔法，通常是伴随着一定牺牲献祭的法术。喻文州这放点自己的血还好，可是王杰希知道，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法术，会做出相当可怕的事情来……

幸好，他是喻文州啊！

鲜血，再加上喻文州的引导性吟唱，法阵中的符号开始共鸣起来，烈风平地而起。

王杰希只看见那法阵中出现了极其耀眼的光芒，伴随着狂风向四周扩散开来。他连忙用扫帚撑住地面，抓紧了帽子——不得了，这召唤出的能量简直比他见过的所有职业的大招总和都要来得巨大，就好像可以遮天蔽日一般，笼罩和镇压着周围的一切！

文州呢？！王杰希在光中纷飞乱舞的落叶之间看见了那个黑色的身影，就正好挡在了自己前面，却依旧神闲气定，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真的，成功了吗？那具有攻击性、控场力、还有稳定性的魔物？

这也太强了吧？！

王杰希感到了一丝恐惧。

光芒散尽，王杰希终于可以正视那法阵的方向了。他远远地看到，一只血红的巨眼出现在了法阵的当中，四周漆黑的诅咒之气从那好像是门的地方溢了出来……

不好，文州，快逃！

可是他没有喊出来，因为王杰希知道友人的速度，要逃已经太迟了。

身体在这个时候不由自主地行动了起来，飞天扫帚就好像是知道了危机一样载着主人像火箭一般平地而起——王杰希一个大回旋，来到了喻文州跟前。

## （五）登场！来自过去的男人

之后的事情，王杰希便完全知道了。他只记得一扇死亡之门将他和喻文州一起吸了进去，赤色的魔眼凝望着两人，然后一阵黑暗袭来——自己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昏了过去的。

在病床上躺了两天才醒过来，王杰希发觉自己是被喻文州带回了家——但是房间的主人呢，已经不知去处了。

喻文州的父母一直在照顾着儿子带回来的伤员，看到小魔道士醒了，他们便非常抱歉地把王杰希那已经断成两截的飞天扫帚还给了他——交给他的同时还有一封已经远走他乡的喻文州的信。



“谢谢二位悉心照料，来日一定会答谢的！”王杰希决定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还是要去参加微草的训练生选拔。

“可是你的伤没事吗？不如多休息两天再走？”文州的母亲看到儿子好不容易交了个朋友，却让人家遭受这样的不幸，还把人家的宝贝扫帚弄坏了，而且还不辞而别，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可是年轻的男孩子嘛，总是有些事情瞒着父母的，她也不好多问，只想着怎么补偿这倒霉的小魔道士了。

“我没事，”王杰希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就是头撞了一下晕过去了。现在一点儿也不痛！而且我也有点儿事情要做，所以先回去了。再见，二位请保重身体啊！”

没了扫帚，王杰希只好去找驿站。

说什么头撞了一下，完全就是信口开河，其实王杰希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受了什么伤。现在身上还真是不痛，脑子也很清醒。试了一下小魔法的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重要的是去修理扫帚了……

喻文州留下的信还没有看，于是王杰希在回去魔法都市的路上把它拆开了，信中这样写道：

“

亲爱的杰希，

非常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我的实验算是彻底失败了，今后也不打算再继续尝试。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还没有放弃成为一名职业契约者。只是，恐怕我的修行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磨练。

我想也许微草并不适合我，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咒术更加精进——所以我决定去蓝雨堡试试看。

不好意思，你的扫帚我会赔偿的，希望不要影响你的选拔。

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是敌人了。请不要对我手下留情！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在战斗中用胜利告诉我吧！

祝你将来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魔道学者！

保重！

你的朋友

喻文州

”

若干年后再读这封信，王杰希还是感觉到喻文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跟自己讲清楚。他想起自己在分别后第一次再见到喻文州时，竟然觉得这个人是那么的陌生——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再像初识的时候那样锋芒毕露，而且对自己也不是无话不说地坦诚了。

文州，是你自己说的要永远在一起的。可是现在，我们还是朋友吗？

王杰希不知道喻文州会怎样回答自己的问题，现在他能够做的也就是等待了。

晌午时分，魔法都市的钟楼忽然鸣钟报警起来。王杰希连忙收好了信件，穿戴整齐，提着扫帚就飞奔到了钟塔广场。

“发生什么了？”王杰希逮住一个慌乱的士兵。

“警报，一级警报！黑炎龙出现在精灵草原了！蓝雨堡的人正在猎杀中，我们要赶紧派人过去……”士兵还有要务在身，看见大学者问话，赶紧把情况简短地说明了一下，便跑去执行任务了。

王杰希一甩扫帚，便飞上了天去。他扔出了一枚魔法牌，蓝色的信号烟雾便散了出去。

喻文州！

主力战队的人马早已各就各位，看到王不留行的信号，便知道要和蓝雨堡的人对上了。个个兴奋得不得了，快马加鞭地朝着精灵草原的方向移动。

这时王杰希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正准备进防空设施——在有黑炎龙这样罕见的空中魔物袭来的时候，非战斗人员都是要去避难的。

“英杰！”

“师父？！”

“你也跟上来！”

“可是……黑炎龙是……”

“稀有魔物！你不是一直想见识一下吗？”

“嗯……”

“去了再说吧！再说你要对付的是蓝雨的人，黑炎龙我们会解决的！”王杰希又看到刘小别正在往外跑，便叫住了他：“小别也一起去吧！”

“太好了！让我去见识一下蓝雨的剑圣！”刘小别高兴地举起了剑。

“年轻人是该出去见一下场面了。英杰，你载小别去吧！我先走一步……”王杰希说完就飞走了。

听到师父这么说了，高英杰放下了思想包袱，也腾空而起，跟着灭绝的星辰留下的轨迹飞上了天空——可是，速度怎么这么慢呢？

“小别前辈，我有个想法。”虽然高英杰是微草第一人王杰希的大弟子，可论年龄刘小别还是比他大一点儿的。

“说来听听？”鲜有机会能骑飞天扫帚的刘小别，此刻正激动地环住高英杰的腰，四处张望着。

“你该控制一下体重了。”高英杰欲哭无泪，眼看被师父甩开了一大截，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了，于是很无奈地对身后的刘小别这样说道。

精灵草原上面此刻正是浓烟滚滚。

黑炎龙的吐息将原本葱郁的青草烧焦了一大片，焦炭的味道弥漫在它的空气当中。

一路上，蓝雨军团倒下的步兵也不计其数。面对这样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强大魔物，普通的战士根本就应付不来，只能让核心战队出场了。

这百余米高的黑炎龙却只是一只诞生没多久的幼龙，因为飞行技术不佳而落在了蓝雨堡的势力范围内——可没想到它在负伤之后竟然到处乱跑，眼看着一边碾压着步兵组成的人墙，一边就爬到了精灵草原——这是魔法都市的领地，看了一场争夺在所难免了。

“我靠靠靠靠靠靠靠！！！这小爬虫滚得还挺快的嘛！喂！刚才那个没挡住的骑士你给我看好了！！！下次再放跑猎物我就把你丢到蓝溪谷里去！！！”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不用说，这声音的主人就是蓝雨堡第一剑客，人称“剑圣”的初代夜雨声烦，黄少天。

只见那黑炎龙漆黑的龙甲被一道道白光划过，瞬息万变的角度让人完全无法得知攻击的来源。而可怜的小黑龙呢，疼得直呼扇翅膀，刚劲的尾巴甩来甩去，想摆脱这恼人的贴身攻击。

底下一排待命的骑士哪敢怠慢！下一个被丢进蓝溪谷被水淹的可能就是自己呀！于是他们连忙依次围成圈，吸引黑炎龙的注意力，并用自己的身体再次构建成了人墙。

围是围住了，可是黄少天的攻击并没能立即结束这皮糙肉厚的黑炎龙。虽然掉了不少血，可是小龙还是继续折腾着。

后面还有一排小术士，都挨着骑士的后脚跟，也忙里忙外地丢束缚术进圈里——可惜由于魔族属性的黑炎龙对低等法术、尤其是暗系和咒术的抗性很高，这束缚术的效果也不尽人意，顶多当作一道减速器而已。

魔抗高，皮甲厚，血还多——龙是地面上最强大的生物，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当然其价值也不言而喻：用这样的材料制成的防具，那在荣耀大陆上可以说是极品了！

而且根据龙自身的属性不同，可能还有别的部位可以利用。喻文州这次不惜让蓝雨堡全军出动也要弄到的，就是黑炎龙的尖牙——炎之刃。下级士兵们纷纷猜测，可能就是要给蓝雨堡主人看好的新人剑客卢瀚文弄装备来了。

这小卢呢，显然还稚气未脱，第一次看见龙真是激动极了！大喊大叫，对小龙的模样赞不绝口。后来他跟着大部队嫌慢，便干脆学着他黄少天前辈冲上前去砍了起来。

“哟！小子，学我？！”黄少天一看后辈竟然也凑过来了，便让了条道好让小卢一试身手。

卢瀚文也不客气，提剑就跳上了龙背。

“看剑！”卢翰文重剑落下，效果也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黄少天的光剑轻盈，但是这一下的伤害却十分可观，那小龙显然受不了这背上重重的一击，顿时咆哮起来。

龙啸让整个精灵草原都震动了起来。

“小卢，轻一点，被微草的人发现我们又多一事了！”黄少天倒是乐意跟人干架——看这种在自己剑下只会挨打的大块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可是一想到老喻每次对着微草的人就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觉得还是速战速决的好。

“我不怕！”卢翰文很显然根本不知道内情，还兴高采烈的盼着微草学院的人可以过来呢！

说完，卢翰文就决定看一看有没有人来了。他顺着龙颈往上跳，边跳边利用高度向四周张望。

“咦！那边有人来！”卢翰文用剑指着龙尾的方向。

是微草的人吗？一直没有亲自动手，只是站在后方掌控全局的喻文州向那个方向望去。

天上没有飞天扫帚的影子。

地上呢，果然是来了一伙人。

也没有派人去阻拦，喻文州等他们近了，终于看清楚领头的样貌——虽然装束改变了，可是脸还是那张欠揍的脸——那是喻文州自从参加了职业契约者战争之后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位前辈，过去被称为“斗神”的一叶之秋的原主，上年盟主选举之后就退隐了的叶秋！

“我擦！”黄少天也看清来者何人了，顿时爆了粗口。

“哟！”叶秋大神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其神态之轻松，就是完全不把周围那么多蓝雨的人放在眼里。“近来可好啊，小喻？少天，自从上次……”

“你来干什么呀！没人叫你来呀！你这个过时的人就不要过来凑热闹了！！！别烦老子老子正在兴头上呢！别到时候连你一起砍了！”黄少天赶着叶秋还没有把话说出来的时候就赶紧岔开了话题，心里还嚷嚷着：我去！老子看你退隐之后可怜，闲极无聊才陪你去了那么几次偷猎打怪！你倒好，不感激老子居然就这样出来跟老子抢怪了！以为

老子不知道你那点心思吗？！你不就是差那些珍稀材料吗？！哼！老子这次偏不让你得逞！

那叶秋也是神秘地一笑，说：“现在，我这个来自过去的男人杀回来了！颤抖吧，即将过时的小子们！”

## （六）索克萨尔一世VS索克萨尔二世

其实黄少天哪一次偷偷跑出去喻文州不知道？只是这位顾全大局的当家从不道破罢了。只是，令喻文州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自家主力队员跟嘉世王国的前元帅私底下还有联系——也许该派少天去借机打听一下嘉世的内幕？

嘉世，本来是联盟中的劲旅，整个王国上下高手云集，而且蝉联三届联盟盟主席位——这在荣耀大陆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所谓世事难料，一代王朝走向没落，如今竟落得成为联盟出局名单候补的田地！

一年前，所有人都本以为服役已八年有余的前元帅叶秋退役是合情合理，毕竟以战士的身份来说他的年纪已经算比较大的了；可哪想到引入新血的嘉世军队，竟然从此一蹶不振，频频发生战略性失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叶秋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一开始也许只有黄少天等少数的人见过他，可后来，这“老顽固”竟然自己组织了一批人马，在民间搞得风生水起——一副要重新进军盟主争夺战的姿态。这让人不禁怀疑他的退役是不是另有隐情……

迟早是要遇上的，喻文州对叶秋的行动也早有耳闻，没想到竟然在这里以这种形式见面了——抢杀猎物本不是他们职业契约者的任务，只是这次的目标特别，所以他们才倾巢出动的。

幸，还是不幸？

没有人一开始就能看到结局，就算是叶秋本人，也不是有完全的把握的。

只见他也停在喻文州他们面前，没有立即动手。

叶秋在想什么呢？

稀有材料吗？进军联盟，确实需要更好的装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叶秋今天只带了三个人来，能抢过蓝雨堡大军甚至后来可能赶到的微草学院人士吗？

三个人，喻文州有两个都没有见过。一位感觉特别年轻的姑娘，是位战斗法师——叶秋的新徒弟？至于另一位，则是鬼剑士，看样子好像比那战斗法师的年纪还要小。

至于喻文州认识的那位——在他把脸从斗篷里露出来之前，喻文州还不敢确认——现在却已经恭恭敬敬地打上招呼了：“前辈，您身体还好吗？怎么，今天是想回来看一下您的后生们？毕竟您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回来过蓝雨堡呢……”

“谁呀？”

“不知道。”

听到喻文州这样说，旁边的小战士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他们不认识，可这位满脸胡茬也没有刮干净、衣着确实有那么些寒碜的，却正是蓝雨堡的前任领主，索克萨尔的原主，老术士魏琛。

这魏琛对继任者的寒暄不冷不热，双手抱臂，示意性地点了点头，说：“怎么，你们不欢迎老夫这个也来自过去的男人？”

一旁的叶秋差点儿“扑哧”笑出来，可算是忍住了，心想：老魏装得这么冷酷，还学我说话，其实心里对喻文州的疙瘩一大把……回去可要好好借此揶揄一番！

“欢迎，当然欢迎。不过您瞧，我们这也忙着呢。有失远迎，真是不好意思了。”喻文州同前辈客气着的时候，不忘仔细打量着这位老将中的老将——虽然“年事已高”，可身子骨却还算硬朗，腰杆挺得特别直，手中的法杖则是自己之前也用过的那把死亡之手。

“魏老爹！！！”黄少天砍着砍着，也瞥见了后面来者何人，连忙抽空打了个招呼。

“谁？不是微草的人？”卢瀚文更后生着呢，连神秘的“斗神”——叶秋的真颜都没有见过，更别谈那早早就退出江湖了的老前辈了。

“一个特别猥琐的老家伙。”黄少天笑着点评道，手中的剑挥舞得特别有劲儿。

魏琛看见了自己当年从野路上领进行的徒弟，如今已经成了一代剑圣，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可姜还是老的辣，他也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向前走了几步，只是举起了死亡之手。

人都以为他是给黄少天打招呼呢，结果冷不丁这老术士一个吟唱就出来了——六星光牢——目标是一直跟在喻文州旁边的灵魂语者徐景熙！

招呼这样打，不愧是老魏啊！黄少天还偷着赞叹了一句，觉得师父宝刀未老，果然还是那么地猥琐！

可情况已经不是他可以继续感叹下去的了。自家队伍可是阵脚大乱，都被这半路杀出来的前任老大给弄傻眼了……

可是喻文州也不是吃素的。六星光牢本来也应该把他笼罩在范围内，可是一个预判走位，喻文州便轻松地从这个范围退了出去。

“啧！”魏琛心中暗惊，莫非数年不见，这小子突然有了速度？！

不过老将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而是自己的阴招竟然被预判了——又被这小子预判了——心里比在喻文州速度提升上来的前提下还要不是滋味。

不甘归不甘，魏琛的步调却是没有乱，也一个走位，就要追了上去。

眼看这边干上了，除了那两圈正在和黑炎龙搏斗的人，其他的蓝雨军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边来——不好，老大被人攻击了！

“杀龙要紧！”喻文州朝正准备向他飞奔过来的黄少天喊道。

于是包括黄少天在内的杀龙军团也只得从命回去对付黑炎龙了——敌人那边一共只有四个人，而这边不仅有郑轩在远处牵制；徐景熙虽然被困，但也是吸引了对方一个鬼剑士来看住自己；而宋晓呢，更是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一旁，随时准备把老大救回来。

四个人，四个人能干什么？旁人都觉得这伙人马的行为完全就是自投罗网，不自量力。

可是喻文州根本不敢大意！他以一己之力，现在正是要同时牵制前嘉世王国的元帅和前蓝雨堡主人、自己的上家，而且还不得不提防着其他两位看起来也不弱的年轻人——年轻可是战斗的最大资本啊！这



些晚辈有体力、有爆发力不说，成长空间也是相当的大，还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以及对他们收集的资料不足，且他们本身战斗体系也尚不健全——这对于体能和速度方面有先天缺陷的喻文州来讲才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充满了威胁。

好在郑轩的火力非常到位，那战斗法师姑娘并没有缠上喻文州，却是被火炮吸引过去了；鬼剑士也是为了阻止守护天使的加入战斗而紧紧盯人，大概是想在光牢结束之后继续拖住徐景熙了。

不是四个，是两个，这是喻文州要直接面对的敌人。

叶秋这个人虽然可怕，但是喻文州也算是相当熟悉他了。现在“斗神”换了件奇怪的武器，想必是在换了契约名之时连职业也换了吧？可是万变不离其中，就算是被称作是“荣耀教科书”的叶秋，只要人没有变，就一定有什么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推理出来的对策可以应对他……

喻文州一边思考着，一边在郑轩可以两边压制的火力线内倾尽全力游走着，时不时丢个小术式牵制和试探着叶秋。

叶秋呢，面对喻文州的各种试探，绝不上当，就是不按那种假定的思路进攻。他倒也是不急于强攻，和喻文州一样不算地骚扰着对方，怕也是在试探。

只是，这试探来得又快又变幻莫测……

已经用了几种职业的低阶技能了？喻文州数着数着，发现叶秋好像是变戏法一样，把手中的武器变来变去——看上去原本是把伞来着，突然变成了矛，接着又抽出把刀……

莫非，是绝迹多年的……散人？！

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喻文州很快地想到了。虽然他并没有见过散人，却也是听说过的。开始的时候，即使有着换武器不方便的限制，还是有许多人为了“全面发展”而尝试这种职业体系的。只是自从有人发现“觉醒”的方法之后，这种面面俱到、有些万金油的战斗方式马上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无情抛弃——契约者不能使得葛罗利亚之力觉醒，就不能进一步使用高阶的技能，也不能进一步签订新的契约而获得更大的力量……

解决了武器的变换问题，再加上对荣耀大陆上所有职业的了如指掌，叶秋此刻成了一个非常可怕而陌生的敌人，喻文州是这样判定的。

但是，此刻最令他觉得头疼的人并不是叶秋，而是魏琛老前辈。

像是事先算好了一样，魏琛居然一次都没有进入自己的施法范围内，只是在紧随着叶秋的脚步保持适当距离而已。喻文州过去曾经默默地苦心揣摩这位前辈的战法，知道魏琛不出手才是最大的威胁——他太了解这位以“猥琐”著称的索克萨尔一世的风格了！

恍惚间，喻文州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他向当年还是蓝雨堡当家的索克萨尔一世魏琛挑战的那个战场上。

那个时候他们是一对一，喻文州还没有承名，索克萨尔的契约名还在魏琛的名簿上——那是魏琛从签订契约开始就苦心经营的名字，一个对这老将来说有有重要意义的名字——而这名字最后竟然被喻文州“夺走”了！

索克萨尔。到现在，魏琛念着它的时候还是非常不自在。他并不恨喻文州，但是他确实不甘心以那样的方式弃名，以那样的方式退场……所以他知道了叶秋，或者说叶修的处境之后，一种莫名的战火又在这老术士的心中燃烧了起来。

而喻文州呢？

他必须成为索克萨尔，必须成为第一术士，必须用这样的捷径来接近自己的最终目标，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弥补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拯救那个两次救下自己的恩人。

包括黑炎龙，不取得炎之刃的话，这个计划也无法实行……

喻文州用余光关注着蓝雨军团杀龙的进度。小龙已经快撑不住了，在黄少天和卢瀚文的猛烈敲击下，它的庞大身躯已经摇摇欲坠，到了要做垂死挣扎的时候了！

“糟了！”一位士兵大叫。

黑炎龙没爆发，爆发的是战斗法师的豪龙军破。

(七) 胜利是属于机会主义者的！

那法师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混入了阵中，虽然已经全身挂彩，可是照样一往无前地把站桩围住小龙的骑士们冲了个东倒西歪。轮流拉仇恨的阵型被打破了，术士班的束缚却没有跟上，没法补救。龙就这样从这个缺口呼啸而出……

郑轩和宋晓在干什么？感到刚才火力突然下降了，喻文州又往远处看，发现郑轩好像真的非常“压力山大”——他也被炮火给压制住了！

那个射程、那个角度、那个打法……喻文州没有猜错，是沐雨橙风苏沐橙来了！

嘉世的人什么时候……嗯？苏沐橙是因为叶秋来的吧？喻文州觉得嘉世的老巢太远，应该不可能派大部队来这里抢怪，大概只是苏沐橙的个人行为。

但是，王牌枪炮师的个人行为，在战场上那就不是用个人的等级来计算的了。

那边苏沐橙牵制住了蓝雨的火力，这边宋晓也是一番苦斗——刚才正准备放出捉云手，却没想到脑后一声闷响，自己便昏了过去……

宋晓没过一会儿就醒了，发觉一把沙子飞了过来，又被迫失明了一会儿！

流氓！

那流氓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缠住这气功师不放。宋晓倒是及时调整好了，后来也没再中连招，可是抢救喻文州的最佳时机却已经没了……

突然冒出了两个伏兵，屠龙的二位剑客也因此被开始暴走的小龙拖出去了几里地。自家的骑士还没有跟上来，却发觉又来了一伙人！

有完没完？！叶秋你个好东西！到底搬了多少救兵？！黄少天怒砍黑炎龙，想要赶在敌人前面抢杀，但是这小龙在不被团团围住的情况下是不会蹲在那里让人砍的；现在又是暴走状态，正疯狂地喷射着龙焰，如此的高温就是剑圣也要躲过才行。

来人凑近了，黄少天看见他们背上都写着个“义”字。

来了苏沐橙，跟过来的却不是嘉世军，而是义斩商会的人马。

“靠！叶秋！你什么时候堕落成了要和奸商为伍的败类了？！”黄少天为了阻止这群人抢怪，硬是一个反弹从龙背上下来，直接就朝着领头的狂剑士来了个三段斩。

“我冤呐！”楼冠宁连忙用他那把价值连城的重剑挡住，可是没有特别大用处，此时他的身心都同时在滴血。

他当然觉得冤了！楼家商会可是合法的注册商会，祖父当年白手起家，堂堂正正经营到了第三代，才有了如今荣耀大陆上行商总会核心成员的地位，哪里是奸商？！

再说，楼冠宁却是不甘以继承家业了却余生，便和几个家世相近的朋友自立了门户，生意也是风生水起——制造和倒卖契约者装备的买卖。同时他们几个也是为了义斩商会的信誉和威慑力，自己成立了武装部队，保证生意安全的同时，也野心勃勃地想要在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少天也感觉到了自己手中的剑好像不似对付别人那样特别有用——定睛一看，楼冠宁那一身极品装备，不仅金光闪闪，而且防御好像比自己的还高……

哼！好马才要配好鞍！弄一身金装银饰，还不是打不过本大爷？！

黄少天本想打得楼冠宁没法还手，可是楼冠宁是狂剑士啊！狂剑士斩楼兰，此时干脆就卖起血来：楼冠宁自念了一个狂乱化咒文，整个人就爆发了，甩着重剑斩锋，直往剑圣身上贴，以牙还牙，以血换血……

啧！这不划算的买卖黄少天才不会做呢。他见着楼冠宁浑身是血地朝自己挨过来，便一个巧妙的转身、翻滚，躲了过去。

躲是躲过去了，可是楼冠宁像是停不住了似的，直接往前冲，一冲冲到了黑炎龙跟前。

他们十几个义斩的人也是不管蓝雨的两位剑客，就疯狂地跟上去屠龙了。

就算是黄少天加上卢翰文，这十几个人也是一次砍不过来的，总会有漏网之鱼——到时候这些鱼儿抢杀龙的时候，自己却可能腹背受敌。

先下手为强！

结果场面突然一变，居然就成了两股敌对的势力一起杀龙了！

只见那黑炎龙在一群人猛攻之下，龙啸不止，龙血喷涌而出——其实龙血也算是一种材料，不过此刻却没人捡这个小便宜了。一是因为它没有其它部位稀有，二是因为黑炎龙之血是滚烫的、像岩浆一样的东西，要等它冷却了再去收集。

黄少天觉得不妙，对方莫非也是冲着炎之刃来的？老喻想要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抢手？这帮奸商也想要——嗯，不对应该说是叶秋那个没下限的想要吧？

想起来之前自己还偷偷帮着叶秋去抢别人的材料，黄少天觉得自己大概是遭报应了……

不，不行！老喻交代的任务一定要完成！绝不能让叶秋再耍威风！

下定了决心要把宝贝抢到手，黄少天伺机而动，终于是等到了千古良机——他蹬了楼冠宁肩头一脚，借力飞身向正低垂的龙头砍了过去……

大量的滚烫龙血喷涌而出，黄少天赶紧躲避开来。

成功了！

剑圣屠龙成功了！

觉得自己白费了功夫的楼冠宁呆呆地望着巨龙倒下，觉得没完成叶秋大神交代的任务，心里颇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谁叫他面对的是黄少天这样的超级强力的机会主义者呢？！

不过，仗着人数多，义斩的商人们倒是会用最大的收益来弥补已有的损失，就一窝蜂围了上去，开始瓜分黑炎龙剩下的部分。

龙头被黄少天砍下来之后正好滚了几百米，还冒着黑烟。滚滚黑烟让剑圣也看不清龙牙在哪里，只得等烟雾散去——这龙怎么没有尖牙？！

“靠！”黄少天大声疾呼。不会这小龙正在换牙，所以正好这个时候是没有尖牙的吧？！可是刚才自己打斗的时候明明看得清清楚楚，这黑炎龙是有利齿的……

嗯？

浓烟散尽，一个黑色的身影从旁蹿出——这逃不过剑圣的火眼金睛。

黄少天提剑冲了上去，发现这个人自己好像在哪里……是兴欣旅店的人！

此人正是荣耀大陆上臭名昭著的拾荒者——人称毁人不倦的忍者莫凡。

其实剑圣并没有直接跟莫凡说过话，可能在哪里见过但是现在想不起了。他后来因为联盟这边忙，就没有跟叶秋出去狩猎了。只是听蓝河说起过，在自己不在蓝雨堡的某一次大型团战中，叶秋跟这个名声不好的拾荒者合伙了，后来竟然也拾起荒来……

叶秋你丢不丢人啊！黄少天心中冷笑道。

看着眼前这位眼疾手快，一得手就迅速以最佳路线逃走的忍者，黄少天一下子就明白叶秋的企图了——先缠住负责指挥的老喻，然后派手下的战斗法师趁机打乱蓝雨军的阵型，配合黑炎龙的暴走，又让义斩的人来让自己和卢瀚文放不开手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却是让莫凡这个号称是“拾荒之王”的家伙来夺取别人的胜利果实……

真是太没有下限了！！

但是……

剑圣使出了一个对空气的三段斩，迅速缩短了和拾荒者的距离，然后挥剑斩了过去。

地心斩首术！

忍者莫凡钻地而入，黄少天斩了个空。

莫凡一声不吭地从黄少天身后蹿了出来，打算往另外的方向逃，可是瞬间没了去路——一排剑客流云挡在了自己面前，来者正是追过来的小将卢瀚文！

结印！影舞！

莫凡二话不说就上了大招——七个莫凡的影分身出现在了空中，对上了七个卢瀚文的剑影。

比人数？！黄少天又冷笑了一下，自己也使出了剑影步。

现在的场面是，七个莫凡，要面对七个卢翰文和七个黄少天……如果他是郑轩的话，大概也会喊“压力山大”吧？

虽然性质不一样，不过剑影步的残影在高手的操作下是可以算数的，至少莫凡没有办法判断敌人正确的攻击方向，所以这些残影都有着和真身一样的威慑力。

赶来的蓝雨军和义斩商会的人都目瞪口呆，不仅分不清人数，连敌我都不分了——三人动作实在太快，根本就没有机会让旁人插手。

可是，莫凡面对如此强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最终还是倒下了。

“快搜身！”黄少天叫卢翰文去搜，自己紧紧看着躺在地上一言不发的忍者莫凡，生怕对方又来个什么突然袭击。

可是莫凡没有，他就是乖乖躺在地上让人搜身，连“拾荒之王”绝不能被人抓住的尊严都不要了！

“报告前辈！什么也没有！炎之刃不在这里！”卢翰文一边擦汗一边说。这一战下来他也消耗不小，不过年轻人嘛，干什么都不觉得累的。此时他觉得自己还有劲，很想再让这忍者影舞一次，不让前辈帮手自己来解决……

“东西呢？”黄少天把冰雨架在了莫凡脖子上。

莫凡知道对方其实不敢把他怎么样，于是眼一闭，嘴一抿，随便剑圣怎么发落自己。

黄少只得让随后赶来的手下把这个战俘一顿五花大绑，让人送回蓝雨堡了。

叶秋这边可是算好了莫凡打死什么也不会说的，便放开手来，对着喻文州一阵快打。

喻文州可招架不住这种斗神的速度外加散人的技能轮换，防守得特别被动——但是只要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就绝不会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老前辈有出手的机会……

“叶秋前辈，你不去看看少天把你们那个一起来拾荒的怎么样了？”喻文州一边用手杖挡住叶秋的突刺，一边问道。

“呵呵，想分散我注意力啊？告诉你吧，小喻，我的目标一开始就不是炎之刃。”叶秋笑道，接着来了个近身射击。

子弹打得快，喻文州没防住，就这样吃了伤害。

叶秋又一个龙牙，接着天击，又是一顿伪连伺候，然后笑眯眯地告诉喻文州：“我的目标是你呀，索克萨尔二世！炎之刃不过是看到有机会顺便也一起抢了而已！”

喻文州摔在了地上，那一瞬间竟然起不来身。而这时候他听到了魏琛的咒语——死亡之门！

这个距离？！

喻文州一惊，自己就算是被动挨打也没忘算计魏琛的施法距离，却是没想到被反过来将了一军！

那支新死亡之手原来施法距离有这么远！

可是吟唱需要时间，喻文州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只要有人帮自己挡叶秋一把，或者去打断魏琛的吟唱，自己就可以趁机脱身……

如果少天这个时候在身边就好了。

## （八）觉醒！赤之星

精灵草原上浓烟滚滚，远远望去好像是起了野火一般，惨不忍睹。

王杰希顺着浓烟的方向飞去，发现黑炎龙已经被斩杀——巨大的身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四周灼热的、半凝固的血泊还蒸发着草原上的水汽。一群小黑点好像是鬣狗蚕食狮子留下的猎物一般瓜分着剩下的材料，还有一群黑影在草原上翻滚着，似乎战斗仍然在继续……

真是，太惨烈了……王杰希不禁为草原本来的美景感到惋惜。当然，他也为微草学院的战力没能赶上黑炎龙的争夺而觉得有些可惜——没能见到活的黑炎龙，英杰他们会很失望吧？

没能和蓝雨对上，也许更令人失望。

不过，除了蓝雨，还有什么其他人来到这个本该和平的地方吗？



王杰希搜寻着喻文州的身影。自上次联盟的会战以来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那位蓝雨堡主人了，不知道自己的信有没有让这位总是在幕后操纵全局的隐士觉得是时候走到台前了呢？

只见离黑炎龙残躯很远的地方，大部队人马都已经聚集在那里，似乎又是一场乱斗。

从飞天扫帚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地面上的战况——蓝雨的军队自成一体，努力防守着几个在阵型中捣乱的“异端”，而旁边还有一伙陌生的队伍在帮助那几个捣乱者。

这班人马数目不如蓝雨多，可造成的困境却不是蓝雨军团能够马上解决的——尤其是那位冲得很猛的战斗法师，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一般，不断地把冲上来的敌人挑开、碾压、击破……那逼人的斗气，令王杰希不得不想到了已经一年未见的叶秋。

只是，这位战斗法师再怎么看都是位挺年轻的姑娘。而且细细观察起来，她的打法其实没有什么目的性，就是见一个挑一个，见一群挑一群，力图让战况混乱下去；可就是这样没有章法，也着实让蓝雨军忙得焦头烂额。

是个好苗子！王杰希觉得要是自己也能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和她接触一下。微草学院没有特别强力的战斗法师，现役的肖云并没能将这个职业的优势发挥出来，可将来呢？王杰希一直在思考将来的问题，将来等自己不能继续在前线战斗了，微草的队伍需要一个大的转变、新鲜的血液和不断地磨合才能继续在荣耀大陆上称雄——所以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人才总是不嫌少的。

但是眼前重要的事情王杰希也没有忘记——他在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终于在另外一个方向发现了被人从大部队隔离开来的喻文州。

一个人，喻文州一个人在战斗。

郑轩和宋晓被那群不知从哪里来的队伍用人墙挡住，早已错失了和喻文州汇合的时机——王杰希懵然发现，沐雨橙风苏沐橙也在这里。

这是怎么了？那群帮手的不似嘉世的军队，好像是今年新入联盟的一支队伍，名字应该是义斩；可是这边却有了苏沐橙，嘉世的王牌枪炮师。正是由于她的火力，那位战斗法师才能打得毫无顾忌，简直就是在放手一搏！

这个战术、这个组合……没错！只有那个家伙才能做得到——那位退役了之后好像还挺不安分的“斗神”叶秋！

这小法师果然是叶秋的徒弟！王杰希脑海中浮现出叶秋露出欠揍的表情说着“有前途的新人都被我抢走了就算退役了也不给你留下一丝机会呀王大眼你还太嫩”之类的话，心中好不郁闷！

那剑圣黄少天呢？王杰希也很诧异这蓝雨的机会主义者竟然没有抓住抢救领主的机会——怕是在屠龙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阻碍……

又是这个样子呢。喻文州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可以用自己当诱饵——只是，王杰希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这一次喻文州要对付的是叶秋，原来的计划还能行吗？

答案很快就明朗了——王杰希在急速飞行的情况下不会被那群人阻拦，很快就直达了喻文州所在的地方上空——他看见术士索克萨尔被一个奇怪的手纠缠着居然不能脱身，而另一边看上去像是敌人的术士此时正在吟唱着法术，目标好像就是正在挨打的喻文州！

这么远可能吗？！

不！一定是可能！所以那老术士才在这个距离就开始吟唱的！可能是让队友把喻文州挑进施法范围，也可能施法范围本身就……

王杰希不需要往下想了，当他看清楚喻文州对手的脸的时候他就明白，不管怎么样这位蓝雨堡的领主大人恐怕是自身难保了——魔道学者清清楚楚地看见，那拿着奇怪武器、装备也甚是奇怪的契约者竟然就是叶秋！而且是一副并非玩笑的认真脸，虽然笑着可是让王杰希觉得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会仅仅是打倒喻文州、让蓝雨的人把黑炎龙的战果全部让给他那么简单……

相当的危险。

王杰希没有犹豫，当即俯冲下去，就像那次他在蓝溪谷救下还是一介默默无闻的小术士的喻文州那时一样……

“不要过来！”他听到喻文州大声对自己说。

可是他没有停下。

对面的叶秋因为这不速之客愣了一下，但也没有阻止——因为死亡之门的术式已经完成了！

一道幽黑的大门在两人身下打开，数不清的黑色诅咒之气像食人树的触手一般蜂拥而至……

和那个时候一样呢。

王杰希想起来了，七年前的那一刻，自己也是这样和喻文州一起被死亡之门关在了里面——然而那个时候，自己面对的，却不是这个世界上该有的东西……

那是一只血红的眼睛，从黑暗中凝视着自己。

小魔道士觉得他内心的秘密已经毫无保留地被它看去，觉得自己并非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放弃了挣扎的希望，所以才没有一丝反抗——就这样和它对视着。

“你是什么？”王杰希清楚地听到那声音从自己心里响起。

时间好像是凝固了一般，身后的喻文州消失了，王杰希就这样独自一人面对着无边的黑暗——以及黑暗中那犹如太阳一般的巨眼。

“你是什么？”小魔道士用同样的问题反问道。

“比黄昏更昏暗、比鲜血更血红的东西。”那声音回答道。

“我是……”

“王杰希，那是你的名字。”

“为什么你会知道？”

“这个空间连接着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地方的住民知晓一切但是没有自我。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完整的灵魂，你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类。”

“你不是人类……是魔族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魔族应该没有自我意识，那是精灵才有的东西。魔族有的只是混乱的概率形态，一切都是不确定。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因为你跟我说了话的缘故吗？”

“也许是的。”

双方都沉默了，这绝对静止的空间里，声音不可能传播。只要思维停滞，就什么都没有。

但王杰希可以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也可以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要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呢？”王杰希四下打量，可是除了那只魔眼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可以给自己的观察，而那魔眼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

空间上的不真实感让王杰希觉得有些头晕，那明晃晃的大眼睛以诡异的速度在向自己靠近——他没办法判断它速度，他只知道它在向自己靠近的这一个事实。

“我也在思考，和你一样。我想知道如何离开这里。”大眼睛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知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吗？”王杰希想，就算魔族因为和自己的接触而有了自我，但是毕竟还是高等级的精神体，知道的应该比自己多才对——就连自己的这个想法，对方也应该是知道的。

大眼睛闪烁了一下，它似乎懂得王杰希的情绪。它“说”：“我只知道你在这里，就来找你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住民，不知何时、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因为你的心里有一团温暖的东西。”大眼睛望着王杰希，王杰希觉得它不再那么刺眼了，光芒变得柔和。

“我的心？”

“我像现在这样的形态，也是因为你——你的灵魂好温暖，我也想更温暖一点儿。请你念那个名字吧！每次你的心里响起它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温暖呢……”

“什么名字？”

“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不是吗？念出来吧！或许这是让你回到原来世界的钥匙。”

这里发不出声音。王杰希想。但是可以思考——千万的思绪都集中在那一点，那个大眼睛说的名字上面。

“喻文州。”王杰希想着。

万千的话语都在其中，万千的世界汇集一处。门再次打开了。

王杰希睁眼的时候发现好像外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蓝雨堡的大殿里。殿堂内空空如也，只有领主的宝座伫立在那高高的台阶上——蓝雨堡主人索克萨尔二世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是血。

黑色的魔之气从喻文州的身体里溢出来，那纯黑的颜色甚至干扰了王杰希对友人的辨识——可是自己的左眼仍然看得很清楚，那是喻文州，自己熟悉的喻文州。

怎么了？怎么只有一只眼睛看得清楚？另一只，只能看到一团漆黑的东西在大殿之上盘旋。

“文州！”王杰希叫道。

可是对方没有回答。王杰希急忙眯起右眼，用左眼去看——喻文州胸口插着一把血红的匕首，上面还冒着烟。

情急之下，王杰希也不顾自己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想要飞奔过去，却被一个人拦下了。

“叶秋？！”

“现在应该叫我叶修，叶秋是假名。”那自称是叶修的男人冷静地补充道。

“难道是你把文州……”王杰希很快想到之前喻文州不是正在和叶秋战斗吗？

“并不是，那匕首是我交给文州的没错，可是这样做是他自己的选择。”叶修好像有很多话没有说出口，听得王杰希十分着急。

魔道学者一把抓住了这不知敌友的叶修，说：“怎么不去阻止他？！”

叶修转过头来，有些无奈又有些伤感地说道：“我同意把炎之刃制成的匕首还给文州，为此他和我做了一个约定……这个暂且就不说了。但是，王大眼，他是为了救你才再次施展血魔法的呀！”

“我？！”

“你已经昏过去一个星期了。”叶修还是淡然地回答，只不过王杰希这一次觉察到叶修的手一直按在他那把奇怪的武器上面，似乎也是神经紧绷着，准备随时应对些什么。

“可是，先去救还来得及，我应该随身有带草药……”

“没用的，”叶修指了指宝座的方向，“我都没有办法近身。大眼，用你那已经觉醒了的魔眼看一看吧！喻文州这一次到底召唤出来了什么东西。”

“魔眼？！”王杰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左眼，感觉没有什么异样。可是刚才确实感觉视野和过去不同了。

“啊，是啊！你二次觉醒产生的能力，我们叫它‘赤之星’，是你从赤眼魔王那里得到的魔眼。”

#### （九）奇迹是少年友情的证明

师父已经昏过去四五天了。

高英杰担心地在王杰希的床前观察着“病人”的状态——王杰希的身上还缠着好像是从死亡之门里面溢出来的诅咒之气，尤其是左眼特别严重。

怎么会这样呢？高英杰不记得死亡之门有这种延时性效果，但是那个时候师父的异常状态就是因为和蓝雨堡主人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一起被关进了那漆黑的地带才出现的。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高英杰载着刘小别赶到现场的时候，王杰希已经身陷险境，诅咒之气的缠绕让他和喻文州都不得脱身。那个时候，高英杰看到前面有个人将他那奇怪的武器伸展开来——看上去像把伞一样——然后飞速旋转起来……

是中了催眠术所以才昏睡了这么久吗？可是用尽了所有已学的知识，高英杰都没有办法把那个“催眠”解除掉。看样子，也不像是这一类的法术。

而且随着那把伞一样的武器越转越快，师父的样子就奇怪了起来——他的左眼散发着强烈的光芒，大量的斗气从身体里面喷涌而出，好像是要燃尽生命一般没有节制。

在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被弹开了，包括那个拿着奇怪武器的敌人。

高英杰隐约听见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大叫“叶秋你干了什么？！”——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位不爱露面的“斗神”叶秋？！可是已经退役的前联盟最强契约者，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对师父做这种事情呢？

叶秋似乎也是没有料到这个情况，回敬道：“小喻你自己问你自己当年到底对大眼做了些什么吧！”

王杰希突然爆发的异常状态，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整个人浮在了半空中，持续散发着高能、灼热的气体。

被叫做叶秋的人突然改变了攻击目标，不再理会仍然被死亡之门束缚的喻文州，却用伞尖直指着暴走状态的王杰希。

可是那斗气的屏障太大，魔道学者王不留行就像飓风的风眼一样，四周环绕着猛烈的风暴。他的眼瞳变成了灼热的赤色，闪闪发光，就好像天上的星辰一般。他的神情静谧而庄重，好像是神魔在俯视这个世界……

高英杰觉得，那不是人类该有的姿态。如果任师父这样继续暴走下去，燃烧殆尽的可能就是师父自己的生命——他很有可能像天上的超新星一般在瞬间毁灭，照亮整个苍穹……

“小别前辈！快攻击师父！”魔道学者的徒弟此时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唉？！”听到攻击指令的那一瞬间刘小别有些迟疑，但是心想小高这么了解校长大人，还是先照做再问原因吧。于是飞身从高英杰的飞天扫帚上跳下来，积蓄能量用落英式直击风眼中心……

风暴的四周是狂乱的，但是风眼中心却是唯一宁静的地方。刘小别就这样从王杰希散发出的能量飓风的中轴线上垂直降落，畅通无阻地施展了这一击——这是全力的一击，并没有手软。因为在下落过程中刘小别就感觉到，如果自己不使出十二分的力气，大概连校长的帽子都碰不到就会被弹出去，这样就白费了高英杰顶风飞到这么好的攻击位置了……

突然间风暴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王杰希眼中的光芒。他就像坠落的鸟儿般随着刘小别一起掉落了下来——然而在就要接触地面的一瞬间，他们两个被高英杰一个探底给捞了上来，一起又飞向了天空。

“前辈抓紧师父和灭绝星辰！”高英杰喊道。

刘小别便在如此高速的攀升中拼了命抓住已经被自己敲晕过去的王杰希，把他固定在自己前面。

“咦？！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骑扫帚了？！”刘小别发现自己居然在校长昏过去的情况下还骑在灭绝星辰上面，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是的，两个扫帚都没有减速，就这样一路向魔法都市的方向加速飞去。

等到逃出了所有人的视野，高英杰才重重地舒了口气，向惊讶不已的刘小别解释道：“刚才实际上操纵扫帚的人是我。以前训练的时候有出现过同学因为高空缺氧而昏过去的情况，师父便教了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時候把人带回来的方法。”

“原来如此！”刘小别恍然大悟，不禁钦佩起这个小魔道士——心想微草的未来就靠他了。

可是他还不知道的是，高英杰此时简直就是背水一战，以一人之力不仅要带动三个人的体重，还要操纵另外一支扫帚，法力在抵达微草学院的上空时已经几乎消耗光了……

安全降落在了草坪上的高英杰直接就累瘫在了地上，完全爬不起来。刘小别这才吓坏了，赶紧用信号弹呼叫救护班。

高英杰恢复得很快，没一个钟的时间就从急诊室的床上跳了起来，飞奔向王杰希的病房——可是师父仍然昏迷，虽然各项生命体征都已经趋于平静，但黑色的诅咒之气依旧缠绕在那里。微草学院里少有的几位术士都来了，可是他们都束手无策，只能向高英杰摇了摇头：“你师父中的咒文等级太高，我们没有办法解开。”

那之后的几天，高英杰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开这个诅咒，但是都无功而返。他还不忘安慰沮丧而内疚的刘小别：“前辈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师父可能早就消失在能量风暴中了。是你救了师父！”

刘小别别提心里有多难过了，就算高英杰这样安慰自己，他还是觉得后悔——也许当初就不该敲校长脑袋的，现在可好，人是救下来



了，可是却一直昏迷不醒……就算醒过来，万一被自己敲出什么脑震荡后遗症怎么办？！

就在那天夜里，高英杰因为想不出拯救师父的方法而辗转反侧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房门被锁“咯吱”地被什么人打开了——他还没来得及从床上坐起来，就被一个人压在了身上，并被捂住了嘴。

“唔——”高英杰拼命反抗着。

“是我。英杰别出声！”

高英杰听到的是一个自己熟悉的声音，那少年的声音他是不会忘记的。

是一帆！

来者果然是乔一帆！幽暗的寝室内，高英杰还是可以通过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分辨出少年的轮廓，于是便放心下来。

乔一帆也松开了身下的小魔道士，静悄悄地坐在了他的床边。

“一帆，你是怎么进来的？”高英杰小声地问道。

“我……想起来寝室的钥匙好像没有还……”说起这么难为情的事情，乔一帆别过头去不让高英杰看自己的表情。

但是，高英杰突然从背后靠了上来，环抱住了对方，并凑到了乔一帆耳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吗？”

“嗯。”乔一帆没有躲开，换做是往日他还在微草的时候，也许就会因为这个先跟室友在宿舍里用枕头大战三百回合了。

可使事态紧急，他没有做出过多会让外面的人起疑心的动静，继续安静地说道：“你想救你师父吗？”

听到这个，高英杰不住地抱紧了乔一帆，急切地问道：“你有办法？！”

可怜的乔一帆觉得呼吸不能，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压低嗓门说道：“不是我……是叶秋大神和蓝雨堡的领主喻文州前辈。”

叶秋和喻文州……

高英杰的心冷了一半，松开了昔日的室友，退坐回了床上。

师父变成这样不就被这两位害的么？！虽然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眼睛所见的情况，不就是这个样子的么？！

但是.....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那二位真的肯帮忙的话，高英杰觉得这比自己瞎忙活还是靠谱得多。

现在，对叶秋、对蓝雨堡主人，高英杰有一股数不出来的复杂感情在心底——而且他身边的这位友人，不也弃自己而去，投奔那退役了的大神了么？却在这种危急关头又回来帮助自己.....

一帆，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乔一帆么？

想到这里，高英杰欲言又止。他抱膝坐着，把头埋了进去，眼角却偷偷瞟着一动不动的乔一帆。

“请相信我，英杰！”乔一帆突然转过来，握住了高英杰的手——那天他们也是这样握着手互相道别的——高英杰觉得友人的双手有特别的温度。

“我不知道叶秋大神还有喻文州前辈跟校长很久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英杰请你不要怀疑他们想救你师父的心情！我每天在大神身旁，这一点我是相当清楚的！大神他.....虽然嘴上挺不饶人，可是他绝对是个好人啊！”

乔一帆的真诚打动了他的友人——其实高英杰真的不需要他后面的那些解释——他只要看着乔一帆那明亮的眼睛，听他说“请相信我”，这就够了。

我们永远是朋友，一帆，因为这样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帆。可是微草学院的其他人怎么办？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一面之词的.....”高英杰已经在考虑如何对付其他老师的盘问了。

“这个的话不用担心，”乔一帆说，“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你师父运出学校，叶秋大神会派人来接应咱们的.....”

“这不是拐卖么？！”

“嘘——只能出此下策了，我想校董事会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事情的……”

“也对……”为了师父，高英杰决定豁出去了，他想以自己现在恢复的状况，带着两个人飞应该不成问题，也就答应了乔一帆。

高英杰把自己多出来的那套校服借给了乔一帆，两个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逃过了值班室的门卫。待到他们来到王杰希那位于医院顶层的病房，却发现刘小别黑眼圈肿肿地坐在里面。

“小别前辈……”一想到原来这几天晚上都是前辈守着师父，高英杰鼻子一酸，可也没有表现出异常来。

“你来了英杰……嗯？这不是一帆么？”刘小别原本困倦的神情突然有了变化。

“嗯，前辈好！我是有些担心校长所以才来看看……”

说着，他和高英杰两人一人站一边，围住了躺在病榻上的王杰希。高英杰站在了窗户那边，乔一帆则是挡住了刘小别的视线。

黑暗降临。

刘小别什么也看不见了。

是什么法术？！他不记得高英杰会这种法术，这是……阵鬼的暗阵？！

难道是乔一帆？！可是他不是刺客么？！

刘小别还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被人敲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病房的窗户大开——高英杰和乔一帆都不见踪影，连同原本躺在病床上的校长王杰希和挂在一旁墙壁上的灭绝星辰，都一起消失在了夜空当中……

这是奇迹吗？是做梦吗？

刘小别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觉得算是把自己敲校长的那一下还清了，也不生气。只是这个时候是报案还是追上去呢？刘小别没了主意，如果对方不是高英杰，他也不会那么难办了吧……

星空下，灭绝星辰承载着三个人的重量，承载着两位少年的友情，在夜幕的画卷上却没有留下一丝轨迹。

## （十）风暴前夜、炎之刃

一路上还算是风平浪静，高英杰他们没有飞太远，就有兴欣旅店的人来接应了。来的是一位看上去挺斯文的牧师，给王杰希初步检查了一下，又将一个神圣护符挂在了病人的身上，说是抑制混乱之力扩散用的。

然后旅店的老板娘居然亲自驾了一辆马车，在僻静的小路上等着他们。

“在天上飞太显眼，你们抬着学者先生坐进来。”瞧见这些孩子真是不容易，老板娘连忙帮他们把车门打开，还特别给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她又让小牧师先骑快马回去向叶修报告状况，自己照顾这一大二小。

就这样行了一夜的路，高英杰和乔一帆都又紧张又忧心，不敢睡觉。两人就这样对视良久，心中憋着的话可能比之前还是同学的时候想说的话还要多……

到了蓝雨堡，这一次高英杰不再需要独自一人闯进去了，那位守门的剑客——被自己误认为“大叔”的蓝河——居然亲自来迎接他们！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呢……”高英杰对蓝河表示了歉意。

“没关系，我没事。”蓝河笑了，笑得还挺腼腆的。高英杰这才觉得他有了点年轻人的样子，不再愁眉苦脸了。如果小魔道士知道蓝河也是因为被叶秋大神耍得团团转才变成那个样子，大概又会吃一惊吧。

上了山，空气就冷了下来。迷雾丛林的雾越来越浓，和高英杰上次来的时候氛围迥然不同。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把岗哨站得满满的，队伍整齐，严阵以待。

他们在防备什么？高英杰疑惑不解。乔一帆也没有答案。

到了蓝雨堡的议事大殿，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把王杰希放置在了事先准备好的石台上。石台的下面画满了奇异的咒文、符号，和常见的魔法阵完全不同。

蓝雨堡的主人就站在殿上，他那黑色的背影让人觉得有些孤寂。

大殿里除了石台、石柱、石阶、石座以外，就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了，连蓝雨堡的旗帜和纹章都没有看到。干净简洁得让人觉得这里不似人间。

喻文州转过身来，看见了高英杰，对他点点头说：“辛苦你了。请放心，你师父一定会回来的。”就算用自己这条命来换，也要让他回来。

“拜托您了。”高英杰深深地鞠了一躬。

乔一帆知道他的友人承受的压力——他是瞒着自己人把师父送到敌营的呀——而且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个承诺……

一直站在一旁的叶修也发话了：“大眼徒弟你辛苦了。一帆，接下来就是大人的事情了，你带着小高出去吹吹风吧。”

拜托了。乔一帆和自己尊敬的大神对视了一下。叶修很懂地眨了一下眼，示意他们不要担心。

是的，不论有多么地艰难、多么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乔一帆认识的叶修大神，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了不起的契约者！所以相信他吧！

两位少年手挽着手，用这种方式鼓励着彼此不要放弃，步伐整齐地走出了大殿。

年轻真好啊……

“咳，”喻文州清了清嗓子，对那位嘉世的前元帅说道：“叶秋前辈，您可以解除魔咒了吧？”

“改名了，叫我叶修。”

“叶修前辈。”喻文州这一声叫得特别恭敬。

“行了，小喻，别装了。不是恨我恨得咬牙切齿么？”叶修嘲笑道。

喻文州微微皱了皱眉头，没有回答。

“你真觉得是我用了什么法术让王大眼昏过去的？告诉你，真还不是我干的……哎，你别乱想！也不是老魏干的。”

“怎么回事？”喻文州纳闷了。叶修自信满满地跟自己说有机会让王杰希醒过来，可是倒现在却说自己没有办法。这……

他只好试探性地问道：“既然并非是您施的法，那么您就是和那魔物有什么渊源吧？”

“嗯，真聪明！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一开始以为那魔物是附身在你身上的，所以才在黑炎龙之战里处处针对你；可没想到就要成功的时候被这王大眼搅了局——而且还真巧，我使出捕捉魔物的能力的时候他正好挡在你前面了。”叶修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喻文州终于明白叶修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其他人分开，又为什么要魏琛前辈给自己来了个出其不意的死亡之门——就是为了在混乱之力迸发的瞬间去捕捉那个魔物呀！

“如果，”喻文州还有一些疑惑，“如果真的是附身在我的身上，发生那种事情的人就是我、而不是杰希了，是吗？”

“我不能肯定，但你的情况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先就不问你是为什么要召唤它、又为什么让它附身在大眼身上了……知道我为什么判断它最有可能附身在你那里吗？因为，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你确实是荣耀大陆上最强的术士——也就是说你是最接近混沌之海的人，你拥有魔族附身的完美条件。”

确实是这样，自己在做灵魂属性的测试之时，得到的结果也是魔之混乱占绝大多数的比例。虽然喻文州觉得叶修把这个因果弄反了——因为叶修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召唤出赤眼魔王之后才决心要成为第一术士，用魔之力对抗魔之力，从而把王杰希从魔王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叶修又继续分析道：“所以如果魔物在你身上，在受到我的招引术之时绝不会引发这么大的冲突——而大眼呢，我赌一万个荣耀币，他绝对是精灵属性占多数的，不然也不可能成为微草的大学者。所以在魔物沉睡的时期还好，他用他年轻而旺盛的体质把这混乱属性的影响给抵抗过去了——可如果他受了这种刺激，魔物苏醒，那么他的精神上会产生巨大的冲撞——其后果你也看到了……”

“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没有你这次的行动的影响，就这样一直让魔物附身下去，杰希会怎么样？”

“会……”叶修顿了顿，严肃地望着躺在石台上、神情肃穆的魔道学者，“会在他退下一线，把契约名传承给下一任的时候，因为突然失去以前积累的强大的葛罗利亚之力的加护而突然引发类似于被我的行动激发的后果……没错，大眼他要经历这一遭是迟早的事。幸好是现在，而不是那时。”

听到这里，喻文州已经出了不少冷汗了。果真，事情和自己预想的一样，王杰希会因为被迫在退役的时候除名而失去封印魔物的力量，就算他不需要让高英杰继承王不留行之名，也终究会因为人类不可避免的老化过程而变得虚弱，最终还是会被魔物吞噬……

虽然早就有预见，可是这个结论从叶修口中说出来，变得更加真实，也更加可怕了。

“所以，前辈的解决办法是？”

“既然魔物是你召唤出来的，那么由你再一次将它从大眼身体里唤出来的成功率应该比较大。然后，把他交给我就可以了。”

“您想如何处置它？”喻文州知道自己把魔物召出来，最多也只能做到让它附身到自己身上——让它消失或者彻底被封印，目前还是没有特别可行的办法的。

“我的武器你也看到了，我需要材料——而魔王就是其中之一。”

您这材料选得可真是……太稀有了。喻文州隐隐觉得，自己召唤出魔王不是凑巧，叶修也一定有什么隐瞒自己的地方。可是，这已经没有必要了。自己只要达到救王杰希的目的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叶修和魔王有什么渊源，自己也不需要去追究了。

“如您所愿。不过，炎之刃对我来说是必须的，您是不是可以交出来了呢？杰希的情况非常危急，您也是知道的。”

叶修当然明白这个情况，他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包装得很严实的盒子。盒子上有着和兴欣的牧师给王杰希戴上的符咒类似的封印。

喻文州接过了这狭长的盒子，毫不费力地就打开了——里面并排躺着两只黑炎龙的尖牙，被称作是“炎之刃”的材料。

“真是天算不如人算，叶修前辈，这次算是我彻底被您骗了。”说着，他叫了铁匠来，开始打制自己想要的道具——真正的炎之刃，用两颗利齿制成的匕首。

然后喻文州又让人去通知黄少天，可以把兴欣的忍者放了。

剑圣非常郁闷，完全不明白叶修是如何让莫凡在眼皮底下把炎之刃偷走的。他恨恨地把莫凡的绳索解开，问：“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莫凡还是没有说话。见到自己已经是自由身了，就飞快地从黄少天身边闪了开来，站到了叶修身后。

“唉，莫凡呀，我让他说话他都不会听的，所以少天你省省吧。”

“那你倒是快说呀！你是如何没下限地把我的战利品挖走了？！”

“就不告诉你！”

“你——”

就在剑圣被叶修憋得一句话没接上来的时候，炎之刃也已经完成了。模板都是早就设计好的，只需打磨和装上事先就做好的刀柄，完成得很快。就连叶修都不禁赞叹道“不愧是蓝雨的风雨术士，什么天气都未卜先知”。

好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了。喻文州支走了还留在殿内的其他人，只留下了叶修和黄少天。

“这样就可以了吧？叶修前辈，您还有什么特殊需要么？”

“没有。”说着，叶修从背上取下那柄长伞，站在了宝座上的喻文州和石台上的王杰希中间。“可以开始了。”

### （十一）冰之雨、光之剑

索克萨尔二世用炎之刃轻轻地在双眼紧闭的王杰希手指上划了一下。刀刃非常的锋利，几乎是刚碰到就有一滴鲜红的血液顺着同样鲜红的刀身流下。但是沉睡的人却没有任何感觉，黑色的诅咒之气依然不断地溢出和缠绕着他。



小心地把王杰希的手臂放回去之后，喻文州端着沾血匕首走向了领主之座。叶修细细一看，发现那宝座和石台之间的咒文其实是一条条的浅沟，被刻在了纯净的黑曜石地板上。

叶修撑开了伞——他的千机伞此时已经是完全体的状态，这一年来用各种手段收集来的珍稀材料在它上面物尽其用。红色的伞面倒是和炎之刃的颜色有几分相似，而众多伞骨却有着彼此不同的颜色和形态，它们在变形的时候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看到两人已经准备好仪式，黄少天退到了石柱的一旁。此时他也大气不敢出一口，屏息凝神，手握剑柄，伺机而动。

剑圣的选位很好，向左可以看到高座上的喻文州，柱子正对的就是叶修，而用余光也能看到叶修旁边的石台，石台上的王杰希依然沉睡

着。

老喻为什么要烧掉王杰希的信？黄少天突然想起来这个问题——老喻不是想救人么？难道他怕大眼王不接受自己的好意？

黄少天没有多问。他是个话多的人没错，但这并不代表他是多嘴多舌或者口无遮拦的人。该沉默的时候、该转移话题的时候，他都是最能见机行事的。所以这一次，他决定等一切结束之后先跟叶修那个混蛋单挑一次，然后问清楚所有自己不知道、老喻又不愿意说的事情。

仪式开始了。

“可能有一点儿血腥……少天，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在叶修前辈将魔王封印之前都不要管我。”喻文州把剑抵在自己的胸口上。

老喻，真的没问题吗……

交代完了，喻文州毫不迟疑地将匕首炎之刃扎进了自己的心口。剧烈的痛楚让他瘫坐回了宝座上。但是他没有放弃吟唱，未知的咒文在空旷的殿内响起，如注的鲜血顺着宝座和石阶向下流淌着，流过的地方阵法就一起共鸣了起来。

一时间大殿整个都在震颤着，好似山崩地裂一般地狂烈。黄少天可以看见石壁上的倒影，那些倒影有了形体、有了生命，在欢乐地舞蹈着，唱着让人心神混乱的魔之呓语。手中的光剑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似乎感应到了这昏天暗地的黑暗将要带来的危险。

直到整个法阵都被血液染成了红色，震动才逐渐停止。屋内漆黑一片，诅咒之气笼罩着整个大殿。

黑暗中的一抹鲜红若隐若现——叶修开始像上一次对付喻文州那样飞快地转起了千机伞，伞面的花纹在旋转中逐渐成了型，也成了——一个法阵。

“比黄昏更昏暗、比鲜血更血红，”他说道，“那就是你的名字，那就是你的本质——创世神葛罗利亚赐予你的力量，赐予你的纯粹的灵魂……”

烈风如赤之星暴走之时一般从石台上的王杰希体内升起，但是这一次它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的疯狂——魔障之气从王杰希的身体里一下子跑了出来，在上空聚成了团。

顶着风，黄少天好不容易才看清楚那魔物的样子——漆黑的气体缠绕着一只巨眼，血红的眼，智慧的眼。

叶修又继续呼唤着魔物：“……迷惘的灵魂碎片哟，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伞面的法阵散发出光芒，千机伞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似的，开始吸收黑色的诅咒之气，连同魔王的本体，也一起卷入了进来——两股风暴猛烈地撞击着彼此，好像是在进行一场用看不见的绳索进行的拔河比赛一样。

叶修吃力地用脚蹬地，降低重心以防摔倒。他今天的混搭装备中，最重的就是脚上的那只怪靴子了。看来也是预料到这一场角力，所以才换上的。

老喻呢？

鲜血还在不住地向外流，喻文州脸色苍白，似乎是因为疼痛有略微挣扎着……

叶修大混蛋，快一点儿！你收服了魔王就可以给老喻止血了！

虽然心急，可是黄少天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万一打断了两人施法，不仅有可能前功尽弃，而且说不定在场三人，不，应该说整个蓝雨堡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这次的风暴不比上一次精灵草原的平静，殿内石柱开始产生了裂痕，瓦砾细碎地跌落、被卷进风里。就连一直不肯让步的剑圣，都不得不躲到了柱子后面。

他看到，红色的闪光；他听到，叶修的叫声。

风暴就此戛然而止，叶修那一声是在因为突然失去了拉力而向后仰倒时撞在地上而发出来的，可见有多么痛了。可是到底还是成功了，叶修有些艰难地爬起来，对着从柱子后面冲出来的黄少天一笑。

王杰希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石台上摔了下来，但是没有受伤，身上的诅咒之气已经完全消失了。

“太好了！老喻，你看！你成功了！老喻……”

剑圣转身跑过去的时候，喻文州已经没有动弹了，连一点儿挣扎都没有。

“老喻你醒醒！”黄少天三步并作两步跳上了高耸的石阶。

但是……

好像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挡在那里一样，黄少天被狠狠地弹开了。他从石阶上滚了下来，很疼。但是不可以就在这里倒下——他又站起来，重复着刚才的尝试——但是又被弹了开来。

“老喻你在干嘛？！是我呀！你快回答！我是黄少天！你放我过去！”剑圣大喊道。

可是，那屏障就连声音都能阻绝似的，喻文州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仍旧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宝座上。

“叶修！你不是什么巢穴都能过吗？快过来把那个障碍除掉！”

叶修却正在调整他的千机伞，“嘎吱嘎吱”，就把伞变成了矛的形态。他说：“就来。”

那散人一个箭步就上前，用的是低阶的突刺技能。黄少天正想说你别伤着老喻啊，却只见叶修整个人连同伞一起，以他冲刺的相同速度被完全地反弹了出去——不过叶修的千机伞一下子就变成了机械旋翼，倒是没有像黄少天自己那样跌出去，只是做了个提升高度便又缓缓降落下来。

这一弹，就把叶修又弹回王杰希躺着的地方了。那魔道学者居然已经醒了过来，还在迷惑地揉着眼睛，目瞪口呆地望着宝座上的人——该不会……

叶修看着这昔日难缠的对手，心想：他就是第一个二次觉醒的契约者呀。

向王杰希简短地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叶修自觉喻文州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妙，便对魔道学者说：“虽然你刚醒来有些勉强，这一战必须靠你的观察才能准确地打败附身在喻文州身上的东西。”

王杰希点了点头。说实话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觉醒的到底是个什么能力，但是既然叶修都这么说了，他就试试看了。

就像刚才体验过的那样，王杰希从左眼和右眼里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右边是和叶修他们看到的一样，喻文州被越来越浓的黑色气体缠绕了起来；左眼呢，看到的却是那个把黄少天和叶修都弹开了的屏障一般的界限，在那界限之后，感觉却不是和这边相同的世界……

“异空间……文州所在的那边已经不是我们所在的这边了。无法用语言说明，但是同我昏迷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空间有些类似。是一种空无一物的感觉……果然是文州代替我被那个东西附身了么……”

王杰希不由得觉得自己心脏剧烈地疼痛起来，文州代替了自己，现在他却一点儿都不高兴。如果注定要有一人去那个虚无的世界，王杰希希望那个人是自己。

“别瞎猜了，赤眼魔王已经被我封印。小喻召唤出来的是别的东西。”叶修指了指自己的伞。

“是什么？”

“就是你的精神在沉睡中去过的那个空间——那个赤眼魔王曾经游荡的地方。”

“不是魔王，而是空间本身？”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现在的喻文州已经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钥匙了。如果他没法从那个‘门’的位置出来的话，可能会引发物质世界的崩塌——大眼你学术成绩那么好，知道我想说的是的吧？”

“比黑暗更漆黑、比夜晚更深沉——那就是混沌之海、阿比斯的本体。”深切体会过混沌之海的状态，王杰希似乎想到了什么：“自我，如果在文州失去精灵、阿尼玛的那一部分之前能唤回他的话，说不定就能从门那边回来！”

就像自己当时那样，呼唤着一心挂念之人的名字，就可以从那边回来。

“小喻吗？我不知道……他的灵魂属性本身就是以混沌居多，所以可能有些难办——我也跟他说过，他是最适合魔族附身的人类，最接近魔族的本质。和你这种精灵属性带来的自我意识强烈的魔道士完全不同的——他是最强的术士啊！”

王杰希明白了，喻文州为自己打开了那扇回归的大门，可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回来。

这位索克萨尔二世就在那里，永恒地隔绝的两个空间因为他的作用而连接起来。作为钥匙的人将永远失去自我、失去理智，从而成为混沌之海的泉眼，把那边的混沌之力引到这边的世界来。

“趁这个门还没有稳定，大眼，你一定要找出裂缝来——从裂缝里我们的攻击能量就有可能会把那个门给破坏掉。”

是的，一定要找出那个地方。

王杰希的赤之星发动了，他看得见那界限确实如叶修所言是有些不确定的。一旁的黄少天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冲上去，却总是在不同的位置被弹出来。

看不下去了的王杰希对他大喊道：“蓝雨的剑圣呀，不要再横冲直撞了，听我的指挥。那条线现在是在最上面的第二级台阶那里，找到缝隙用剑斩裂它才行。”

“王大眼你看得见障碍吗？！”黄少天听闻了界限的位置，连忙用剑一顿乱斩，可是没有任何用处。

叶修也劝道：“大眼正在找破绽，少天你留一点体力吧！这次攻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还想救你们的领主对吗？那就珍惜你自己的身体吧。”

此时最紧张的人却是王杰希，如果他看不出空间裂缝的所在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救喻文州，也没有办法救身旁这两人……如果是文州的话，会怎么做？

“叶前辈，我有个想法。请您用封印了魔王的伞再攻击一次吗？说不定会让界限产生变化——那个时候也许会有裂缝出现——然后剑圣，你就可以对准攻击了。”

“也只能一试了。”

说罢，叶修又像刚才那样对界限展开了攻击，这一次他却用的是盾形态——盾击！

冲撞面越大，反弹的效果就越弱，反弹的方向也就越确定——叶修一连撞了好几次看不见的屏障，也没有像上次那样跌开了。

冲击带来了效果！王杰希的左眼可以看见，那界限因为同属魔之力的撞击，而变化了起来，从原来的位置又移动了一下——有了，那个看上去不明确的交界线，内外的石阶是扭曲的！

但是除了自己，在别人看起来四周其实都是黑色的烟雾，王杰希只好告诉黄少天：“攻击左边石阶最高那一级、向右十寸的地方！”

黄少天一边用剑砍去，一边喊道：“我去！十寸到底是哪里呀？！”他又不是王杰希那种自带测量功能的男人，十寸对他来说可是太模糊的概念了。

但是蓝雨的剑圣却有别的办法——他想起了平时训练用的模拟敌兵，从最高处到心脏的位置固定的是十二寸……

剑圣的剑向他假想的木偶的心脏上方刺去，王杰希则是惊讶的发现黄少天居然命中了——而且这一击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大殿又震动了一下，地板裂了开来。黄少天攻击的那个地方能量震荡着，黑色的诅咒之气好像是底部有洞的水缸里的存水一般喷泄而出……

在叶修看来，黄少天被那喷出的气体一口气吞没了；而在王杰希的左眼看来，那是真正的魔族，从混沌之海里跑了出来。

“叶前辈，是魔族的本体！剑圣危险了！”扫帚也没在身边，魔法道具估计对魔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王杰希问叶修能不能像封印赤眼魔

王那样去对付其它的魔族，可是叶修摇了摇头，说：“那一招也只是针对它的，对其他的魔族没有用。”

就在两人拼命思考对策的时候，突然一道闪光从黑暗中一跃而起。

“你们这些没用的魔族！吃我一剑滚回你们的世界去！”

王杰希的魔眼也看不清他的样子，因为光芒太强烈了，就像黑夜里突然出现的太阳一般，让人双目失明……

但是，那闪光冰冷而严酷，好像是要撕裂开无边的黑暗一般——所有的黑色气体在碰到它的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而它就这样在诅咒之气中开出一条路来。

光芒没有停止移动，它继续前进着。

魔眼看到那光芒撞向了界限，界限就像玻璃一般破裂了，跟之前相比简直是不堪一击……

光芒就如雨点一般落下，凛冽的光辉撕裂着剩下的黑色气体，直到它们消失殆尽……

耀眼的光芒中，王杰希捕捉到了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那漆黑的长袍，和胸口那血红的匕首。

对了，匕首！炎之刃就是那钥匙的媒介！

王杰希也不管自己有没有武器了，一个人冲上了石阶最顶层——只有他可以看见界限消失和凝聚的瞬间——没有人可以比他更直接地去做这件事情！

文州，你一定要回来呀！

## （十二）星空下未完结的故事

毫不犹豫地，王杰希拔出了那钉在喻文州胸口的炎之刃。

出人意料的是，鲜血不是喷涌而出，而是像时间倒流一般退回了索克萨尔二世的身体里——连同一起退回的，是一度弥漫在整个蓝雨堡议事大殿里的混沌。

成功了吗？王杰希不敢确信。他小心翼翼伸手去碰喻文州胸口的伤痕，却发现那伤痕好像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

索克萨尔二世仍旧面无血色，但是王杰希可以感觉到他呼吸的起伏，和微弱的体温……

太好了……文州没事……

虽然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可以醒来，但是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能一起做很多事情，活着就是一切。

现在的喻文州沉沉地睡着，头靠在一边，刘海垂下来搭在了眉毛上，神情就好像夏日午后的小憩一般宁静。

王杰希用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他的鼻梁和唇尖，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变得比以前更加真实起来——文州，你醒来之后可要好好跟我把一切说清楚，这一次我不会逃避了。

本想立即拜托黄少天把这位大难不死的蓝雨堡主人送回房间的，结果王杰希一转身，却是发现叶修脸色苍白地在用低阶治疗术给躺在地上的剑圣疗伤。

“剑圣怎么了？！”不，王杰希不想看到因为自己有任何其他的人遭受不幸——文州也就算了，为什么连不相熟的黄少天也……

好不容易吟唱完毕，叶修轻手轻脚地把黄少天放在了地上，抹了抹额头上沾满的汗珠，叹道：“乱来！简直是乱来！差点儿就把生命能量耗尽了……要不是我是散人，这家伙今天就没救了……”

幸好你是散人啊……王杰希见到黄少天已经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心口的另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又问叶修：“叶前辈呢？您封印了魔王，身体还好吗？没有什么异常吗？”

叶修拍拍胸脯，用一脸欠揍的表情说道：“哥是什么人？才没有地上这个笨蛋这么没用——”

“谁是笨蛋？！谁是笨蛋？！谁是笨蛋？！谁是笨蛋？！你才是笨蛋！”虽然躺在地上，黄少天却突然醒了过来——就算身体上无法行动，嘴上还是要抗议一下的。

“哟！醒了就不认账了？快谢哥呀！哥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知道吗？！你小子刚才一下子一口气没上来，是哥给你接上去的你记得



吗？！”叶修笑了，但是王杰希看得出来他笑得也不是那么轻松，恐怕是治疗完了之后他也用尽最后一点力量了。

“你——”剑圣差点儿没吐血。

王杰希觉得黄少天的脸突然又白了，刚刚还有些恢复血色的样子。于是他就顺势调解道：“既然剑圣您行动不便，就由我代为送喻领主回房吧。”

“老喻还好吗？”

“没事，也没有失血过多。只是昏迷罢了。请蓝雨的牧师来看看吧。”

“好，那就拜托了。我就先在地上躺一会儿……”

知道喻文州没事，黄少天也就不需要勉强爬起来了，倒是真的躺在地上睡了起来，看来刚才那一下精神劲也都是因为关心那索克萨尔二世才兴起来的。

王杰希背着喻文州走出了大殿，这时的叶修才用伞撑住了有些晃悠悠的自己，心里叹道：有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服老啊！

不过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小喻和大眼都救回来了，真的是可喜可贺，叶修心想结局也还蛮圆满的，便怀着许久没有的轻松心情走出了蓝雨堡的议事大殿……

伸着懒腰，叶修走到了蓝雨堡顶层的露台边。从山顶的城堡遥望依旧云雾袅绕的迷雾丛林，以及远处夕阳映红的荒原，昔日的斗神也不禁感慨着时光飞逝不变的却是荣耀大陆的这番美景——感谢创世神葛罗利亚赐予人类享受它们的机会，感谢她给人类注入的生机和力量——只要还活着一天，就应该继续战斗下去，追求她的青睐、追求至高的荣耀……

只要，还活着的话。

他点了一支烟，目送赤红的残阳，直到地平线吞没了它最后的光辉，只留下被印染成绯色的苍穹……

黑夜再度降临了。

王杰希坐在喻文州床边，静静地看着蓝雨堡领主索克萨尔二世的睡脸。

刚才徐景熙来过了，表示他们领主身体已无大碍——和王杰希当时被诅咒之气缠身而昏迷过去不同，喻文州只是消耗的精神力太多而无法在短时间内醒来罢了。

但是这位圣职者也表示，自己无法对领主提供积极的治疗——万一神圣属性的治疗术跟喻文州的混沌属性相克的话，说不定还帮了倒忙，静养反而才是上策。

微草的大学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他知道喻文州打开的那个空间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被叫做“混沌之海”、但其实只是存在“混沌”这一状态本身、其它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魔在与人交流的时候才显现出其形象，其形象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喻文州那时候见到的赤眼魔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想来想去也不会有答案的，但是王杰希愿意去思考这些高深的问题——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他们这些学者来解答，无时无刻的思考却正是他们活着的证明。

有了魔眼，王杰希觉得自己也许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竟然有一点庆幸自己和文州之间发生了这么多曲折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是现在的自己，喻文州也不是现在的喻文州。

是的，这无关契约名，无关阵营，无关输赢，只关乎到每个灵魂的独特性。

他们每个人都是星空下独自起舞的木灯精灵，各自发出与众不同微弱的光。可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用歌声照亮黑夜。

风雨术士索克萨尔，属于你的歌又是怎样的呢？

“比黑暗更漆黑、比黑夜更深沉，

你的眼瞳是智慧的暗，

遮天蔽日，

预知一切。

比黑暗更漆黑、比黑夜更深沉，

你的心脏是混沌的海，  
来自虚无，  
超越时间。  
比黑暗更漆黑、比黑夜更深沉，  
当世界末日的时候，  
开启门扉  
拥抱明天。  
比黑暗更漆黑、比黑夜更深沉，  
那是你的名字，  
风雨术士索克萨尔，  
阿比斯之键。”  
后世的吟游诗人这样写道。

## 后日谈

### （一）那封信的下落

喻文州醒来的时候，王杰希就坐在他旁边。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在没有灯的房间倒也不算太显眼。

其实蓝雨堡主人知道，这魔道学者不过是一只眼内双一只眼外双罢了，但就是这样还是被喜欢调侃人的叶秋，或者说叶修大神取了个“大眼”的外号。

现在这大眼睛就这样盯着自己看，索克萨尔二世觉得自己很不自在，便用微弱的声音问：“杰希你一直在这里吗？”

王杰希没有立即回答，从椅子上挪到了床边。他低下头，和喻文州鼻尖碰着鼻尖，冷冷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回信？”

“这个……”喻文州没想到友人在自己醒来的第一时间会问这种问题——总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谁“出卖”了的样子……

大眼睛瞪着自己，病榻上的术士大人却觉得自己好像又要昏过去了。只好叹了口气，从实招来：“被我烧了。”

“为什么？”

“谨慎起见。”

“我又没有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王杰希严正抗议道。谨慎是好事，可是自己认认真真写的东西被人家一下子烧掉了，魔道学者心里还是有些不高兴的。

是啊，杰希，你是没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那封信我一直随身带着呢……烧掉的那封其实是我写的，确实见不得人啊！

但是这种话堂堂蓝雨堡主人、荣耀大陆第一术士索克萨尔二世怎么说得出口呢？自己写了封肉麻得要死的、疑似情书的东西，然后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读一遍……

只有烧掉了吧……

那一天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刚刚相识那个时候。那时候王杰希天天骑着扫帚来找喻文州，劝说他参加选拔；现在呢，已经成了各自势力的领头人，两个人却还像年轻时一样，为了一封信争了好几个月……

## （二）那幅画的下落

刘小别被人敲晕之后的那两天里，真的是非常郁闷。他明白高英杰想救师父的心情——说起来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但是怎么样也不能里通外敌啊！

那天中午他又回到了王杰希原来的病房，一边揉着自己的脑袋一边回忆当时的状况——乔一帆那小子居然成了鬼剑士！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暗阵！居然拐着校长和校长爱徒就这样走了！

来来回回踱步了好几圈之后，刘小别发现窗台下面的地板上好像有一团被揉得皱巴巴的纸，于是捡了起来。

上面画着一个人，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戴着大礼帽，骑着飞天扫帚。

这不是校长吗……

噗！

刘小别觉得这个简笔画虽然有些太潦草，甚至有些歪歪斜斜，但是深得校长神韵，心里不禁乐了起来——肯定是乔一帆画的吧！刘小别知道高英杰向来是极其尊敬他师父的，想必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巧的是第二天，校长王杰希居然真的健健康康、完好无损地回来了。陪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高英杰——而乔一帆没有跟来。

刘小别见到两人平安无事，也是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兴高采烈地拿出那团纸，对王杰希说：“校长校长！我给您看个有意思的东西！”

### （三）炎之刃的去向

炎之刃那时到底去了哪里？

“叶修叶修叶修叶修！！！你快告诉我真相！！！不然你要和我单挑单挑单挑挑！！！”黄少天在叶修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转来转去，阻碍这老烟枪点上他今天第一根烟。

“你烦不烦，”叶修终于用手拼命挡住了蓝雨剑圣造成的空气振动，把烟给点上了，“等我抽完再跟你说。”

蓝雨堡大殿的战斗发生后的那一晚，叶修一行和王杰希师徒都借住了下来——反正城堡里不缺房嘛！有这么豪华的待遇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叶修现在连口起床烟都抽不安宁，心里确实有些后悔了。

这一支烟消耗得特别缓慢，叶修在那里吞云吐雾，玩起了吹出特定形状烟雾的高难度把戏，不亦乐乎。

一旁不想吸二手烟又不想被叶修逃走的黄少天在紧紧捂住口鼻的同时仍然“叽里咕噜”地不断说着什么，不过叶修是听不清了。

终于抽完了。叶修神闲气定地看见憋了很久气已经涨红了脸的剑圣，得意地讲了起来：“第一个取走炎之刃的人确实是被你抓住的莫凡没错——他用烟玉延长了黑炎龙头部冒烟的时间，趁这个机会把龙牙给拔了下来。然后，他把牙交给了躲在附近的我们兴欣的老板娘。最后，他只要把你吸引过去，任务就大功告成了！就这么简单！被骗了吧？！哈哈哈哈哈，你还不够成熟啊黄少天！多练几年再来跟哥抢吧！”

“什么什么什么？！让老板也出战？！下限何在？！”黄少天嘴上这么说，心里是不服不行啊——自己在算对方战力的时候哪里会把那根

本不是职业契约者的女老板给算进去？！一看到忍者莫凡，谁会想到东西却不在这臭名昭著的拾荒者身上？！

此时，就在蓝雨堡的另一间客房里，陈果望着她新买的衣服上烧焦的几个大洞，下定了决心，下次再也不帮叶修这个疯子了！

#### （四）昏迷的时候黄少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叶修无情地欺骗了，黄少天也没有继续在意下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计较也没有用。

他想问一下别的事情，比如老喻为什么会被困在那里，还有为什么自己对于战斗最后的情况有点儿记不清了。

“你真记不清了？”叶修也觉得奇怪，自己明明看见黄少天好像是舍命一击似的撞向了那对自己来说看不见的界限，而且还发着光——要是光剑的能量，也太大了点儿吧……

“我真不记得自己到底干了啥。大眼叫我去攻击裂缝我就照做了，后来感觉一阵昏天暗地……醒来的时候就听到你这个混蛋在说我坏话！对了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把我一个人丢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好意思？！”黄少天毫不客气地跟叶修说。

“不是你自己说要先躺一会儿嘛……”

“那是让大眼快点儿背老喻走别管我呀！你个没人性的居然也同情一下我这个伤员——说！你到底在我昏迷的时候对我做了什么？！”其实这个才是黄少天最关心的问题，那一口气是怎么“接上”的？

叶修愣了一下，然后似乎明白了什么。

“少天，严肃地跟你说个事。”

“滚！少叫得那么亲热！肉麻！”

“我是认真的。”

“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

“你可能也二次觉醒了。”

“哎？”

“和大眼一样。那个闪光说不定是你二次觉醒的能力。”

“有这么好的事？不暴走不昏迷不去异空间就可以二次觉醒？！”黄少天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太天才了，哈哈哈哈哈……

“不然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你可以打碎那个界限嘛……捡了大便宜了，剑圣阁下！要好好珍惜它。”叶修很深沉地拍了拍略有些激动的黄少天，语重心长地说道。

“谁捡便宜啊！那是我隐藏的实力好不好？！不过，不知道老喻的能力是什么呢……”黄少天想起还在昏迷中的喻文州，心里又是一番低落。

“谁知道呢，”叶修嘲讽道，“只求他别一天到晚召唤魔王就可以了。”

“等一下！”黄少天想起了什么！

“有话快说，你不就是嘴快吗？”

“我想起来了！你是散人对不对？那你连一次觉醒都没有，怎么二次觉醒？！”黄少天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学术问题。

叶修却是神秘一笑，说：“所以哥才要抓个魔王当枪使嘛！”

“靠！卑鄙啊！你这不完全是一步登天吗？！”

“而且哥不止要抓一个，呵呵。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哥要横扫联盟让你们都拜倒在哥的小红伞下！”

“自恋狂！”

“呵呵。”

“没下限！”

“呵呵。”

“没人性！”

“呵呵，不跟你扯了。哥抽棵烟去。”说罢，叶修迅速跑出了房间。

结果，到最后黄少天也不知道自己昏过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 《帕卡索斯之翼》

### (一) 新参者

那天夜里，宏图镇来了一位新的居民。

他背着沉重的包裹，步伐却仍旧沉稳，只是一时找不到方向了——这宏图镇的路算是好找，房子都是四四方方的，以中心教堂为辐射点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只要知道这是东南西北第几区几排几号就完全可以推算出目的地的方位。

把小镇规划得这么整齐，这都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圣堂牧师张新杰的功劳。起初的时候因为这新到任的牧师规矩颇多，居民们都有所怨言，但当他们体会到规整布局和规律作息的好处之后，便对他只剩下夸奖了。

但是初来乍到、天又黑又暗，这可倒苦了这新来的住民——不过十点一刻，但街上已经是杳无人烟，千家万户都门扉紧闭，灭灯熄火，进入了恬静的梦乡。这新来的连问路的机会都没有！他哪里知道其实只要数着房屋的门牌号码就一定能找到他正要去的霸图道馆？！

就这样在黑灯瞎火的路上转了好几圈，新来的居民决定放弃漫无目的寻找，转而朝那可以从远处就看到钟楼的教堂走去。可突然，这个时候有一双手从后面搭在他的肩膀上……

“流氓”这宏图镇的新人惊呼，从腰间抽出一把火枪来。

“别激动！张佳乐！是我啊，我是林敬言！”那“偷袭者”连忙举手投降，报上了姓名。

你确实是个“流氓”没错。张佳乐乐了，把上了膛的枪收了起来，说：“大晚上的不要从后面接近我，很危险的。”

“职业习惯嘛……对了，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谢谢，你能来带路就帮了我大忙了。”张佳乐可算是找到了组织，就高兴地跟着林敬言去了霸图道馆。



霸图道馆坐落在离那中心教堂不远处的林子边上。四周的围墙不高，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里面种的树木冒出绿色的枝桠，如果是训练时间的话，还可以从外面听见少年们“喝——”“呀——”的呐喊声。

契约者联盟的诸方势力中，霸图道馆势不可挡地被公认为是最有气魄的一支——主将拳法家韩文清以大漠孤烟之名，因其攻势迅猛、气势逼人、拳法强劲，被人们称作为荣耀大陆上的“拳皇”。

方圆数十里的孩子们都慕名前来报名，可是能选进新生训练营的却寥寥无几——成为契约者这种事情一来是天分，二来是毅力，有些孩子在选拔期间就对这高强度的训练以及严格的作息给吓退了。也就是这样，能留下来的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又肯吃苦耐劳的好苗子。

张佳乐他们要去的，则是经由神殿认可的荣耀契约者联盟成员才能进去的地方——那是霸图道馆的腹地，名为尚武馆的处所。所有隶属霸图道馆的职业契约者，起居、训练都会在那里。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晚上，摸了半天才找到路——所以才想到你是不是迷路了。”林敬言蹑手蹑脚地打开了霸图道馆的后门，又轻手轻脚地把它关了上去。

其实林敬言完全是做贼心虚——他给张佳乐写信的时候写的是“不要太晚到”，可是话没说清楚，这老流氓原来的意思是“不要在张新杰规定的睡觉时间之后到”。

收到张佳乐回信的时候林敬言就觉得事情不对，什么叫“既然你们很急的话我就马上过去吧！”，莫非是误会了……

结果张佳乐真的赶了一夜一日的路就在这个时候到了。真是弄巧成拙，林敬言只好想方设法来弥补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笔误产生的歧义。

“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么？”张佳乐觉得对方有点儿太小题大做了吧。

“嘘——”林敬言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了一下，“我是破了门禁出来的，这里的规矩是要早睡早起。好了，你暂时到我房间去凑合一晚吧。”

只能凑合了吧……

就这样，来到霸图的第一个晚上，张佳乐是在忐忑不安中过去的。他原本是百花庄园的契约者，上一年却主动弃名，告老还乡，本来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可是，他就这样来了，以新参者的身份，和林敬言一样被霸图道馆收入了麾下。

这退役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张佳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忽视自己那颗想要打败其他对手、争夺最高荣耀、成为联盟盟主的心，这才接受了霸图牧师张新杰的邀请，加入了这联盟的这支颇有称霸群雄希望的劲旅。

时隔一年的复出，张佳乐真是感慨万千，他望着清晨第一缕晨曦透过道馆薄薄的窗帘透了进来，落在了房间主人的脸上。

“老林，咱们都该服老了啊，但是却不能服输……”望着和他一样受到张新杰邀请而加入霸图的老将，张佳乐喃喃地说道，心里却又想起另外一位同一年参加联盟战争的战士——他的老搭档孙哲平。

不知道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呢……

恍恍惚惚，突然张佳乐被人从浅睡中叫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林敬言已经洗漱完毕，整装待发要去训练了。

“现在训练快开始了，我得去签到。”林敬言倒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作息，时间算得很准，他对正在整顿衣装的张佳乐说：“顺路带你去见张新杰吧，他会找人给你办好手续的。”

两人一起来到了霸图道馆的牧师专用会面室，一路上正巧路过训练生练习打拳的中庭——一种积极向上的阳光劲儿让这夏末的清晨显得格外有朝气，让他们这些老将都觉得时光回转了过来。

“好了，我就不奉陪了，你自己进去吧。”说完，林敬言就走了。

敲了敲会面室的门，里面很快就有人回答道：“请进。”

正如预料到的那样，霸图的牧师、同时也是训练部主事人的张新杰，此时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前——上面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文件，而他正在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其中的一些。

见到前辈进来了，张新杰微笑着放下了手中的文件，站起身邀请张佳乐坐在自己对面。

“欢迎加入霸图，现在我们是队友了。”温文尔雅的牧师走到一旁去，一边向张佳乐简洁明了地介绍了霸图道馆的情况、训练计划和新的一年联盟的对战事宜，一边严格地按照“一份茶叶，两趟水，三分钟”的规矩泡起茶来。

小心翼翼地接过茶杯，张佳乐被这扑鼻而来的茶香熏得心旷神怡，浓茶一口下去，便将昨夜的疲惫一扫而空了。他轻轻放下杯托和杯子，问：“请问承名仪式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呢？”

这是张佳乐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他答应加入霸图道馆的势力，就是因为霸图方面向他保证自己可以取回自己原先的契约名——百花缭乱。他上一年弃名退役之后，这契约名原本是留在了百花那边的，现在则是需要通过神殿祭司的手上转移过来。

“就快了。负责此事的祭司将于一刻钟之后到这里。”说这话的时候，张新杰没有看任何钟表——不如说这屋子里就没有具有类似功能的物体——因为张新杰本人就是一个天然的生物钟，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据说看一眼张新杰在做什么，就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负责监督契约者联盟事务的神殿祭司，想必也是了解张新杰这个特点的，不早不晚，就在一刻钟之后出现了——张佳乐看了一下自己的怀表，一分不差，一分不多。

“可以开始了。”主事祭司简单地说道。

承名仪式，本来是将一位契约者名簿上的原有之名，转移到另一名契约者的名簿上的——但这回巧的是，张佳乐就是百花缭乱原来的主人，只不过这名字曾经一度易主罢了。

一般契约者之间的契约名转移，可以通过口头承诺的方式实现——只要原拥有者主动放弃，并指名新的继承人，就可以顺利地转移过去。而因意外而突然失去主人的契约名，则是会被神殿收回。

但是对于集聚了强大力量的这种职业契约者之名，在不同势力间转移的时候，却是要通过祭司作为中间人来进行的——否则两方敌对势力在私下交易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神殿和契约者联盟的声誉和支持度都会受损。此事必须公平交易才行。

而所谓“名簿”，其实是人为规定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名簿”，这名簿的代表就是这个人类本身，但是一个名簿上却可以承载多个契约名，只不过需要使用哪一个是需要事先通过冗长的祷告来选择

的——一旦选择了正式的名字便不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更改，这也是契约的制约。

为了管理便利，神殿会签发给诸位契约者一个实体的名簿，以兹证明。当然这个名簿不论毁掉、遗失还是被夺走，都不会影响真正的“名簿”的效用，不过是需要麻烦一点找神殿重新补发罢了。

现在张佳乐将自己的名簿卷轴递了过去，神殿祭司便拿着它开始默默地进行祷告，不过一会儿，百花缭乱的名字又重新回到了它本来的地方。

“承名完毕，弹药专家百花缭乱之名已重归张佳乐先生所有。”祭司完成了这件重要任务，也终于舒了口气，他走之前衷心地祝福了这一名东山再起的老将：“祝君武运昌隆！”

“谢谢！”张佳乐向这位可能一辈子只会见一次的公务员感谢道。

现在只剩下他和张新杰两人了。

“也谢谢你，张牧师。今后我会成为霸图的强大助力的。”他伸出手去，和张新杰握了握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请你来的原因。”牧师握出去的手有力而有度，张佳乐觉得这手的主人一定也是非常可靠的。

先是感动了一阵，然后他问张新杰：“关于协助霸图夺回盟主席位的条件，不知道是否还像之前约定好的那样呢，牧师阁下？”

当初答应霸图道馆的邀请，这位积极复出的弹药专家也是提了一个不算过分的条件的。现在他仍旧需要向另一位当事人确认这件事。

张新杰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我向来遵守规矩，跟人约定好的事情是不会破坏的。不过，请前辈注意，这是我们两个人私下的协议，和霸图道馆以及任何其他组织都无关。”

“没有问题，直到让霸图站在荣耀大陆顶端之前，我不会再提这件事请了。”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互相望了一下。

就这样，张佳乐这位新参者，在霸图的生活也终于步上了正轨。

## (二) 污名

从加入霸图的那一天起，张佳乐就背负着“背叛者”的污名。

有些人因为这位曾经归隐的弹药专家复出之时没有回到百花而伤心欲绝，甚至为此聚众闹事——他们不但四处围堵百花庄园的经营者，还跑到霸图道馆去对张佳乐进行各种各样的骚扰，虽然都是些业余人士，可就是这些闲人一下子就把联盟搅得不得安宁。神殿祭司紧急处理了这些疯狂的原百花支持者，以儆效尤，可仍旧不能洗去张佳乐在某些人心中的“叛徒”形象。

没错，他是抛弃了为之效力了六年有余的百花和它的支持者，可是向往盟主之位这种事情，也只有职业契约者能有所共鸣；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百花庄园的坚定支持者来讲，这还不能成为背叛的理由……

人心真是一种难以预料的东西。创世神葛罗利亚在创造人类的时候，除了加入了神之秩序和灵之自我，还加入了魔之混乱这种引起非理智、情感、冲动等等的成分在里面。没有人可以谴责这些闹事者的激动之情，神殿祭司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这些联盟的监督者只是将行为过火的一些人抓起来处罚了一下，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干涉他们的内心。

他们还想再见繁花血景，他们仍旧怀念百花这一支势力巅峰时刻的双壁组合——初代百花缭乱，弹药专家张佳乐和他的搭档、初代落花狼藉，狂剑士孙哲平。他们怀念的是过去，却没有看到未来。

孙哲平因伤退役，已经让他们寄寓百花称霸联盟的希望破灭了一次；现在张佳乐就这样带着他的契约名走了，真真正正地拆散了这两个名号有朝一日能在继承者手中重现繁花血景的可能性，等于是给这些人的美好愿望永远关上了大门……

他们能不恨吗？但是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此时的霸图道馆可谓是戒备森严，以防不测。不过训练当然是照常要做的，牧师张新杰是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扰打乱霸图的节奏的，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秩序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就如同磐石不会转移一样。”后世的哲学家这样评论道。

宏图镇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依照着这位神之秩序的代言人划定的作息前进着。

渐渐适应了这里的氛围，所有事件的中心人物张佳乐先生此刻却也旁若无人地进行着紧张的训练——因为职业关系，他的训练场所被安排在了地下——那是用世界上最重、最结实的石料修葺过的巨大的封闭空间，现在专门给弹药专家等枪系职业准备的训练场。

弹药的火光、震动、乃至声音都几乎不会从这里传出来，可以让人安心地进行修行。

只见漆黑而空旷的地下空间内，练习弹的闪光忽明忽暗、此起彼伏，像黑夜中的礼炮一般轰鸣着。

但是，发出这火光的人却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一来是为了保护听力，枪系职业者大多是佩戴着隔音罩这样的头部装备的；二来，是他在想一些事情。

昏暗的环境中，他瞄准的靶子是特制的使魔驱动的飞盘。这种飞速旋转的小圆盘上附有混乱型低等魔物，可以在限定的环境中到处乱飞，直到被打爆为止——然后没有依凭的使魔就会自动跑回圆盘机里面，找一个新的物体来作为它们在物质界行动的媒介。蓝雨堡是生产这种有趣小道具的出口商。

张佳乐机械性地打着这些小东西——每个都在一阵爆炸中灰飞烟灭了，没有漏网之鱼。可是，这就是“完美”吗？显然不是的。弹药专家的这种无心之境，却让人觉得他有点儿心不在焉。

他正要打下今天最后一个可怜的小东西，却没想到它一把被人用手给稳稳地接住了——圆盘飞速旋转、反弹的过程中，速度和冲量都是惊人的，用肉身直接接触的结果不是脑震荡就是串肠破肚——可是它竟然简单地就这样被接住了。

“借一下场地。”来者正是霸图道馆的主将，有着“拳皇”之称的初代大漠孤烟，拳法家韩文清。原来他用压缩了之后的气包裹了整个左手，所以轻松地就把飞盘给接住了。

张佳乐取下耳罩，问：“怎么了？”

韩文清这才想起来对方是戴着连爆炸声都能隔离得一干二净的防护装置的，于是又说：“今天要给新人训练了，你就休息一下吧。”

黑暗中定睛一看，张佳乐发现拳法家身旁还跟着一位大概也是同职业的年轻小伙子，二话不说就把训练用武器都放下了，招呼道：“请便。不过飞盘没有了呢……”

“没关系，前辈，张牧师又让我自己准备了一些。”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韩文清对新人点点头，示意让他自己去练习吧。然后就站在那里观察新人了。

是说嘛，果然这地方还是有别的用途的。张佳乐本来第一次来地下室的时候，还感叹自己在百花庄园的时候，因为地处荒郊野外，就算半夜到山上放炸弹也不会有人投诉的，所以可真没有享受过这种封闭式训练室的待遇——当然，这也是由于霸图道馆所在的宏图镇人口太密集了才有的设施，某些方面还是比不上野地的，比如复杂的环境和开阔的视野。

以前他和韩文清在不同的势力，战场上相见的过不少次，可私底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他还以为韩文清会成天板着脸，特别凶的——有传言说连道馆的老板都会被她凶到——但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夸张。张佳乐觉得果然人不可貌相啊……

但是，仍然不想被这位主将盯着看——张佳乐觉得自己对这种让人压力倍增的凝视的承受能力，还是比不上跟韩文清杠了快十年的叶秋那家伙的。

叶秋整个就是没心没肺嘛！他有怕的东西吗？！张佳乐想起往事，想起让自己永远与盟主之位只有咫尺之遥的“罪魁祸首”，人称“斗神”的原嘉世元帅阁下，初代一叶之秋，故名叶秋，现在好像改名为叶修，摇身一变成了散人君莫笑又卷土重来的那个男人。这让他心中特别不畅快，但是又特别让人有斗志。

练了一整天，张佳乐也有点儿累。他一边擦汗一边站到了韩文清身边，也观察起了这个正准备开始训练的新人。

看了一会儿，这拳法家如何利用这里练习，张佳乐也明白了——原来他们是用接投飞盘方法来训练的。投出去之后，飞盘上的使魔利用这一初速度在反弹的时候不断加速、吸收能量、随机改变方向，然后训练者要赤手空拳地把它接住。如此往复，而且飞盘的数量会根据

训练要求不断增加，然后在训练的最后阶段这些飞盘都要一个一个用拳头去击碎的。

“你对这个新人怎么看？”沉默许久的韩文清突然问看得津津有味的张佳乐。

“这个嘛……”张佳乐没想到韩文清会突然问自己的意见，“非专业意见：功底很扎实，但是实战还是差了点。不过拳法我是真没资格评论了，你才是专家。”

“嗯，接下来会让他更有针对性地训练，然后增加实战机会的。”韩文清说道。

张佳乐听了心里一惊，忙问：“韩文清同志你要退役了？”这么重视这位新人，不是明摆着要他来接班的嘛？

韩文清摇了摇头，说：“我不会在那个人退出之前先放弃的。”

张佳乐当然知道“那个人”是哪个人——那个一脸欠揍的叶修还没有放弃，现在居然带着一草台班子积极争取联盟的争霸席位，真的是看不出他当初为什么要突然退役。这样想的，可不止张佳乐一个人。

他明白韩文清在等叶修回来，可是这联盟的门槛也不是随便拉几个人一起就能跨过的，甚至就连一些实力不俗的势力，也在为那座独木桥争了个头破血流——这其中就有叶修的前东家，嘉世王国的军队。

创造了辉煌霸业的嘉世，居然就在叶修退出后陨落了，因战绩不佳被严格的神殿方面逐出了今年盟主争霸的名单。而且，和叶修成了敌人。

那位“斗神”何尝不是和自己一样饱尝了世人的猜疑和愤怒呢？但是就算背负着无情无义和老东家作对的污名，他已然坚定地杀了过来——其间的过程，外人不清楚，但想必是相当曲折和困难的吧？

“不知道他现在战斗得怎么样了……”张佳乐也突然紧张起叶修的现况来。要是他回不来，败在嘉世的手下就糟了——今年的嘉世为了弥补上一年的惨败，请到了来自雷霆战舰的前舰长生灵灭，机械大师肖时钦——就算强如当年的“斗神”叶秋，这个对手真不是简单就能对付得了的。

如果韩文清等不到叶修回来就必须退役了怎么办？毕竟联盟中的这些势力都不是为了服务这些契约者的求胜亦或是其他什么心愿而支持



他们的，包括霸图道馆在内——推陈出新是这个联盟的必然，个人意志无法违抗。

所以退役之后他也自己组个队重头来过吗？到那个年龄，这似乎就是天方夜谭吧……

人类没有办法阻止时间流逝，生老病死。创世神赐予这万物之灵荣耀的力量，不是让这些生命做一些苟延残喘的挣扎的。

张佳乐呆呆地望着韩文清，然后听到主将说：“我相信他能回来。”

### （三）落日王朝

“待到嘉世与兴欣决战的时刻，不妨去观战吧。”听闻张佳乐对叶修近况的关心，张新杰笑了。

其实他知道整个霸图道馆最关心叶修死活的绝对是他们主将——可是这韩文清可从来不会说出来——他只会一如既往地加强自己的修行罢了。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张牧师又补充了一句。

那个时候的张佳乐，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深意。他单纯地以为，张新杰的意思只是“他和韩文清一样都看好叶修能赢”而已。

叶秋，不，叶修真能赢吗？张佳乐说不准。

自己没和走了“斗神”之后的嘉世军战斗过，那一年正好是自己离开战场的一年——听说，嘉世的战绩真是惨不忍睹：继承“一叶之秋”契约名的孙翔原是越云书院的优等生，但是来了嘉世之后即使官拜元帅，也没能让这个落日王朝重现生机，反而有几次严重的战略上的失误。而且据说嘉世内政混乱，没有人能像前元帅叶秋那样统领大局、说话算话，这一点就算是毫不知情的外人也能从他们频频的失败方式方面看出些端倪来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嘉世王国毕竟是瘦死的骆驼，而且为了复活大肆换血——连雷霆的舰长肖时钦都看好这被联盟逐出争霸名单的势力，竟然“屈尊”一年来到了契约者联盟入门战的战场上！如果对手不是叶修的话，对付其它名不见经传的小势力那可真是大材小用了。

张佳乐复出的第一年，大半就在有序的训练、忙碌的战斗，和联盟未来格局的猜想中度过了一——终于到了万众瞩目的入门战最后一次争夺的时刻！

正好那时宏图镇尚无战事，张牧师也非常爽快地兑现了让霸图道馆的成员们放假一天去观摩嘉世军与兴欣旅店战斗的诺言——其实不如说，就是他自己也忍不住想去看看，杀回来的“斗神”、战术大师、曾经一国的元帅，是如何带领一群新人打响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战斗的。

这场战斗，将在联盟委派的神殿祭司的监督下进行，战场选在了萧山之北、洨河港口的废墟上。

人人都知道，兴欣旅店原本就是嘉世王国首都萧山城中一个很普通的小店，不过是因为位于交通要厄的王都大道上而生意颇红火罢了——而这，也得是托了嘉世军昔日在联盟战争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之福：如果没有喜欢在旅店经营的餐厅内聚集论战的本省人和每年嘉世国主场时往来观战的热情外省人，这小小的旅店还能有这么好的生意吗？

但，也就是因为突然退役又改回原名的前元嘉世军帅叶秋，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旅店打起了零工，又碰到了几位风格迥异但又各有特长的契约者，才有了后面这一番萧山城外“窝里斗”的故事。

嘉世国国君和朝臣们此时个个都愁容满面——都说萧山人才辈出，可一山不容二虎，在自己扶持的契约者军队和首都的本土豪强之中，他们只能选择一个：那就是最终的胜者。但毕竟前者是他们多年来投资的结果，所以如果嘉世军输了的话，面子上和资本上都得损失得一塌糊涂。

不过，这是荣耀的契约者们才能参与的战事，他们这些世俗人士顶多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一下罢了，绝不能违抗神殿祭司的裁度。

神殿方面对此次的入门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派出了众多人马维护周边秩序，还特别允许了一些联盟内人士的观战请求。

观战的地点就在萧山之上，萧峰亭所在的半山腰处。此处视野开阔，洨河两岸一览无遗。

霸图道馆的人浩浩荡荡地赶到了之后，发现已经有督战祭司坐在亭子里了。

“韩主将！”其中一人向这边热情地打了招呼，韩文清听闻之后也迅速地抱拳回应了。

原来那是李艺博，曾经也是霸图道馆的契约者，但在联盟战争的第四年却弃名退出；后来，在大祭司冯宪君的邀请下转而为神殿效劳。李艺博虽没有入神职，但也为联盟的运作贡献了一分力量，无论哪里有战斗，人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这本是战友的两人，在默默地互相招呼完之后，就各自行事了。

李艺博虽然经常恃自己曾属于霸图道馆、是联盟中的老前辈而自居，但见了韩文清还是要收敛三分的——他一看主将大人过来了，心里还惊了一下，后来韩文清带着一帮人移去了不远处的烽火台处，他才松了口气。

跟韩文清站在一起确实让人压力倍增。李艺博暗暗觉得自己在过了把联盟盟主之瘾后就全身而退，但主将韩文清仍然一如既往地站在战场的前沿，这种事情让自己有那么一些愧疚难当啊……

再说今天战场上的主角之一，改了名的“斗神”叶秋，那也是让李艺博觉得对他感情相当复杂的——一来是霸图道馆曾和嘉世军激烈争斗了那么多年，本来没仇的也被激起了敌视的火花，李艺博当然对前嘉世之人有那么点成见；二来则是，叶秋也和他们的将主一样，在这个荣耀大陆的战场上激斗了快十年了，仍旧不肯放弃，李艺博觉得自己不仅技不如人，而且心气上也输了好几条街的，顿时对往昔的敌手生了不少敬意，但又不方便表示出来。

韩文清则是知道李艺博又要给站在一旁的神殿祭司解说战况，他不想也不适合参与此事。他此刻一心只想静静地看着这场战斗是如何进行的而已。

管你叫叶修还是叶秋，这场战斗你是要用实力说话的。韩文清交叉着双臂，站在高台的最前，遥望着洸河的波涛，却心如止水般平静。

第一次在这么好的位置观战，张佳乐倒是特别兴奋，四下张望着，等了半天也没见两方主力出场，却看见别的势力也有人来看这场世纪之战了。

张佳乐看到另一座山头上有一群人——那不是蓝雨堡的人吗？听说喻文州前段时间在率军屠龙的期间和微草的王杰希发生了一点事情，

那个时候兴欣旅店甚至义斩商会的人都搅合进去了。那位索克萨尔二世好像还受伤静养了一段时间，现在远看上去气色还不错的样子，正和他们的剑圣有说有笑呢。

而不一会儿，天上几条黑影划过——正想问微草的人在哪里呢，那群孩子就在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带领下出现了。王杰希今天的选位真是得天独厚，他们一行魔道学者载着其他人，要在空中进行观战了。

就这样，不一会儿，整个萧山上凡是能站人的位置都被挤满了，空中也是群鹰飞舞。各大势力都好像闲来无事似的涌过来，凑起了热闹。关系好的队伍可以站在一起，关系不好的都互相躲的远远的，有些私下有交情的人也趁这个机会互通有无吧……

就是这么一个落日王朝，就是这么一位曾今成就了王朝霸业、又要亲手将其摧毁的大神，惊动了整个联盟——荣耀大陆上现在是万人空巷，联盟成员可以近距离观战，其他人士也都凑到公共场合收集战报了。

“不得了啊，这场面不得了。”李艺博感叹道，然后他问身旁的潘林：“大祭司猊下怎么还没有到场？难道路上人太多？需要派人迎驾么？”

“猊下他……早就到了……但是现在又回去了。”潘林连忙小声凑到李艺博耳旁，“听说被叶秋大神气得心口痛，被人送回神殿静修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大神啊？！连神殿首席大祭司冯宪君都能气晕过去……李艺博默默地擦了一把汗，心想自己早早退役也是对的，不然最后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被这位腥风血雨的大神整到吐血身亡的。

突然间，场面更加混乱了起来，人群骚动着，噪声越来越大——只见两班人马从不同的方向行进了过来，面对面站在了由祭司们布下的战斗结界两旁——战斗只要在这结界的领域内进行，就不会被外部事物干扰，也不会因为出大招而误伤围观的人群，契约者们在里面可以完全地放手一搏。

东面站的是嘉世军，西面立的是兴欣的人马。

向西一望，张佳乐先是看到叶修穿着混搭的古怪装备，一脸欠揍地向四面八方挥手致意，好不令人生气；接着他看到了一位背着大剑的狂剑士，身形高大，在兴欣一行人里面格外的显眼。

“老孙！老孙怎跑到叶修那边去了？！”张佳乐的心口突然被什么东西闷住了，有点儿透不过气来——这就才是张新杰说的“惊喜”吗？！

侧过头，他却看到那位霸图的牧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小桌板和椅子，用他平时惯用的茶壶泡起了茶来。

“张牧师你这是……”张佳乐觉得他这不是来观战，是来野餐的吧？

张新杰啜了一口新鲜的茶水，微笑着解释道：“现在是下午茶时间。”

#### (四) 斗神的继承者

其实，张新杰雷打不动、无论何时何地，除非要在客场参加战斗，否则一定要在午后三时半的时候喝下午茶这件事，也只有新来的两位会大惊小怪了。其他霸图的契约者们基本上此刻一看张牧师开始喝茶，心里想的都是“开战的时间到了”，然后都朝烽火台台边上挤，争个好位置看戏。

这原本是给哨岗站位的石台堡垒，本来也没有多少落脚的地方来的，张佳乐看到只有韩文清前后半径一尺内没有人，便高兴地站了过去。

有些人对他投来了或惊异或同情的眼神，但是张佳乐只顾寻找孙哲平的身影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周遭的事情——包括林敬言请求加入张牧师的下午茶结果因为没有自带茶具而被拒绝的小插曲。

“韩文清在观看嘉世比赛的时候，千万不要靠近。”这是李艺博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写下的一句话。很显然张佳乐没有买过李前辈那本卖得还挺红火的《霸图四年回忆录》，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外来人霸图的这个人尽皆知的小秘密。

此时的韩文清一语不发，也好像没有注意到张佳乐的出现似的，神情凝重地望着那布下了结界的港口废墟。

战斗开始了。依照规则，双方的参战者会被按顺序传送到结界当中去，随机出现在一个地方——这个队内的次序是自定的，但是和对手的相对距离却没有规定要隔开，也曾经有发生过两人一传送进去就面对面然后单挑起来的小概率事件……

这种打时间差传入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战略来应对——一种是攻击型的“先发制人”，派遣强力的、善于单打独斗的队员先入杀敌；另一种则是防守型的“后发制人”，派遣中、远程的控场型队员先入，尽量在初期保存实力。而不论是哪一种，牧师或者守护天使，既不会是第一个入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总计六人的顺位中，如何安排治疗职业的入场，这又是一门学问了。

同时在这一年里，联盟决定增加战术变化的机会，新增了第七人的随机替补位置——场面上至多六人，第七人随时可以替换未出局队友，此时该队友将成为新的第七人；第七人也可以顶替已出局队友的空位，但是这时队伍里将不再有可以随时出入的第七人。

参战契约者是否出局则是由祭司派发的计数用小精灵的生命值决定的——参战双方每人都将会得到一个附身小精灵，小精灵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它有承受气量打击之后削减自己生命值从而保护被附身者的能力，同时也负责在自己生命值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将寄主传送出这个结界——这样，没有了小精灵的契约者就出局了。而第七人所站的场外传送结界，则是不允许治疗职业此时给小精灵加血的。

第一顺位的契约者已经传送完毕，废墟当中，嘉世这边的是前雷霆舰长肖时钦，契约名生灵灭，机械大师——一看就知道，嘉世准备采取后发制人的态势——可总让人觉得有什么很别扭。

如果是以前的话，面对一支非强攻型队伍，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一叶之秋的原主叶秋第一个上场了。

可是时来运转，现在明明强攻的可以是嘉世，肖时钦竟然安排了自己第一个上场，这却是有门道的——虽然让人觉得他的风格和嘉世军原来的豪迈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肖时钦在第一顺位，他可以有自信牵制除了叶修之外的任何一人，虽无法强杀，却至少可以把优势保持到第二位的孙翔上场；而趁首先登场之时，这位运筹帷幄的舰长还要对场地“布置”一番，给后面来的敌人留下各种陷阱。

而且他的估算没错，叶修没有第一个出场，兴欣第一顺位是一位年轻的猛将，唐柔。她的凶猛，让许多跟她在屠龙场上对决过的人都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明明看上去是一位颇有艺术气质的年轻女子，爆发起来却让所有的男人都要忌惮三分。

人们私底下说，继承“斗神”在战斗法师这一职业上真传的，不是承名一叶之秋的孙翔，而是这小法师寒烟柔——虽然与当年的叶秋风格迥异，可是内行人还是看得出来那位斗神是花了不少功夫提点这原本就颇有天分的好苗子的。当然，这话是不能被孙翔元帅听见的。

唯一当面指出孙翔这一痛处的，却正是此时正在一旁观战的韩文清，霸图道馆的主将。叶秋元帅解甲归田之后，在嘉世与霸图的某一次对战中，韩文清毫不客气地一对一把孙翔打出了局，最后还补了句：你还差得远。

韩文清当然不是一个把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的人，他批评孙翔的话完全是事实——只不过当事人孙大元帅绝对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的。

可是，韩文清也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一点情绪的人。当初第一个质疑叶秋退役原因的人也是他，他甚至有去找相熟这么多年的老对手面对面把问题讲清楚的冲动，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想起九年前第一次让叶秋摘下假面具的时候，稚气未脱的少年露出来的那种复杂的神情；以及五年前，叶秋败在自己手下之时，那个耐人寻味微笑……那家伙大概有很多难言之隐吧，自己去问了又有何用？于是作罢。

就这样结束太可惜了。韩文清是这样想的。叶秋还能打，也许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自己必须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位劲敌的回归……

如今，叶秋改名为叶修，也不戴他还是一叶之秋的时候的标志性面具了，光明正大地在人群中露着脸，欠揍的表情一览无遗——“斗神”的外表变了，可是韩文清看得清楚，他的内里仍旧是那个不惜一切也要站在契约者的战场上、迎接各种挑战带来的快乐的少年，一个永不言弃的契约者，一个追求最高荣耀的男人。

如此一来，他也就安心了。

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只要那个人心不死，他就可以永远战斗下去。

战斗才刚刚开始。

两人传入的地点都在港口的旧屋附近，可是因为地形关系，双方都无法立即发现对手。

肖时钦放了几个自走型机械眼，这些小眼睛看到的画面立即就在他其中一片护目镜的上轮流面显示了出来。

没有发现那红色的身影。肖时钦研究过唐柔的战法，觉得她不会是那种会故意躲藏的人，有的时候甚至连走位都不屑于去做。所以他估计唐柔离自己不是特别近了，便在巷子里一层一层地勘察着。

战斗法师寒烟柔确实离他不算太近，隔了几堵摇摇欲坠的破墙，所以视角有限的电子眼是暂时是发觉不了她的——不过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果不其然，就在小机械走到了某个转角处的时候，它马上就被一个普通攻击给戳了个眼瞎……

虽然没看到唐柔正脸，可肖时钦已经知道猎物在哪里了，正准备布置攻术的时候，忽然听得一声巨响——然后是巨大的斗气冲了过来！

唐柔冲上前就用豪龙军破冲毁了几堵矮墙，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想要把一直在战术走位的肖时钦给逼出来；可是肖时钦面对这种展开，完全是游刃有余，只是用了几个机械炸弹做了掩护，顿时就让唐柔找不到他的所在——他设下重重陷阱的藏身处。

虽然不明白唐柔怎么发现自己的位置的，肖时钦已经设下了完美的陷阱，那横冲直撞的猎物一定会自投罗网，所以不必太担心。

但是，他错了。

猎物确实自投罗网了——正如他依照对手性格推测的一样——可是这网却没把猎物给制服住：唐柔在踏入电磁线圈的一刹那间，就像巨大的野兽在被捕兽夹夹住时发出的最后挣扎一般，爆发了斗破山河——那斗气穿过了线圈的重重阻碍，直逼已经在墙边上的肖时钦。

他赶紧一个机械旋翼向旁边屋子内一闪，没有被斗气伤到，但是作为第二道陷阱的房子已经快垮了，可见唐柔的冲击力有多强！

这个斗神亲手培养的战斗法师不简单啊！肖时钦连汗都没机会抹，赶紧转移到了下一处，而这时，双方的第二顺位者也传入场了。

一叶之秋，孙翔！

君莫笑，叶修！



场上和场外的参展者是互相不能知道对方顺位情况的，除非在结界里碰到才能眼见为实；但场外的观众可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这是这场战斗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契约者呀！

一切的名字都纠缠到了一叶之秋这个契约名上，这个和叶秋一起被民间封神的契约名，这个被叶秋放弃了的契约名，这个有了新主的契约名，这个被继承了名号和力量却没有被继承灵魂的契约名……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斗神的继承者？

到底，人们还能不能看到当年一叶之秋的雄姿？

到底，叶秋能不能亲手葬送自己曾经创造的神话？

到底，一代王朝会不会就这样走向灭亡？

## （五）斗神的假面（上）

“快出来叶秋前辈！我孙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就在这里堂堂正正等你单挑！”孙翔一入场就被传送到了港口废墟的广场上，索性也就不走位了。他在广场边缘绕了一圈，发现叶修还没有过来，便大叫起来。

嘉世国的丞相陶轩差点儿没从座位上滑了下来，心想肖时钦安排的战术是让孙翔去牵制叶修，可没有让他在那里干等敌人找上门啊！叶秋什么人他们能不清楚？！不紧紧盯住能行吗？！

其实叶修就在附近的破仓库里，他从小通风口就能看见广场上的情况——孙翔把却邪往地上一插，站在那里就不动了。

细细观察着继承了一叶之秋名号的孙翔，叶修发现果然装备都被换得差不多了——就连战矛却邪，也在形状上有了一些突出的变化——这让他不敢怠慢。正是因为他太了解一叶之秋的契约名下那身装备的可怕，所以对于这些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叶修也得好好研究一番的。

这其中，变化最大的，也许是头盔了。

以前为了不让围观的人知道自己的样貌，叶修特意定制了一个几乎能将整个脸都遮住的面罩，作为头部装备——当然，它也不是纯粹的装饰品，而是有着能够加强法师精神集中力的作用的。

可现在的孙翔呢，却把那个部件去掉了，改用了一种护住两鬓和额头的设计，看上去不像法师倒像个武士。

切，嘉世这些不懂面具魅力的蠢货！叶修暗暗地唾弃了一下一叶之秋的这个新装，然后换了个地方继续蹲守——他在转移的时候还不忘去确认了唐柔和肖时钦的方向，但发现离这里还有很远，于是决定趁第三位还没有入场的时候刺探一下孙翔。

“太猥琐了！”没有茶喝的林敬言只好悻悻地吮着自己的便携水壶，一边觉得白水太没劲早知道带点儿酒来，一边感叹着这相比刚才那两位激烈的战斗场面显得额外平淡无奇的第二战场。

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叶修可不是怕孙翔，他这是战术——孙翔就属于那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类型，需要搓掉的是他那如朝阳般上升期的锐气。

这年轻人脾气多烈呀，就算是一把年纪能完胜过他的老将韩文清，靠的也绝不是硬碰硬，而是刚中带柔的拳法变化，以及多活了这么多年、跟一叶之秋的原主叶秋斗了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

韩文清和叶秋对决了多少次，他们两个自己也不清楚。联盟的正式战争中，也许还有祭司留下的典籍可以查询，但是私下里的次数可远远不止如此。又或许一个热心的霸图支持者或者嘉世支持者可以因为过于记仇而每每计算两人台上台下、联盟场合或私下场合对决了多少次、谁赢谁输，可是，这两个人早在联盟成立之前、早在契约者的力量刚刚开始被世人发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旷日持久的战斗了。

那个时候，叶修戴着一个面具，自称是“叶秋”，就已经扛着战矛在山野间魔物和怪兽的狩猎争夺中腥风血雨，来无影，去无踪，见好就收，手段高明。最后得了个“影法师”的名号。

没有人看过他的真面目，除了和他关系特别要好的苏氏兄妹还有他们寄居的桃源轩旅店的老板陶轩以外。

后来某一次巨怪的抢杀战结束之后，一个正四处闯荡、一旦找到高手就要跟他单挑、切磋技艺的小拳师出现在了这位影法师的面前。

“在下韩文清，请这位法师兄弟不吝赐教，与我一决胜负。”韩文清挡住了叶修的去路。

此时的叶修得手了一件挺稀罕的材料，正从一团乱麻的场面上撤退呢。好不容易一个冲刺撤进了树林里，沿着小道想去找另外两位同伴汇合，却被这拦路虎给挡了道。

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时候……

叶修差点儿不顾仁义道德冲上去给这名不速之客一个措手不及然后赶紧开溜，但是定睛一看，这小拳师居然一点儿破绽都没有，选位也非常妙，硬生生就把自己卡在了进退两难的地方——退，则会被追杀自己的人发现，从旁逃开则会因为密林的地形而导致法师的战矛无法顺畅的运作，逃跑速度也会差强人意，拳师不难赶上，而进呢，就只能跟这位挑战者硬碰硬了吧？这样的肉搏法师是会吃大亏的，还是不要勉强……

“你是来报仇的呢，还是那帮人的内应？反正材料你可别想拿！”叶修隔着一层面具说道，传出去的声音有点儿奇怪，这也是他故意的。

“在下是来找高人切磋武艺的，别无其他。”

好吧，看来自己是躲不过这一战了。叶修看到眼前的这位契约者，不依不饶地用眼睛瞪着自己，好像是想把面具看穿似的……叶修的心里突然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后悔答应了这个叫韩文清的家伙那突如其来的强硬挑战。

正巧，这个时候，他的伙伴们回来了。

“什么人？！”这两位枪系契约者同时举起了枪和炮，对准了叶修对面的韩文清，戒备起来。

“哎呀，你们来的可好，这个兽骨你们拿去，我跟这位兄台有点儿事情要办。”叶修把那战利品往他们手上一抛。

举枪的少年看了看那个陌生的拳师，拳师正抱拳致意表示自己的友好，然后他又看了看精神抖擞的伙伴，然后得出来什么结论似的放下了枪，说：“早点儿回来，不然我就把你的晚饭都吃掉了！”

“我想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一会儿见！”小法师笑得可爽朗。

少年拽着还有些疑心、不肯离去的少女走了，叶修这才转过身来，对韩文清说了句“抱歉，让你久等了”，然后让他跟着自己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心无旁骛地单挑。

叶修走在前，韩文清跟在后。两个人的距离永远是五步半，不论叶修如何改变速度，绕弯路，或者突然停顿，韩文清从没有落后或者向前逾越，显得态度特别真诚。

小法师走在前面也是想顺势测试一下这个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来单挑的——如果是他之前质问的那两种情况，应该不是偷袭自己一下，就是甩开自己去追拿着兽骨的两人了……

可是，这小拳师没有，他静静地跟着自己，一句话也不说。

总觉得这是个难缠的家伙呢，叶修心想，刚才那段山路，没两下子的契约者是绝对跟不上的——但是这个韩文清，居然就跟上了！

叶修突然对这场决斗有了点兴趣。

他偷偷在转弯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即将跟自己对决的这位少年——身形比自己高大些，但不是五大三粗的样子，却是在道服的遮掩下不显山不露水的类型，非常匀称；而他的肌肉格外结实，没有一丝赘肉；步法训练有素，可见功底之扎实；还有，还有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

嗯，应该是个不错的对手。

绕了好大一圈，小法师把小拳师带到了——一个林间空地，空地上的落叶稀疏，看上去像是经常有人来的样子。

“就这里吧，”叶修活动了一下筋骨，“咱们单挑用什么规矩？”

彼时，后日被联盟广泛采用的计数用小精灵还没有被魔法都市发明出来，契约者们的单挑或者群斗都是靠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决胜负的，形式多样，不过总归是要双方达成协议才算数的。

韩文清没有迟疑，看来是早就有想法了，他说：“一方倒地十秒为止。”

“好，就这么办吧！”叶修倒是爽快人，也没有计较这个规矩的利弊，就答应了。

两个人站在了这临时的决斗场的中央，面对面，眼对眼，气氛突然变得有些严肃了起来。

“开始吧！”

“收到！”

两个年轻人突然同时从平地上跳跃了起来！

叶修拿战矛去试探，用了一个小小的龙牙，可是不中。

韩文清跳跃的方向被叶修预测到了，原本该吃这一记的。但是他是拳法家呀！这个职业其实关键却不是常人想象中的单纯的拳头和身板要坚硬，而是在于柔韧性——所谓能屈能伸，进退自如，刚中带柔，化险为夷。

于是韩文清在半空中突然抱膝，作下蹲状，竟然就因为这个重心的转移而比叶修快了那么一点点落地，法师的战矛就从他头上不远处滑过了。

此时的叶修处于不利的姿势，他只瞧落地的韩文清就要利用反弹作用向自己挥拳，连忙是一个圆舞棍——不是要去抓住对方，而是利用这个大幅度的动作改变了原来的姿势，使得那如果击中可能会让人晕眩的拳头也是打偏了！

两个人都顺利地化解了各自的危机，互相之间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

好吧，这样下去算是完了。

叶修对这难得的高水平战斗开始感到兴奋了，但只要一想到如果双方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对决的话，很可能这一晚上就要在发空招当中过去了，心里又有些郁闷——这不是拼体能吗？！法师的体能能跟拳法家比吗？！再说自己也不是一个靠身体硬扛的人呀！

于是，他灵机一动……

## （六）斗神的假面（下）

灵机一动的叶修甩了个豪龙军破给韩文清——韩文清一见这法师出大招了，身手敏捷地就那么一闪，躲开了。

真是有惊无险，叶修出手的这个角度并不刁钻，甚至让韩文清觉得有失水准。

怎么了？

居然逃跑？！

拳法家这才发现，围住这林间空地的石堆被冲开了一个口子，自己倒是闪了一边，给对方让了条路——蒙面法师就从这个口子跑了出去。

“没人规定一定要在这里决胜负啦！”叶修边调整姿势迎战边笑道，此时的他已经离开了空地，四周都是些乱糟糟的树木枝桠。

韩文清锐利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那看上像是企图利用树木遮挡来拖延自己动作的法师，他毫不犹豫地就一路披荆斩棘杀了过去。

他就像林间的猛虎一般收放自如，原本似乎对自己不利的地形此刻都成了自己脚下的助力，他一边Z字形前进以躲开法师的中程拦截，一边蓄势待发，最后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一踏，朝着正收招的叶修猛地扑了过去……

“咚”地一声闷响，拳法家把战斗法师压倒在了地上。

只要钳住他十秒的话，自己就赢了，对于一个近身肉搏的职业做到这一点不是什么难事。韩文清觉得这个即将到来的胜利有点来得太轻易，让自己不敢相信——他能做的只是狠狠地继续把叶修压在下面。

但是……

战斗法师的战矛往地上一戳，夹在了山坡上的石缝里——没错，韩文清这才看清楚，林间空地竟然后面跟的是一个有些陡峭的山坡——然后身下的法师就利用这个杠杆的原理翘动了原本千钧压顶让自己几乎无力反抗的拳法家，利用坡度来了个逆转乾坤，把韩文清压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步险棋，只有这个十分了解地形的人才能做到的。

而且不止如此，叶修在先前的交手中，甚至是再之前的赶路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把对手的体能方面的实力给摸得差不多了。

按照这摸底之后的估计，叶修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真的在空地上堂堂正正白兵战的话，在第一千零三十七招的时候自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被对方完全压制——没错，只是因为体力而已。那个拳法家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强过自己，如果不稍稍投机取巧一下，自己的失败将成为定局。

只是体力的差异而已，实在是有点不爽——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契约者一定不止叶修一个，这也是后来联盟全力开发出了计数用小精灵的原因——消除个体差异，用等量的体能计算伤害，这样才能保证竞技是纯粹的技术和战术的较量。毕竟，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荣耀世界。

叶修平时看上去优哉游哉，一副超然世外的德行，其实心里也是渴求胜利的——尤其是面对这样强的对手，他战胜对方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

反正，这是战术，不违反规则嘛。面具下，男人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

战矛架在了猛虎的脖子上，但是那只猛兽并没有屈服，还在使劲挣扎——虽然因为要厄被锁住而显得有些狼狈，可是要论肉搏，法师要压住拳法家还是非常吃力的。

果不其然，身体相对单薄的叶修没能压住韩文清十秒，就又被掀翻在地——然后他则是故伎重演，又用战矛在地上一撑……

这下可好了，没完没了地，两人交换着位置，你上我下，就这样一直滚到了山谷里，直到被湍急的溪水冲散开来之前都一直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互不相让，谁都不肯先认输。

两只落汤鸡从水里爬出来，都觉得这场决斗没办法继续下去了，面面相觑着。

规则对韩文清有利，但是地形却对叶修有利。两个人只能算是扯平了。

“时辰不早了，你的那位小兄弟估计已经把晚饭吃掉了。不如下次再请赐教。”

“那就后会有期吧。”

两人都心怀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已经偏离原址十万八千里的战场。

带着一身擦伤并且浑身湿透的叶修回到桃源轩旅店，被伙计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的晚饭自然是早就没有了的，不过苏沐橙偷偷给他塞了个肉包，说是自己在减肥所以才没有吃——其实叶修心里清

楚，这小姑娘平时吃的比她哥哥还多，也不见长胖，根本不需要节食。

此时她的兄长苏沐秋却不在旅店，大概是到隔壁镇子去倒卖今天的战利品了——通常这些事情叶修都懒得出面而且也不太方便露脸的——苏沐秋这一去也许一晚上都回不来了。

这一夜，年轻的法师一直在回想着那场充满遗憾的决斗——如果换成那种策略呢？如果那个时候再补那一击呢？如果……

他想了很多很多对策，越想就觉得越可行，竟然兴奋得一宿没睡着。醒来的时候眼圈重重的，吓呆了店里的伙计们。

但是叶修自己却被另外一个不速之客给吓了一跳——本来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缓解一下昨日的疲乏，结果他从旅店二楼的走廊窗户向外一探，马上就把头缩了回来——我去！那个虎视眈眈地蹲守在旅店大门对面的不就是昨天那小子吗？！所谓“下次”第二天一大清早吗？！

“叶修哥哥，你不要再跟那个奇怪的人出去决斗了。”苏沐橙显然觉得对方这样死缠烂打非常无礼：“他怎么就不知道服输……”

“那个，”叶修略微有点儿尴尬，“其实我也没有赢，昨天咱俩是平手……”

“咦？看你回来的时候一脸高兴，还以为你赢了昵！”小姑娘觉得很惊奇，她一直以为她的两位哥哥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至少在她亲眼所见的情况下还没有输过——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跟叶修打成平手！

苏沐橙忍不住踮起脚尖朝窗外看了一下，她看见那个看上去有些凶神恶煞的男人居然过了大半天了还站在那里——此时已经是正午，烈日炙烤着地面，拳法家的额头上冒出大颗的汗珠，但是他仍旧面不改色地坚守着。

为什么对那个法师会如此执着呢？韩文清自己也说不清——并非仅仅是因为没有分出胜负，而是有点儿别的心情在里面。

前一天，他已经打听到枪系职业的兄妹俩住在桃源轩了，心想那战斗法师估计也是和他们在一起，就按捺不住想要一决胜负的心情跑了过来。



他当然不知道那个“叶秋”长什么样子，所以也没有擅闯旅店，就径自在外面等了起来。

结果叶修一整天都没法出门办事，直到傍晚苏沐秋从隔壁镇子回来。他穿着斗笠，背着个大袋子。那个袋子鼓鼓的，大概是昨天的兽骨换来的金子。

苏沐秋一边摘下斗笠和背囊一边问：“昨天那个拳师好像在门外等人？等你吗？你到底下了什么狠招让人记恨到这种地步？”

“就是就是，那个人已经等了一天了。”苏沐橙磕着瓜子，她前方桌上的瓜子壳已经堆成了小山。

听完两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事情经过，虽然素知叶修鬼点子多多，很多人败在他那神奇的战术之下最后都觉得莫名其妙，也有不少来找茬的，但苏沐秋愣是想不到原来还有如此执着的挑战者——关键是，他是实打实地和叶修战成了平手，绝非等闲之辈。

“阿修，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自己现在能赢他吗？”

“能赢，如果我刚才说的策略都成功的话……只不过，对方也是会成长的，如果成功率不高，招数又用尽或者被摸透，最后变成拼体力的话，我想我可能有一半的机会还是会输。”叶修在战术上很诚实的，绝对不会好面子而夸大自己的赢面。

“嗯……”

苏大哥思考了一下，严肃地说：“反正看来他毅力那么足，你不答应跟他打他是不会罢休的。咱们还有正经买卖要做，不然怎么凑钱去参加联盟的武斗大会？”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叶修点点头，现在他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要马上来一战也不是不行。

戴好了面具和装备，叶修就出门了。等了很久的拳法家一见那蒙面的战斗法师出来，就马上迎了上去……

这一战，韩文清输了。

第三天，他没有一大早就跑去桃源轩，倒是等着天快黑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叶修他们三个正好又做了一单生意，正兴高采烈地往回走。

叶修没有拒绝或者逃避，反正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就行了，他自己倒是挺乐意跟人切磋的。

第四天，第五天……

整整一个月，韩文清都坚持不懈地跑来挑战——即使到后来两人输赢基本上稳定在对半的时候也是一样。

“喂，太没意思了吧？你就这么喜欢我？换个人行不行？”那一天叶修一边走向那个被他们弄得千疮百孔的决斗场，一边调侃道。

“不，我觉得有意思。”韩文清这个人还是那么地不苟言笑，认准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

“不如这次我们赌点什么？”

“我对赌博没兴趣，请你正经一点。”老实说，自从决斗的次数多了起来，韩文清才知道原来这个家伙屁话不能更多，句句让人闹心抓肺地烦躁，觉得对方特别欠扁。

“哎，咱像是那么没品的人吗？不如就赌一个条件吧！输的人必须答应赢家的条件。我的就是让你答应我在联盟大会开始之前别来找我了，咱不如会场上见！你呢？”

“没想好……”

“算了，你不用想了，今晚就是我胜过你的最终决战。”

欠揍啊你，谁说我会输的？！韩文清心里骂着，攥紧了拳头。

叶修的挑衅果然起到了反效果，他倒是输了，不过也输得心服口服——今天的韩文清不知道吃了什么晚饭，感觉打起来特别不要命似的。

“行了，快从我身上下来，我躺了不止十秒了。重死了……”

“我赢了，所以明天还可以继续吧？”

“来来来，你来呀！谁怕你？！”叶修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我不会出尔反尔的。今天你赢了，该你向我提条件，说吧！”

韩文清真的没有想好要提什么条件，他一心只想着“如果赢了就可以继续这样的决斗了”。

“你把面具摘下来给我看。”

叶修一愣，然后笑得直不起腰：“韩文清你太纯情了！”

“不行吗？以后你想便装躲我我也能把你抓回来。”

“不，我是说，通常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让输的人‘以身相许’吗？”

“……你可以吗？”韩文清以为叶修又在开玩笑打呵呵，他知道这个人蒙脸肯定是有点什么原委的，只不过自己就是忍不住好奇了一下。反正，他想不出叶修可以怎么个“以身相许”法……

“可以呀，”叶修熟练地摘下了面罩，“我可以陪你决斗一辈子。”

摘下面具的少年微笑着，在微弱的月光下看得到他那清秀的、被汗水浸湿的脸庞，还有那双清澈得只容得下荣耀的眸子——韩文清觉得自己能够认识这样的对手真是太好了！

## （七）月影吞日（上）

嘉世输了，输给了昔日的主帅。

兴欣赢了，不过几乎就是险胜——叶修的计数小精灵只剩下了一点生命，几乎再来一击就能让他退场——可是嘉世军的人已经一个不剩了，兴欣场上除了叶修，还有一个也残血到差不多的牧师安文逸。

肖时钦愣在那里，没有办法说话。从这个既定的结局上来看，他几乎是“浪费”了一年的光阴在入门战上面，却没能把昔日的王朝带回联盟——因为对手是“斗神”吗？

孙翔也是懵的，口中念念有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无视了怒气冲冲的丞相陶轩，一个人走了。个人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团队的合作却差强人意——他即使做出了“龙回头”，却还是输在了配合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兴欣赢了，自己被一直视为必须要跨过的那道坎——一叶之秋的原主叶修——拦在了联盟门外。

苏沐橙作为自由替补，直到最后才有机会入场——她豪迈地干掉了暂时服务于兴欣的狂战士孙哲平——然后就被昔日的最佳搭档叶修亲自打出界外。她一直微笑着，微笑着，战斗结束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跑去了兴欣的后勤部。

场外的观战者都被嘉世的败局和苏沐橙的倒戈震惊得无话可说——他们当初都觉得叶修当初退役，还有改名，一定是有什么蹊跷来的；现在看到苏沐橙对嘉世的毫无留恋，这一层猜疑就进一步加重了。

张佳乐的心情也是大起大落：看到孙哲平的小精灵被苏沐橙炮轰到失去最后一点生命值的时候他心里还骂道“苏沐橙你怎么这么狠”——结果最后老孙没有白白牺牲，兴欣赢了，而且苏沐橙居然抱着兴欣的陈老板哭了起来，他也就原谅了刚才枪炮师沐雨橙风的“心狠手辣”。

嘉世，绝对有问题。张佳乐试图用目光询问最最了解叶修的韩文清，结果发现对方一言不发，身前的墙沿已经被捏碎了……

下次观战，不可以站在主将旁边了，会有生命危险。这位新参与者终于悟到了这一结论，静悄悄地从观战的石台上离开了。他要趁这个机会去找孙哲平好好谈一谈。

又可以站在联盟的战场上了，老孙，你高兴吗？但是你的手伤怎么办？负荷得了激烈的战况吗？

张佳乐心中积攒的问题一堆又一堆，但是当他见到那个憨厚地笑着接受联盟祭司祝福的狂剑士，他一句话都没有问出来。

“老孙……”

“佳乐！你怎么来了？！”孙哲平一下子从石凳上站起来，激动地抓住了友人的肩膀。

孙哲平的手掌宽大而有力。张佳乐突然就回想起以前在百花的时候，他总是半开玩笑地摸自己的头，再加上身高的差别，总觉得是在欺负自己。

可是，那只温暖而厚重的大手却在那次不幸的事件中受了重伤——而张佳乐再也不能靠着那宽阔后背、与自己的搭档并肩作战了。

张佳乐揉了揉鼻子，笑着说：“看你表现不错，特地来夸你的。”

“别闹。”

“……是，我想你了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孙哲平摸了摸张佳乐的头发，把那整理了一清早的发型摸得凌乱。

孙哲平觉得有点儿意料之外，因为张佳乐好像一点儿反抗都没有——换做是以前，张佳乐一定会一拳轻打在自己肚子上把自己推开吧？那时候他们总是为了点小事拌嘴、扭打，第二天起来就把前一天的事情又忘得一干二净——果然是过了那个争强好胜的年纪了么？

他呆呆地望着张佳乐把自己的手从头上挪开，然后紧紧地握住了。

“你的伤……没事吧？”张佳乐有些犹豫要不要问这个问题，毕竟他明白戳别人痛处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又不能不去关心它——那是因为自己而背负的伤痕呀！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其实孙哲平自己是不介意别人问这个的，可是唯独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最佳搭档因为这种事情而过于自责。所以看到张佳乐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孙哲平自己也不禁责怪起自己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没事，短时间的战斗没有问题。”

他报以张佳乐最诚实的微笑，那微笑正如往昔一般憨厚得让张佳乐忍不住也对着他笑起来。

“你会留在兴欣吗？”

“不会了。我想我在别的地方会更更有用处——再说，他们有了苏沐橙，也不需要我继续帮忙了。”

“苏沐橙吗……”张佳乐回想起刚才那枪炮师用疯狂的炮火吞噬掉孙哲平的那场景，背脊一凉，突然觉得这个曾经跟还叫“叶秋”的叶修搭档了很久、总是被人忽视的女人，绝对不是常人口中的“花瓶角色”那么简单……

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向这场入门赛的最终胜利者们望去，发现刚才还在欢天喜地的一群人此刻都骤然变得有些沉默——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了他们刚刚谈到的倒戈的枪炮师身上——苏沐橙的手在发抖，脸色也不太对劲。

“怎么了？没事吧？”孙哲平突然觉得是不是刚才自己疯狂卖血的时候把人家给打伤了——可是明明她跑过来后勤部的时候一点儿事都没有啊！

“呀，”苏沐橙淡定地回答道，“不好意思让你费心了，我真的没有受伤，也没有不舒服。只是……”

“小安，快来看一下沐沐有没有内伤……”陈果早就在叫安文逸了，后者因为刚才和叶修一起留在了场上所以没能及时被传送回来，现在正和队长一起往这边跑。

赶来的两人听见陈老板喊得很急，都加速冲了过来。叶修跑得尤其快，而安文逸因为还穿着治疗系的装备所以顿时被甩开了。

“发生什么了？”才跟陶轩打过照面的叶修现在有些不高兴，听闻苏沐橙好像不对劲的时候这一层不快更加强烈了，但是表情依旧在瞬间恢复了镇定。他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陈果觉得即使叶修不再戴着斗神的假面，他也一样是一个谜一般强大的男人，始终让人摸不透、猜不着。

苏沐橙有些吃力地举起自己的武器——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苏沐橙不是要攻击叶修，而是要让他看她的银武，手炮“吞日”。

在场的人士这才看清楚，其实并非苏沐橙在发抖，而是武器本身在发出强烈的抖动——就好像是有了生命似的，那颤抖的武器发出了令人觉得有些恐惧的哀嚎声……

不会是幻听吧？！张佳乐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可是还是听得很清楚，声音就好像是从脑子里传来的一样清晰。他望了望孙哲平，这狂剑士也点点头表示自己也听到了。

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魏琛抬手轻按在了吞日上面，突然脸色大变，对叶修说：“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那个咒文已经被破坏了。”

叶修也是一脸可怕的严肃：“既然身为术士的老前辈都这样说了，那就没错了。”他又望了望自己的最佳搭档，说：“你暂时把它收好，封印起来，以防万一。”

“嗯。”苏沐橙很快就开始采取了应对。

这三人好像都心知肚明似的，可是旁边的一群人大多都只是傻愣在那里，被他们搞得一惊一乍的——这个时候，张佳乐突然感觉到孙哲平那一直被自己握着的右手抽动了一下。

“老孙？”

“没事。”

“可你看上去怪怪的。”

“只是很久没有剧烈运动所以抽筋了……真的。”

张佳乐超级担心对方是旧伤复发——要是再度恶化的话，自己就没有办法给他找治疗的方法了！弹药专家在心里祈祷者，只要孙哲平一切安好就可以了。

“那边那个头发乱七八糟的张佳乐！”叶修突然朝着他喊：“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要亲热到一边去！”

“谁、谁亲热了……”张佳乐怒了，恨不得现在就把叶修给狂炸一顿。他放开孙哲平，疯狂地捋顺了自己的头发，愤愤不平地拖着老搭档离开了。

苏沐橙放好了武器，回来的时候发现叶修已经不在后勤部，于是她问魏琛：“他人呢？”

魏琛此刻正叼着烟，好像有些焦急地踱来踱去，他回答道：“去找施咒者去了。”

“现在找还有用吗？”苏沐橙有些不解。

“唉，都怪我没用，最后施法的是那小子——咒文的使用者在魔咒被破除的时候是有伴随的风险的，魔咒越强，风险越大。所以那小子恐怕有危险了，我让叶修去看看。”说着，他一边把纸卷烟给捏碎了，掌心烫得升起了烟。

魏琛的预感并没有错，就在苏沐橙感觉到吞日的强烈回声的时候，观战的山头上有一个男人倒下了。

喻文州捂着胸口，突然间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就在蓝雨堡前来观战的一行人当中倒了下去——虽然徐景熙反应很快地冲上去要给他检查，但是却被拒绝了。

剑圣半扶着术士索克萨尔二世，问：“老喻！莫非是上次救王大眼时候弄的伤口……”

“不……不是的……少天……叫叶修来……”喻文州好像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似的虚弱地说，“告诉他……格莱普尼尔……已经……”

## (八) 月影吞日 (下)

“老喻！！！”远远地，叶修就听见黄少天在喊他们蓝雨堡领主了。

索克萨尔一世的预言应验了么？叶修挤开围成了一圈的小牧师，来到了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的身旁。

他看见徐景熙一边抹着汗一边跟蓝雨的剑圣说：“……虽然原因不明，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喻文州，看来你命还挺硬的嘛！叶修心想，魏琛跟自己说当初他预计这个术式的反噬率高达九成，而且有一半的机会让施咒者丧命——不知道是不是前不久喻文州在开启混沌之海的时候同时二次觉醒的影响，这一道鬼门关终究没有劫下这位荣耀大陆上最强的术士，真是万幸！

黄少天看到叶修出现了，一把揪住了这个还穿着入门战时候的奇装异服的散人，有些激动的说：“叶修你个混账！你又把老喻怎么了？！他跟你有仇么？一个月之内居然原因不明地倒了两回！两回都跟你有关系！说什么‘格莱普尼尔’……这又是谁？！”

但是叶修没有像通常那样优哉游哉地说“没事！什么问题哥帮你解决！”，也没有跟黄少天抬杠，他拍了拍黄少天的肩膀，神情有些凝重地说：“既然已经没有性命之虞，先让小徐把他送回去吧……格莱普尼尔的事情，我跟你在去神殿的路上说。”

“真的没问题？”以黄少天跟叶修的交情和对这个人的了解，他当然相信叶修的判断力，而且也相信对方不会骗自己——可是他又不是荣耀的创世神，不是万事都能如料的，万一……

“不信你问你魏老爹去。”

兴欣的人马已经在打道回府的路上了。吞日被苏沐橙拆开来，放在了专用的箱子里，她就坐在了箱子上面。

“格莱普尼尔，那是什么？”陈果问正坐在马车车厢外面、开始点第二根烟的魏琛。

隔着车厢的门板，魏琛吐了口烟，说：“那是一个妖精的名字，那个封印术式就是以它来命名的。”

“可是沐沐的吞日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



“不，格莱普尼尔封印的不是吞日——是它的父亲。”苏沐橙用手划过箱子的边缘，好像仍旧听得到那个声音一样，微微皱起了眉头。

“它的制造者？还是设计者？”

“都不是。果果，你有没有想过一件武器会有自己的意志？比如说猎杀的魔物留下的材料，里面还残留着它们的灵魂？”

“这……”陈果在认识叶修之前几乎对契约者的世界一知半解，和很多人一样追赶潮流地去签了约，拿了名簿，参加各种武斗大会——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理解这份天赐的能力是如何运作的。

苏沐橙继续解释道：“吞日的主要材料，是一头名为‘斯库尔’的魔狼——它的头骨组成了炮口，让这件银武得到了巨大的威利。而斯库尔的父親，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魔狼芬里尔。”

“蓝雨的……”就算再怎么不懂那些深奥的契约之力的研究，嗜血魔狼的名号陈果还是听过的。

那是一头十分凶残的魔物。

大约是五六年前吧，原本只是栖息在蓝雨堡附属的山谷里的魔狼突然离开了它的领地，四处游荡，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这头魔狼，名叫“芬里尔”。芬里尔是它的名字也是本质——世间的万物都有它们本来的名字——名字代表了力量。教科书上这么写的。

魏琛咳了两下，继续说道：“我在迷雾丛林里发现了这个小东西，它那个时候——大约是十年前吧——还是头狼崽，跟条狗似的。可是它自己用魔族的语言说话了，说了它的名字。然后那一天，索克萨尔一世，也就是本人，作了一个预知梦——说起来挺吓人的——这个不详的东西会和它的兄弟姐妹还有儿女一起吞噬日月，毁坏整个世界。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最高祭司——然后神殿祭司便密令我少数几个知情的人处理它们，这个传说你总是知道的吧？”

陈果听说的版本没有魏琛说得那么恐怖，估计是神殿淡化过的版本吧？她知道的是，神殿为了维护荣耀大陆的安全，让魔狼芬里尔被索克萨尔一世锁在了迷雾丛林的结界里，它的弟弟耶梦加德被气功师气冲云水吴雪峰举起投进了环绕荣耀大陆的无尽之海，而最小的妹妹赫尔则是被驱魔师扫地焚香郭明宇封印在了通往异界的虚空深渊……但是她并不知道魔狼有什么儿女，也一点儿都没有听说那个它们会毁坏世界的预言。

“后来呢？它是怎么逃出去的？”

“这个嘛……”老术士有些不情愿讲自己这段不太风光的历史，可是既然都开口说了，还是要说得明白一点，免得日后陈老板怪罪自己——如果这个世界还能存在的话。

魏琛接着说：“后来有个怪小子——对，就是现在的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没事一个人在迷雾丛林里修炼法术，结果不小心破了我设下的结界。我承认他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点儿天分啦……结果魔狼追着他一起掉进了山谷。唉，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一个人跑路了的，还重创了已经长得有些巨大的芬里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好机会，蓝雨军完全可以集合起来一起可以杀掉它，可是最后这个机会也被它给逃掉了。芬里尔那个时候就和其它的魔物生下了两只小崽子，用我们的话叫‘吞日’和‘吞月’，用它们的话叫‘斯库尔’和‘哈提’。后来我找叶修帮忙，废了好大力气把芬里尔重新圈起来——事实证明光是这样就耗费了好大力气了，要杀掉它确实非常困难，要伴随巨大的牺牲。我重新布下了更强的结界，从那以后，这魔狼看上去似乎已经被完全控制了。只是……”

“这跟你弃名有什么关系吗？”陈果冷不丁问了这么一句。

“咳咳。”魏琛呛到了自己，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说：“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呀！陈老板，是的，老夫确实因为和那个浑小子决斗输了，一气之下就走了。但是老夫这些年在山野里却也没闲着——老夫一直在寻找能够彻底解决魔狼芬里尔这个心头之患的方法。”

“结果找到了？”

“至少是找到永远禁锢它的方法了。我历经千难万险，跟着一帮弟兄好不容易找到了传说中的妖精。矮人妖精，格莱普尼尔。它告诉了人类一种妖精的魔法咒文，用来制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物体。但是光有咒文是没有用的，要找到材料并且是正确的材料才行……但是经过无数繁琐的试验之后，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平凡的、珍奇的材料都试过了，却都不能和咒文契合——不过，老夫在实验的时候顺便培养了新的契约名、也得到了自制银武的经验。”

“不过还是没有找到材料……我猜是喻文州找到的！”

“喂喂……好吧，你又猜对了。又是那个喻文州！荣耀之神在上，我就是觉得他生下来就是来克老夫的……唉，总之那家伙凑齐了材料，我把咒文告诉了他，最后施法封印芬里尔的人也是他。”

陈果默默地觉得，不论世人怎么谣传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是个逼走前辈、诡计多端又阴险的人物，从魏琛的讲述还有叶修平时的描述来看，其实那是位责任心很重的好领主嘛——也许他是觉得自己应该为自己的不小心做点什么吧……

“可是取得吞日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陈老板的心里还有疑问。

“那个吗……那个是嘉世的人单独干的，你问小苏和叶修呗！”看来魏琛对这一部分还是知道得不清楚的。

吞日是怎么被猎杀的呢？叶修现在正顶着黄少天连珠似的一串串不停歇的疑问，把那次事件的来龙去脉缕了一遍。

“……总之，为了给还是新人的苏沐橙打造银武，嘉世的人到处在找材料。前面的事情已经讲清楚了，那个时候魔狼芬里尔是被老魏重新圈回了迷雾丛林的。正好，线人在山外面发现了它留下的那两只小子，我就想起了老魏偷偷跟我讲的那个预知梦——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噗——这种话别自己说出来呀！”刚才听叶修讲了一堆魏琛是如何煞费苦心瞒着所有人研究咒文的，黄少天还沉浸在怀念魏琛把自己从野地里带回蓝雨堡的日子呢，突然间就被这个“自恋狂”给笑醒了。

“真的很妙，你听着啊——既然那个预言里面说的是魔狼和它的子女一起毁灭了世界，我是不是只要干掉了它们就能改变这个未来？”

“可是怎么不直接干掉魔狼呢？或者它的弟弟或者妹妹？”

“做不到啊！它还小的时候的联盟还稀稀拉拉的，没人管这事；等祭司们想管的时候，好家伙，已经长那么大个了！耶梦加德被老吴一口气丢进了海里不能出来，赫尔被封印的地方我们也触不到——某个欠钱不还的家伙那时候跑路了——所以只能找小狼崽下手了。”

要是换做普通的动物，黄少天绝对会说“叶修你怎么这么没爱心”——可这是魔狼之子啊！是将会毁灭世界的魔物，也是间接还得老喻遭了那么多罪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同情。

“正好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凑武器的材料嘛！通常手炮这种东西就是需要兽首的，本来是以龙头做的炮威力最强劲，后勤部的人还商量着如何去抢一只小龙回来呢。我就趁机提议，不如换成小魔狼好了。这么一算计，龙头炮威力强劲，但是也许不太适合苏沐橙的风格，魔属性的狼头或许能有其它属性的加成——这么一分析，大家都同意了。然后就是围猎了，过程什么的居然并没有一波三折，就一次成功了——不用说，都是我作战指挥有方……”

“去去去！”

“反正搞定了两只小狼，嘉世上下一片欢天喜地，大狼崽斯库尔的头骨正好可以做手炮，这银武的名字也就定下来是‘吞日’了；小狼崽的头骨太小不合适，只能做枪，就卖给雷霆舰队的人了，赚了不少钱呢。”

“接着呢？老喻是怎么用那个格什么的把魔狼给套住的呢？”黄少天特别想知道，当年喻文州没叫上自己参加的那场秘密的围猎，到底是个什么过程。

本来以为叶修又要先把自己夸一遍的，黄少天连吐槽的话都准备好了，结果却见叶修带着不符他风格的伤感的语气说：“那个时候，有一位战士牺牲了自己的手臂，才使得计划得以成功。”

黄少天知道叶修说的是谁，那位战士永远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搭档的炮火掩护下，重现繁花血景了……

## （九）血染的荒原

孙哲平的手轻微地抽动了一下，他感觉到自己那早已愈合的伤口好像还在那里一样——他时常在梦中看见手臂仍然在流血，骨肉从手腕到手肘好像又被利齿撕裂开来……

而这一次，他却是醒着的。吞日的哀嚎让他的神经紧绷起来，旧日的创伤好像重新浮上了身体和心灵的表面。但是他强忍着，在张佳乐面前搪塞过去——唯有这位老搭档，孙哲平是不想让他在这问鼎联盟的路上有任何内心的纠葛的。

张佳乐，你要连我的份一起赢下去啊！

狂剑士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那是五年前的某一日，荣耀神殿向百花庄园的契约者发布了一则征兵启事：征求能帮助联盟围猎魔狼芬里尔的勇士，为民除害。而孙哲平，就是那个应征者。

原本张佳乐也强烈要求要两个人一起去的——作为搭档怎么可以让对方一个人去冲锋陷阵——然而孙哲平却拒绝了他：“联盟要求每个有盟主席位竞争权的势力出一人协力，也就是说我们百花没有必要把两个主力都送上前线，毕竟这次要对付的魔物格外凶险。虽然我们这些得到神赐的力量的契约者有义务保护没有能力的一般人，但是也有义务要让自己的队伍取得盟主的位置。所以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话这么说是没错，”张佳乐有些感觉自己被小瞧了，正闷闷不乐地玩着头发，“可是那为什么不是我去呢？我哪里比不过你……再说你说得怎么好像去了就回不来的样子……”

“哈哈，别担心，我们人多着呢——听说嘉世连叶秋都派出来了，大家也都觉得挺公平的。不让你去也是因为，除了我，谁能在你的弹药火光中继续打怪？你去了不是帮倒忙么？！”孙哲平笑着拍了拍张佳乐的脑袋，弄得搭档一阵懵。

“算了，就依你的意思吧！我才不稀罕给叶秋打掩护呢！哼！”张佳乐嘟囔着就走了。

如果那一天，张佳乐知道这场战斗的结局，他会毫不犹豫地跟去吧？也许有了他的掩护，孙哲平也不需要白白挨那一口，在魔狼扑上来之前就能全身而退……

但是，这些都只是“也许”。那次的作战，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斗神”一叶之秋的叶秋也没有想到，他和其他所有的战术大师们一起失算了。

本来的计划里，由微草学院的骑士独活——邓复升作为诱敌深入的主力，其他中远程输出的职业会在此时作为辅助不断消耗魔狼芬里尔的体力、给它增加负面状态；接着，在事先挖好的陷阱坑内，由鬼剑士逢山鬼泣李轩用鬼阵连环困住那魔物；再由继承了最强驱魔师之名扫地焚香的皇风教会代理教皇田森，用驱魔符咒进一步束缚住魔狼的能力；同时其他近攻职业会在这时想办法尽量固定住魔狼的身体，让最终施法的术士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趁此机会将格莱普尼尔的锁链束缚住它。

负责指挥此次作战的人是嘉世的王牌，战斗法师一叶之秋叶秋，在外人看来就是个喜欢蒙着面、从来不参加联盟的聚会的强大的怪人。孙哲平他们这些和叶秋亲身战斗过的联盟内契约者，则是偶尔会在嘉世的休息区看见不戴面罩的叶秋——其实长得挺端正的，蒙面的事情恐怕是怕被仇家认出来？大家如是在私底下猜测着。

孙哲平并不讨厌这位强大的敌人，至少表面上的敌意不会像百花的另一位契约名为百花缭乱的弹药专家张佳乐那么明显。他当然和许多人一样羡慕嫉妒这位持有“斗神”之名、三次率领嘉世军夺得盟主之席的传奇人物，不过孙哲平并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把“打倒叶秋”看成是最终目的——他的目标只是盟主之席而已，他的愿望只是和搭档一起为百花庄园的繁荣锦上添花而已——胜利就是一切，和敌人是谁没有关系。

在孙哲平看来，叶秋的功绩绝对不是依靠运气而来。他在这场全联盟精英的协同作战中便有了深切的体会——他从陷阱处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叶秋一边和楚云秀还有肖时钦一起，跟在芬里尔周围引导其方向，但是魔狼始终紧盯着的还是邓复升——这位骑士正艰难地用仇恨技能和轮番的输出，扛着巨大的压力往孙哲平他们这边跑来。

叶秋示意肖时钦打出了红色的信号弹——猎物上钩了！埋伏单位于是各就各位，蹲守在那个联盟的祭司们挖了三天三夜的大坑——就好像有火流星袭击过这个荒原一样。

孙哲平走到了自己预先被安排好的位置——大坑的浅部入口处——等魔狼一被坑中的鬼阵和符咒封印住，孙哲平就要负责关门打“狗”了。

韩文清、林敬言、赵杨等人则是等距地站在坑底的边缘，田森和李轩站在圆坑的中心，喻文州则是一个人藏了起来，为最后的施法做准备——那六样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材料，他不知如何就从精灵和魔物们那里拿到了。

“快扛不住了！”邓复升一边退一边叫道，被打得好像是落荒而逃似的，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故意往坑里退——一入坑口，他就一个侧滚翻，连着盾牌一起闪到了一边。

接着后面一片炸药爆炸的声音，那是肖时钦投下的机械炸弹。魔狼便朝着没有爆炸的方向移动了一下——这下子，半个身体就进坑了！叶秋使出了战斗法师冲击力极强的一招豪龙军破，瞬间就把那摇摇欲坠的魔狼吹到了坑底……

成了！孙哲平跳了出来，抽出巨剑摆好架势，用高大的身躯挡住了那个陷阱的唯一出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哪怕是魔狼也休想从这里出去一根毫毛！

瞬间数个鬼阵落在了魔狼身上，李轩自己也开了剑法，先给了魔狼一个措手不及——那个暗阵让这头在黑夜里也如白天一般行动的魔物顿时失去了视力，只能胡乱挥着爪子乱扑。田森“嗖嗖嗖”地扔出了好几道符咒，将芬里尔的爪牙都贴得严严实实。

韩文清开着钢筋铁骨骑上了狼背一顿狠拳，林敬言则是对着猛兽的腹部各种招式齐上阵，赵杨在众人的攻击空隙里始终用各种气功钳住魔狼的动作——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顺利……

可能都没有自己表现的机会了吧——孙哲平刚这么一想，突然间，还在暗阵中本该失明了的巨大魔兽就好像是听到了他的心声一般，无视了众人的纠缠，扑腾着、翻滚着朝着坑口爬了过来……

是风！因为地形的缘故，孙哲平正巧处在了魔狼的上风处——那魔物灵敏过人千万倍的嗅觉此时告诉了它那里人类设下了埋伏、那里就是突破口！

一定要挡住！不能让大家的努力功亏一篑！孙哲平一步都没有挪开，他眼瞅着魔狼就要爬过来了，正想着要施与它当头一棒……

骤然间，空气变得恶臭无比，血色的苍穹伸展开来、昏天暗地得让人措手不及——那不是天空的颜色，而是魔狼芬里尔的血盆大口——它不知道是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弹开了缠在口鼻的符咒，然后大张开来，直冲孙哲平咬了过来！

狂剑士却没有逃走，没有闪避，连叫骂都没有——他毅然地举起大剑刺向芬里尔的上腭——可是，剑却碎了……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无法反应，包括孙哲平。

他眼睁睁地望着那流着具有腐蚀性而且有毒的唾液的巨颌上下合拢，如同令人猝不及防的陷阱一般钳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臂……

但是他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是一边流着血一边对后面的人喊：“趁现在！快——”

叶秋从他的后面冲了过来，用那漆黑的战矛却邪刺穿了魔狼的爪子，把它钉在了地上——因为这样，它松开了口，孙哲平倒了下去。

他觉得自己的那条手臂好像已经不存在了似的，连疼痛都来不及传达到自己的脑部——他看到了被撕碎的肌肉、还有那沾满血色的白骨……

魔狼想再度咬下去——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喻文州吟唱完毕！格莱普尼尔的锁链从空无一物的地面上钻了出来，好似有生命的食人荆棘一般，饥渴地捕捉和缠绕着礼物。它们困住了魔狼的巨颌、利爪，乃至整个身体，而且猎物越是挣扎，它们就缠得越紧，嵌入血肉当中去……

结束了。

芬里尔继续断断续续地挣扎，可是魔属性为主的猛兽对这妖精的魔法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乖乖就范。它从此便被神殿在大坑上面建筑的大型祭坛封印在了地底下。

没等巨兽挣扎完毕，早就心急如焚的治疗者们都从待命处冲了出来，直奔自家的主力队员那里。邓复升靠坐在自己的盾牌上，叫急急忙忙赶过来的方士谦赶紧去孙哲平那里。

百花庄园的牧师此时束手无策，他的法术只能止血和治疗皮肉之伤，现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手臂几乎是恢复了形体——可是那唾液的毒性却没有办法阻止——方士谦看到了一条条如同小蛇一般缠绕的魔物之气在孙哲平的手臂上蔓延开来……

方士谦此时在身的契约名是冬虫夏草，治疗为主的牧师。他用了一些抗魔性的治疗术式，企图把所有的魔毒驱赶出来，可是效果却并不理想：表面的魔气消除了，可是内部仍然有一些无法触及。他看过他们微草学院新任校长王杰希写过的一篇讨论属性相抗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学术论文，知道这种时候如果冒险乱用神圣系的治疗术可能会适得其反，于是也不敢贸然再用强力的神圣法术了。他对着正在一旁给他帮忙的小祭司说：“必须集合全联盟所有治疗者，还有魔物学者，以及精通解咒的术士。要马上会诊才行。”这位治疗之神的意思是，他一人也无力回天了。

此时的狂剑士却因为毒物作用发着高烧，沉沉地睡了过去。

“对不起，张佳乐。对不起，百花……”



孙哲平没有想到，那个夏天，他只会噩梦中醒来了。

### （十）圣职者的誓言

那个时候，孙哲平的会诊整整持续了半个月都没有结束。在这一方有难的情况下，各大势力都放下了平日的敌对姿态，为了这位荣耀大陆的英雄而做着他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

可是，芬里尔狼作为荣耀大陆上已知等级最高的魔兽之一，在魔属性上比现今公认的第一术士索克萨尔二世喻文州当然还还是要高出一大截的——且不说他当年单打独斗对抗尚处于幼年期的这头魔狼时的完全被动就是这个等级差的有力证明，何况作为一个人类，面对兽形态的魔族是完全没有胜算的——就连它赋予的诅咒都无法解开。

“事实上，我们作为创世神赋予肉体、又同时享有神、魔、灵三重属性灵魂的被造物，个体的力量在为了维持完整人类形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超出任何一种单独从人类灵魂里分割出去的纯净态存在的。属性相生相克，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一混合物、人类自身在内部力量相互抵消，而使得肉体显得相对弱小。”微草学院的大学者王杰希两年前如是在他的毕业论文《属性论》里这样写道。

他同时还写了关于灵魂割裂的禁术问题：“在人类发现通过职业觉醒来达到更高纯度灵魂的方法之前，灵魂割裂术曾经被一些大胆的契约者使用过——后来这一法术被列为荣耀大陆十大禁术之首。这种法术的原理不是提纯和自我修炼，而是分离和割裂，是将人类灵魂中混合在一起三种属性分离开来，以达到属性纯化、肉体变得更强的效果。但是却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一旦割裂开来，不论哪一种属性成为了肉身的主导，这个个体便不再是‘人’了——因为‘人’的定义是：同时具有神之秩序、魔之混乱以及灵之自我的生物。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仅仅将作为理论研究用途，而万不可将其涉及实践。至于由于不明原因的而自发地灵魂分离，我们只能认为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力引起的意外，并非被分离者本身的意志所致。”

没有人知道究竟为什么这位大学者对灵魂属性的研究充满了热情——据说此人常年遭受本为灵属性作主导的肉体内魔属性抗争造成的混乱，这一混乱的始作俑者往往被怀疑为这次魔狼事件的核心人物喻文州——但这些也不过只是人们的猜测罢了。所有人庆幸的是，多亏这篇研究属性的论文，人们找出了治疗孙哲平的方法——将神圣的治

愈术加诸精灵的提纯物上，以此来完全抵消狂剑士体内残存的魔属性毒物。

可是，精灵的猎杀是完全违反荣耀大陆的律法的一一更何况，找到能够抵消掉魔狼芬里尔之力的精灵之后，人类同理也是无法轻易击败它并将其提纯的。

有了药方，知道了药材却无法得到它们一一面对无人能医的搭档，张佳乐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不用为我难过了，佳乐。我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所以不会后悔。再说，你看，我现在其实看上去完全没有问题嘛！”高烧退后，坐在病床上的狂剑士笑着对搭档说道。

张佳乐望着他那刚刚解下绷带的手臂一一在方士谦他们一行人的努力下，它在外表上已经恢复了原状一一这位弹药专家不敢回想自己飞奔过来的那时它是个什么样子……

无法猎杀精灵，治疗之神给狂剑士开出的药方是长期以低等的妖精作为抑制剂，防止魔性毒素恶化。这一疗法已经成功地击退了高烧，可是仍然只是抑制作用而已；病症消失了，病因却没有根除，这导致了病人失去了高强度地使用契约者技能的能力一一他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在战场上驰骋了。

一定要找到别的方法一一不然，就算触犯禁忌让我去猎杀精灵我也要将孙哲平治好！张佳乐望着那位坚强而又勇敢的搭档暗暗想着，这个时候自己也要振作起来！

弹药专家不再去想那些让他心如刀绞的事情了，他决定一个人去寻找拯救搭档的方法。

那天夜里，他偷偷离开了百花庄园的疗养所。

临走之前，张佳乐还是去孙哲平的病房里看了一眼。病人安静地睡着，表情非常的安详；没有痛苦，更没有憎恨。

“你就是人太好了所以总是这么倒霉……”回想起两个人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张佳乐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笨蛋孙哲平……”

张佳乐离开了孙哲平的房间，从庄园的马厩牵出来了平时的坐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这片丰饶的田野……

他驾着马儿跑得飞快，踏过一片又一片的花田，穿过那血染的荒野，黎明时分，已经到了精灵草原上面。

上哪里去找小精灵呢？张佳乐只知道阿尼玛湖畔是精灵的聚集地，可是到了精灵草原上，他才知道这湖有多大——魔法都市的建筑环绕的只是一小部分水域，草原中央的大泽才是它的本体。

张佳乐完全迷路了，他在湖边转悠来转悠去，去魔法都市打听一下吧——可是人家会告诉自己这样的情报吗？没带钱财也没有任何学者资格，况且作为百花庄园的契约者，在那里恐怕有不少人认识自己吧？

就在张佳乐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后面有窸窣窸窣的脚步声。

“什么人？”张佳乐突然转身，举起枪对准来者——一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年轻人。

“你是……”

“张新杰。”来者报上了姓名。

原来是张新杰！张佳乐每次见到这位宏图镇新来的牧师，都是在战场上面，所以只见过他穿着牧师袍的样子，这便装的样子自己一下子却没有认出来。

“你来也魔法都市买草药？”张佳乐故意把“也”字说得很重——魔法都市盛产各种精炼过的草药，这是他们那些学者的收入来源之一——所以在孙哲平生病的当下，弹药专家觉得这样可以搪塞过去。

“我是来找你的，弹药专家张佳乐先生。”张新杰说得非常客气，毕竟他比张佳乐晚了一些才成为联盟认证的契约者。可是就是这一位晚辈的加入，却帮助霸图道馆结束了嘉世军的三连霸，问鼎联盟。其实力不可小觑。

张佳乐心里一紧，小心地试探性地问道：“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难道你去过庄园了？”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精灵草原去找那位受伤的狂剑士需要的东西。”牧师平淡地说出了张佳乐不可告人的秘密。

被拆穿的张佳乐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可是就算他有着可以看透弹药火光的眼力，却怎么也看不透张新杰镜片背后那双深邃的眸子里的深意……

“你是……来抓我的？”

“岂敢岂敢。我是来邀请张前辈的——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霸图道馆。”

“什么？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百花需要我，孙哲平也……”说到这里，张佳乐的心脏好像又震颤了一下。

“当然没有开玩笑。你不觉得，加入霸图才是通往盟主席位的捷径吗？”

弹药专家有些气愤但又无法发作——因为孙哲平已经病倒的当下，张佳乐只能一个人挑起往昔两个的担子——张新杰这是直白地戳穿他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事实：折翼的百花已经无力竞争盟主之席了。

“你、你凭什么要趁人之危？你想让我抛弃老孙自己一个人追求胜利吗？！”他只能这样无力地反驳者，可是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在说着“胜利就是对搭档的最好回报”。

张新杰接下来的举动让弹药专家大吃一惊——他不惧上膛的火枪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却把张佳乐没有握枪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你这是……”张佳乐的手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不属于尘世的温暖——好像有什么别的东西在跳动着——不像是张牧师的心跳。

“天马的心脏——一个我无意间得到的东西——它被神圣的天马帕卡索斯带来这个世间的、拥有自我的圣精灵。”张新杰的镜片反着光，让张佳乐完全无法看见他的表情。

“难道……”

“如果你来宏图镇帮助霸图再度夺取盟主之位的话，我就可以救孙哲平。”

对方冷静而平淡地陈述着，但是张佳乐却感觉到了一股魄力。这位弹药专家连忙抽开手，收起了武器，退了开来——他艰难地回答道：“我不能背叛百花！”

背叛百花，难道不就是背叛了自己和孙哲平长久以来共同的梦想？！那个时候的张佳乐没有觉察到搭档已经释怀的心情，其实孙哲平是希望他连自己的份一起赢下去的——他还在盲目地努力着，想要实现两个人最初的约定。

“看来你还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张新杰还是那么地镇定自若，“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你和你的搭档最终能明白我的苦心的。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当然也请你为我保密。请你看在我暴露了自己最终武器的面子上，回去好好想想你们两个的未来吧！如果有一天你决定答应我的邀请，并且实现了那个条件，我一定会帮你治好孙哲平的。这是一个圣职者的誓言。那么，后会有期了。”

张新杰没有犹豫地转身就走了，留下了还沉浸在内心矛盾中没有走出来的张佳乐。

是的，那一天，张佳乐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转念答应张新杰——直到数年后，又是一次星夜兼程，他在那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来到了霸图道馆所在的宏图镇……

## （十一）剑圣与圣剑

冯宪君的胸口一直在隐隐作痛，独自待在了寝宫里面。他深呼吸了一下，以平复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接着又吃了几颗药，和着温水吞服了下去。

叶秋还是叶修，这个事关神殿和联盟声誉的问题在入门战之前可算是让当事人给了个明确的说法——一直以来拿着署名“叶秋”名簿参战的契约者其真名为叶修，叶秋是他的孪生弟弟，他们两个人的名簿都是神殿颁发的正本。可是叶修利用了实体名簿与真正有效的“不存在实体”的身份名簿不一定对等的关系，曾经一度将一叶之秋的契约名登记在了他兄弟的实体名簿上，在收回契约名之后却没有找神殿更改叶秋的那一份正本，于是拿着这一份“名不副实”的叶秋的名簿瞒天过海，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叫“叶秋”——但其实真正有效的契约名却在他手中真名叶修的卷名簿上面。

这是神殿的疏忽所致，而管理出现严重问题的嘉世王国也难辞其咎。这个内幕一旦被什么人捅了出去，神殿的声誉将会一蹶不振——不用说，首当其冲的人就是大祭司冯宪君。

还好还好，嘉世的人还算是有点儿头脑，用“叶秋是对外的化名”这个理由把追问的人给搪塞过去了；而叶修本人也没有要把这件事闹大的意思。冯宪君觉得，只要没有内鬼出卖，这事儿就算是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吧……

过了几个时辰，手下跑来送信，说是入门战结果出来了：兴欣旅店的队伍胜利了。

冯宪君听完，倒也不是那么惊讶——只是觉得有些可惜。不惊讶，是因为他在还没有成为神殿的大祭司之前就见识过那时还叫叶秋的那位契约者的实力，而且这么多年来他的表现冯宪君也是看在眼里的，赢了也不是什么怪事；觉得可惜是因为嘉世军里面有几个还不错苗子，今年肖时钦又加入了他们，放在联盟内部都可以算是一支劲旅，只不过是时运不济碰上叶修这么座大山罢了。

于是这名顽疾缠身的大祭司开始期待起新一年联盟的战事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但是在任期内却能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也算是值了。这一瞬间他似乎忘记了叶修就是那个害得他自己差点儿心脏停了的家伙，不由自主地一个人一边悠哉地喝着茶水，一边赞叹了起来……

“报告大人！叶秋和黄少天前来求见！”这个小祭司还没有改过口来，仍然叫那个人叶秋，可见当年他那一叶之秋“斗神”的形象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不是叶秋了现在，是叶修……算了，叫他们在会客室等我吧。”冯宪君茶也没喝好，一想着待会儿要面对那两位光靠嘴皮子就能让自己晕过去三次的人物，他赶紧把救急药都备好了放在了口袋里，用手帕抹了抹沾在胡子上的茶水，然后不紧不慢地移步会客室。

还没有推开门呢，冯宪君就听见里面两个人在那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还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由得眉头一皱。可是敲了敲门，却一点儿停下来的迹象都没有……

冯宪君清了清嗓子，一边推门一边问候着：“有失远迎了二位，请问……”

他本想恭喜一下叶修凯旋，问一下重回联盟有什么特殊需要的自己可以举手之劳帮忙一下，结果愣是被二人连战斗装备都没有换下来，

还拿着武器比划来比划去噎得说不出话来——在神这么神圣的地方也能胡闹起来真是不像话！

“你们二位这是想拆了神殿吗？！”冯宪君一边抹汗一边想要上前阻止他们的“打斗”。

看到大祭司来了，黄少天和叶修马上停手。那剑圣向来嘴快，一转身，就对冯宪君解释了起来：“哎呀冯大祭司，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是在合计接下来的战术呢！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来来来，我跟您说，那个什么老喻他又晕过去了——不是我惹他生气了您别误会——就是说老喻他之前不是给芬里尔下了个咒吗，然后那个咒术大概是被破了把所以施咒者就晕了。然后叶修这个混蛋居然现在才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情。反正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了，他就说和我比划一下到时候怎么对付那个畜生……”

“等一下！等一下！停！”冯宪君好像从黄少天那飞快的语速中捕捉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信息，但是又好像没有听清楚，连忙一把拉住正将光剑冰雨收起来的剑圣，问道：“你说芬里尔它逃出来了？！”

“可能还没有逃出封印的祭坛，毕竟是在地底下而且上面加了那么多神圣咒语。但是格莱普尼尔的锁链已经断掉了却是事实，喻文州昏过去前告诉了我们这个信息。魔狼重见天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您还是快担心一下镇守那里的祭司们的安危吧！”叶修补充道，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一点儿都不着急。

冯宪君感觉自己的心脏又不好了——真是的，每次见到叶修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好事——他连药都来不及吞了，朝着外面的小祭司喊道：“快去确认芬里尔的情况！”

“是！”

“祭司大人，您不吃药么？”叶修凑过来，扶住了快要站不住的冯宪君。

冯宪君带着无比复杂的眼神，望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说：“吃药能制服那头狼的话，我早就吃了……看你们比划的样子，叶修，你是不是……有什么对策？”

想起来自己刚上任的时候，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向自己建言如何帮助喻文州捕捉魔狼的——并且真的成功了——冯宪君觉得如果他就是救

世主的话那就太好了，只是十年前的那三个预言好像真的一个接着一个应验，这“救世主”能否改变人类的末日还是个未知数……

“没有十成的胜算，但是也只有一试了。”叶修诚实地回答道。他这个人从来不会纸上谈兵，也不会打没有胜算的仗，更不会夸大其词，可信度还是不错的——当你不是他的敌人的时候。

“不妨说来听听，我一定让神殿上下都配合你们作战。”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作战计划我之后会跟参与者一一说明，您只要再发一道全联盟的征兵令即可。相信那些家伙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我们这次来是想跟您借一件东西。”叶修指了指黄少天，接着说：“把圣剑拿出来给这家伙用一下。”

黄少天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要求可有点儿……虽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冯宪君没有想到叶修这么直接地就打了圣剑的主意——万一不能成功，那把圣剑岂不是会沾上魔族的污血？！这对整个神殿来说可是最大的损失了！

“你要确保圣剑不会被污染，或者出什么别的差错，我才能答应你。”这个时候的冯宪君，倒是终于找回了几分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感觉——他不得不思考着神殿、荣耀大陆契约者联盟，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也不是叶修让自己干什么就可以随便答应的。

“放心，我只是让剑圣在我们其他人猎杀成功的时候，确保魔狼的死亡罢了。”叶修拍了拍黄少天的肩，“我信得过他的剑术。”

“哎嘛！叶修你终于说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句话！”

“那我现在收回来行不行？我要是有高等级的剑士契约名我就自己上了……”

“你不要胡扯了！要比用剑你还晚了个一百年呢！”

完了，冯宪君觉得自己的脑袋里一下子“嗡嗡”了起来，急忙打断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事态紧急，我准了还不行？！剑圣啊，圣剑就拜托你了。”

“遵命！”

大祭司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在自己面前吵架才答应的，说到底他还是相信黄少天的能力和叶修的战术。不过自己这个紧急的决定却也是



背负很大的风险的，危急关头他不得不立即做出这样的判断，否则等魔狼完全恢复力量，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你们两个现在就跟我来。”下定了决心要在自己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解决掉芬里尔这个心头大患，冯宪君突然觉得身上那些痛苦虽然存在却也不那么严重了——毕竟曾经有位勇士为了这个魔物牺牲了未来，自己这点儿小病又算得了什么？！

他推开了扶着自己的叶修，站稳，然后示意其他几位得知情况赶来的高级祭司们去打开地下室的通道。叶修和黄少天这个时候却变得一反往常，安安静静地跟了上去，没多说一句话。

长长的秘密通道是唯一进入那个地下空间的入口，他们不知道从螺旋的阶梯上转了多少圈，终于是来到了那个神圣的地方。

地下室的水晶凝聚而成的宝座上，插着一柄看上去洁白无瑕但是却毫无光彩的大剑——比一般的骑士剑宽且厚，但是并不如重剑那么巨大。

剑身，剑托，还有剑柄都是纯白的，浑然一体，很显然在铸造的时候它就是一整块。

在众人的面前，黄少天走上前去，握住了剑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它缓缓地抽了出来。

就在那一瞬间，原本昏暗的地下室被耀眼的光芒充满了。水晶反射和折射着光芒，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加明亮起来——那圣剑已然成了纯金的颜色，散发着柔的光。

“我以为圣剑就是白玉的颜色呢……”冯宪君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也是在上任的那天来到这里向圣剑起誓的，可是连碰一碰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知道它本来的样子了。

“那是奥利哈刚铸成的剑，只有在它被承认的使用者握着的时候，它恢复本来的样貌。”叶修好像对这个比大祭司还要了解，这让冯宪君心里有一些不快——可是又怎么样？叶修在联盟成立之前就已经是神殿承认的契约者了，他当然知道许多后人不知道的事情。

而举剑的人此时却默默地对着那让人惊叹的杰作自语道：“我来接你了，法利亚。”

## (十二) 魔狼再临！诸神的黄昏

风，那是风的味道。

新鲜的空气从上方倾泻下来，漂浮的尘埃让它的鼻尖发痒——它嗅到了自由的味道，哪怕眼前仍旧是一片黑暗。

失去束缚的身体有些过于轻松，毫无来由地震颤了起来，毛发直立。它挥舞着爪子，摇摆着尾巴，在狭小的地底空间内跳跃伸展着，向着外界奔去。

体内充满了混沌的力量，那些无序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会把它引向何方——它毫无目的地撞击着巨大的黑曜石的墓穴，直到整个身子都被崩塌的瓦砾埋住……

疼吗？芬里尔并不觉得。它虽然是混沌之力的产物，但却是有狼的肉身的——它有知觉甚至是一点点的自我。这些石块太轻了，就像蝇虫一般，不足挂齿。

它抖了抖灰烬，兴奋地从废墟瓦砾里面钻了出来，张开那被封住了许久的大嘴，吐出舌头，让每一颗舌苔都充分地接触着夏末微凉的空气……

“嗷呜——”它嚎叫着，在瓦砾堆上站了起来。锐利的眼睛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它至今还记得几千个日夜之前那令它无比兴奋而又懊恼的狩猎——它对那个人类的味道久久不能忘怀……

该上哪儿去找呢？芬里尔混乱的思维中却逐渐清晰地展现着那个人类的画面。它用前爪蹭了蹭泥土，用那灵敏的鼻子嗅了嗅，然后从一个大石块的下面挖出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类。

告诉我他在哪儿。

芬里尔把它的意志用眼前这个生物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到了对方脑内，对方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发送过来的信息只有惊恐和混乱。

没有办法，只能强行读取了。魔狼并不擅长这种事情，可是身下那种弱小的生物在恐惧的时候却很容易泄露出自己的思想，这倒是帮了它的忙。芬里尔用已经恢复力气的爪子将那个废物拍得终于一动不动了，它又开始寻找新的信息提供者。

叶修？这是什么东西？大祭司？又是什么东西？芬里尔过滤着无用的信息，然后从中筛选出来了那个猎物的方向。

南方，温暖的地方，有一片丰饶的花田，猎物就在那里。

芬里尔满意极了，放开了最后的那个可怜虫。然后径自跑向了那个方向。

它的身体渐渐舒展开来，在风中狂奔着——多久没有这样自由自在地奔跑了？它没有细想，只是在混沌之海的湍流中汲取着能量，渐渐修复被那些恼人的锁链勒出来的伤痕，然后增强自己的力量……

等到它穿过那片它出生的山谷，踏过被烧焦的草原，最后来到一望无际的充满花粉的田野上，已经是太阳就要落下去的时候了。

昏昏沉沉的天空下，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了田野的尽头——暮色给那个人类的一身银色盔甲镶上了金边，夕阳下他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一直延伸到了芬里尔脚下……

人类！那个人类！

一种熟悉的味道从那个生物的身上散发出来，这么长时间来都没有改变。不用眼睛去看，这头狼就能知道他的一切——他浑身充满着力量，渴望着复仇，和自己一样。

人类！

芬里尔猛地从平地上一跃而起，就好像有什么命运的力量牵引着似的，扑向了那个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敌人——它要咬断他的武器，它要扼住这个人类的咽喉——然后品尝胜利的鲜血！

然而事与愿违，那个人类的武器却不像上次那般，在刚硬化之后的巨颚下被咬得粉碎，却让它感到了火辣辣的鲜血从自己的口腔内喷涌而出……

可恶的人类！

那个人类的眼神坚定而肃杀，芬里尔因为受伤而不得被迫退了一步。

魔狼愤怒而狂乱地咆哮着，伸出利刃的魔爪呼扇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道火光燃起，闪得它暂时地失去了视力——等到它在数秒后恢复过来，那个人类已经闪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可是恼人的爆炸火光并没有结束，紧接着就像暴风雪一般袭来——不过它是那么的皮糙肉厚，魔防等级也是荣耀大陆上魔兽中顶级的，所以并未受到太大实质上的伤害。

它变得越来越愤怒了，但是光影交错中，那个它执念的人类却总是趁机猛砍自己，刀刀见血……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个讨厌的武器！还有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火光……

芬里尔弓起了身子，蓄积着能量，混沌之气从伤口涌出来，像千万条蟒蛇一般直扑向挥舞着巨剑的人类。

可是，它并未能如愿。

一团令它觉得浑身难受的火焰在自己的身上燃起，它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它恼怒地抖着毛发，想要把这团神圣之火熄灭。

它嗅到了，那个发出火焰的圣职者——一直以来猎杀它们族群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类。

牧师冰冷的目光透过镜片向它的眸子里传来了讯息：死亡，消失，从这个世界上被抹杀存在。芬里尔是这样敏锐，在那一瞬间便转向，丢下了狂剑士，疯狂地朝着它同样痛恨的圣职者奔去……

那些自诩得到了上天垂怜的人类，手持着十字架，但是一个巴掌就能把这些穿着布甲的白衣人摆平——芬里尔的愤怒正是因为它被一个它向来看不上眼的牧师给制服了——魔力虽然暂时被封印，可是它还有它引以为豪的利爪和巨颚！

魔狼此刻的选择是混乱的，或者不如说它向来就是混乱之子——它所拥有的一切念头就是“撕裂！撕裂！撕裂！”，直到撕裂整个世界为止……

所以敌人到底是谁已经无所谓了，芬里尔就是为了破坏而生的魔物之王——它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撕裂和吞噬这个充满了秩序的世界，让一切回归于虚无和混乱。

它此刻放弃了那仅有的一点点思考，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猛扑，让它自己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圣职者胸前的十字架再度发出了凛冽的寒光，然后巨大的雪白的羽翼从他的背后展开，带着这白衣的牧师升到了半空中……

芬里尔扑了个空。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它仰头望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下，等它回过神来时全身正被它从没有经受过的东西刺穿而过——那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毒蛇一般噬咬着它的全身。魔狼从未见过的这种技术正是失落文明的产物，电流。它此刻整个身体都落入了电磁线圈当中。

设下陷阱的人类并不在附近，它闻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气息——狼的灵敏嗅觉让它察觉到了一丝硝烟味儿的痕迹。

那蜇痛了它全身的东西终于停了下来，飞起来的白衣人已经不知道撤退到了哪里去，但是气味一直存在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魔狼学会了理智的判断，它在数着即将成为自己食物的生物的数量……

它还是把目光转回了那个全身上下银光闪闪的人类，只有这家伙是一直明晃晃地追着自己砍的——那么就从他开始？

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自己就会像上一次那样，像上一次那样被人推进坑里，被可恶的精灵魔法束缚住……芬里尔学会了思考。

可是它的身子还是先行了一步，冒着四面八方的闪光，直扑持大剑的人类剑士。

巨剑就好像上一次那样，在闸口等待被自己撕裂……

四周的动静，芬里尔觉察得清清楚楚，那些细碎的脚步声，那些隐藏在光辉下的暗影，那些呼吸，那些味道……

血……

血！！

它张开口，向着挺立的执剑之人扑去，却在那个人类就要以为自己得逞的时候用后脚一蹬——魔狼一跃而起，扑向那光影最深的地方，那发出硝烟气味的枪口处……

血。

它品尝到了，鲜血的味道，久违了的腥甜。

它觉得自己已经胜利。

四周顿时昏暗下来，黄昏将尽，红日西沉。没有了炮火的掩护，这里即将被无尽的黑暗攻陷……

它听到了声音，人类的嘶吼——它不明白其中那悲痛的意味，因为它只知道杀戮的喜悦。

“张佳乐——”它听到一个人类的叫声。

然后突然间它感觉到自己的尾巴不再摆动——从它的接口那里喷出了大量的血——疼得它松开了口，咆哮着，怒吼着……

它从那利刃下面感受到了那个人类的愤怒，他们两个用同样失去理智的愤怒的眸子对视着——一场野蛮的对决，但是出发点却是完全不同的。

人，之所以和它不同，就是因为人类会为了自己的同伴而哭泣，而它连眼泪是什么都不知道。

狂剑士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却被一个怪人拦住了。

怪人的手中握有一把奇怪的武器，一张一合的样子弄得芬里尔有些头晕——它感受到一股和自己旗鼓相当，不，应该说是凌驾于自己纯度的魔族之力。这让它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让它犹豫了。

这一瞬间的犹豫是致命的，魔狼的眼里突然进了沙，双目失去了作用。

“嗷呜——”

它的背上突然被一股滚烫的热流袭击着，准确来说好像是火焰中烤过的铁锤。它不知道那又是什么新花样，只知道一路盲目地狂奔着，凭着自己的嗅觉四处躲避着，到处逃走着……

除了背上的那个人类，芬里尔觉得自己好像同时被几十个敌人袭击了一般，无法预测的攻击正从自己身边接连不断地发起着——而且毫无规律可寻——可是它明明只闻到了两个人类的气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放弃了思考。

混乱了，芬里尔彻底回归混乱了。火焰的攻击让它无法停歇，脚下的攻击却又让它寸步难行——两气味就好像同一个人发出的一般，因为它们配合得是那么地精妙，任凭魔狼如何较劲都无法从中脱离出去……简直就是异体同心一样！

到底有几个敌人，芬里尔现在根本无从分辨，它甚至怀疑起了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嗅觉……

“呜——”人类！！

它发出了可能是它这辈子最后的狼嚎。

它还没有撕裂世界，世界就要将它埋葬。

它不甘心。

它向后仰去，用背着地，企图压死那个背上的家伙——然后它又猛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弹了起来，翻个身，朝着身下咬去。

芬里尔的巨颚接触到的是一团火焰，火焰包裹着一个不知道用什么钢筋铁骨制成的人类，他撑开了它的上下颚！！

只不过，魔狼的力气好像永远也用不尽一般，很快它觉得自己可以赢了，因为那个人类的手臂开始发抖。

但是……

脚下的大地突然迸发着能量一般，那是神圣的能量，芬里尔可以感觉到大地对自己的排斥——它渐渐失去力气，而口中的人却越来越强壮。

它正要摆脱这困境，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一柄利枪从它张开的大口中穿过了它的喉咙、刺穿了它的心脏。

它因为气管破裂和心脏受损而奄奄一息，而最后脖子上那一下让它再也无法思考了。

芬里尔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回到了混沌之海当中。

夜幕再度降临，不过不是因为第一个预言中的那样。那个术士的预言描述着某个黄昏：太阳和月亮被狼崽吞噬，战斗者们相继被魔狼吃掉，然后世界被吸取了能量胀大的这只魔物吞进了肚里——有一个光

芒剖腹而出，那个人戴着面具，持着黑枪，用尽最后一口气站在了世界的废墟上。

### （十三）索克萨尔的预言

征兵令一发出去，各大势力的反应都十分平静——或者不如说，有些冷淡。

毕竟，没有人愿意孙哲平的不幸发生在自家契约者身上，至少这些幕后的利益相关者在这点上表现得有些自私。

然而五年前亲自参战的那些人，却都是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要求加入魔狼讨伐队。

比如肖时钦，现在他是无事一身轻了，暂时处于自由契约者的状态。嘉世军此时正在解散中，这名机械大师此时便想在另一片战场上发挥一下余热。

烟雨楼、虚空观，还有皇风教会的首领，也都应声而起，没有半点儿犹豫。

微草学院的校长留下了骑士许斌，自己应征前往神殿。

百花庄园此时却是没有动作，于锋被禁足的传言不胫而走。但是这也是世人可以理解的。

霸图道馆这边呢？

张佳乐一收到命令，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想往外跑——半路上还是被张新杰追回来了。

“张佳乐前辈，现在你已经是霸图道馆的一份子了，请不要出于个人感情而冲动行事。”那位严格的牧师责备着眼圈红红的弹药专家，后者确实也觉得自己理亏而没有再作反抗，但是依旧要求自己一定要参战。

霸图道馆的情况有点儿特殊，他们这些人里，韩文清和林敬言是上次就参加了魔狼讨伐队的，有经验，所以是联盟点名参战的。这一次看样子张佳乐是不让他去不行了，否则道馆的房舍很可能被他的弹药夷为平地。



牧师大人思量了好一阵子，终于和道馆的所有者达成了共识。他向这几位老将宣布：“林敬言前辈，由我来替换你参战。至于张佳乐前辈，一切就如你所愿——不过你要配合联盟的战术，不可以单独行动。”

他没提韩文清的事，不过可想而知，有叶修在的地方，这位拳法家是一定会出现的，一如既往。

再说与事件最密切相关的蓝雨堡这边吧。

喻文州刚醒过来，就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要求神殿处罚自己。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说是格莱普尼尔的锁链断掉完全是因为自己修行不够——但是就这一点，魏琛却对他进行了反驳：“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你已经把预言中的末日推迟了五年，还不满足么？”

索克萨尔二世没办法反驳索克萨尔一世的结论，后者才是那个作预知梦的先知——不仅如此，他还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了妖精锁链的制作方法。可以说，这位老前辈虽然没有继续在联盟里驰骋沙场，但是却也是一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战斗的功臣。

那个可怕的梦境，魏琛只给喻文州看过一次——就在少年喻文州继承索克萨尔契约名的那天。而这件事情，黄少天不知道，蓝雨其他的人也都不知道，因为两位术士被神殿禁止外传这个天大的秘密。

不过，这个老术士守住了的这么多年的秘密，真相却总是有需要大白天下的时候。在冯宪君的默许下，参战的勇士们终于知道了神殿为什么要瞒着所有人，不让那个预言被泄露出去……

诸神的黄昏，那就是索克萨尔的梦境。

在最初的梦境中，世界一度被毁灭了。斯库尔吞下太阳，世界陷入了黑暗；哈提吞下月亮，大地失去了引力；最后芬里尔一口吞下了浮在无尽之海上的荣耀大陆。一切生命在即将消失的那一刻，索克萨尔在绝望的幻觉中捕捉到了一个人影——他带着面罩，一身黑衣，手持战矛，剖开了魔狼的腹部……

荣耀大陆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可是那位英雄却因为魔物的侵蚀最终永远地伫立在了他最后的战场上。

那个时候魏琛还不认识叶修，但是当他见到自称“叶秋”的这个战斗法师的时候，这老术士一下子就将他和梦境中的那个黑衣人联系了起来。

如果预言是真的，那么这小子就会迎来那既悲惨又荣耀的命运。

然而梦境却在荣耀联盟成立后不久改变了——那时候魏琛正好遇见了在野地里四处捣乱的剑客黄少天，然后又因为喻文州不小心破了自己的结界，而因此忙得焦头烂额。那一天的梦境令他有些不快，因为他发现那个捣乱的小术士竟然接替了自己，并且是他用锁链封印住了魔狼芬里尔……魏琛心里忐忑着，因为实际上这名对自己来说是命运的魔障的年轻人，也不过是将世界末日延缓了一些时候——锁链总有一天会断的，这是不可改变的未来；而已经成了“斗神”的那名战斗法师呢，还是会在魔狼腹中死去。

这一次，猎杀魔狼的是一名接过倒下的前辈手中却邪的少年。

但是魏琛并没有看清楚少年的脸庞。他一直在思索着这位救世主到底是谁。是嘉世新招进来的那个脾气冲天的浑小子吗？魏琛并不希望如此，但是这位年轻人却真的接过了却邪。

嘉世王国戏剧性地将叶秋除名了，让这位劳苦功高的荣耀之神放下了战矛。这名退役的契约者似乎就此摆脱了死亡的命运——那一刻魏琛替叶修高兴了一会儿：就算是敌对势力，他们两个也是相识多年的老伙计了。

其实叶修向来比他乐观，甚至听到魏琛冒着被神殿处罚的危险偷偷告诉自己那个不幸的未来，他也只是耸了耸肩膀：“活一天是一天呗！”气得魏琛觉得完全是白担心他一场了。

但是老术士却在最后的梦中发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总会有一位契约者因为芬里尔的诅咒在末日之后逝去，这一轮反复的梦中，老术士不断否认却又不断看到不同的契约者倒在了沙场上面……

索克萨尔一世，现在叫迎风布阵的这位老骨头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向在场的所有人和盘托出。他说完以后好像如释重负似的，深深地吸了口烟管，吐出一片象征着迷茫未来的烟雾……

“就是说，参战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不幸遇难。”他终于说出了这个无法确定的事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十有八九那个人还是叶修。

其实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的地方——本来就是危险性极高的任务，大家也都是心里有那么点准备的，可是说到视死如归的觉悟，倒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有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了众人所在的蓝雨堡大厅。

张佳乐从石台上跳了起来。

“老孙你跑这里来干什么？！”弹药专家一拳打在了老搭档的胸口，结果被对方穿的那银光闪闪、坚硬无比的铠甲把自己的手给弄得有些红肿了起来。

孙哲平只是憨厚地笑道：“没有我你能行吗？”

可能这个时候，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豁出性命去战斗的人——他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了，倒不如放手一搏。

昔日的第一狂剑，此时身着的装备可以说是全荣耀大陆上最昂贵的一套了：全身上下一律最高等级的银装，那是义斩商会几乎所有的家底。听说昔日的大神要重新披挂上阵，楼冠宁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银武递给了孙哲平：“能给您治装是晚辈今生最大的荣耀！”商会的其他几位少东家也纷纷拿出自己的宝库让大神随便挑。虽然这些贵重物品确实价格不菲，能力也是绝佳，但是也有不少表面功夫在上面——此刻穿在向来低调温和的孙哲平身上，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适应的……

但是孙哲平还是孙哲平，到底是没有变化的。张佳乐知道他不会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而改变自己。

他们俩明明不久前才相聚的，可是这时候却又像是离别一样。张佳乐心里五味陈杂，不知道该高兴好还是难过好……他哪里不想和老搭档再现往日繁花血景，但此时他更加担心的是对方的安危——这一点，孙哲平何尝又不是一样的？

同样的心意，同样的行为。只是二人近在咫尺，却有话难以互相坦白。

但是事态容不得他们再犹豫——这不是他们的二人世界，荣耀大陆的未来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喻文州没有说什么，这好不容易从病榻上爬起来的蓝雨堡主人只是拍了拍这位“不速之客”的肩膀，示意他可以随他自己的心意，请他入了坐。

弹药专家这时也没有反对了，一声不吭地坐在了搭档旁边。

坐在对面的魏琛正在跟韩文清耳语着什么，这个时候大厅的门又“嘎吱”一声打开了。

“老喻老喻你醒了？！哎呦老魏你也在呀？！开会可别丢下我呀，你们这群混蛋！”黄少天说着就走进来了，反正有他在的地方就不可能是安静的。不过原本让人觉得烦躁的剑圣，此时却好像破冰的利刃一般，化解了场面上的一些尴尬。

剑圣环顾了一下四周，他发现嘉世的人没有出现——想必现在面临解散的势力是不可能出力了——他本想看孙翔跟叶修的好戏的，现在可惜了。

不过那仇恨值颇高的叶修可没让剑圣失望，一进门，就被摩拳擦掌的某位拳法家堵了出去。

“韩文清你干嘛？！没看见我正要布置战术么？！”

他的声音被关在了门外。

霸图道馆的主将黑着脸，不由分说地揪住了散人的斗篷，说：“你老实跟我交代一下。”

“啥？我没欠你钱真的！老韩，放开你的臭手！”

“不要抵赖，魏琛已经全部都招了。”韩文清嫌弃般地放开了他，双手抱臂，虎视眈眈地问：“说，你到底有几成把握活着回来？”

他娘的！魏琛你出卖我！叶修暗地里骂道，看老子回来不收拾你个漏风的乌鸦嘴！

可是他盯着地板支支吾吾地这样说：“啊……这个嘛……我不知道。”

叶修说的是实话，他确实心里没底。虽然有了特别细致的计划，可是成功率也是个未知数，事态不敢保证一定会如预想的那样发展——毕竟那个混乱的魔物。

“你看着我。”韩文清突然捧住了叶修的脸，猛虎的双眼直直地对上了这个猎物，他说：“说好了要决斗一辈子的，我不许你先死。”

“哼！”叶修突然用伞柄捅了一下拳法家那结实的腹部，“我看我还是先担心你吧！老韩你还行不行啊？！”

“一如既往。”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创意，呵呵。”

“行了，你进去布置战术吧。我去拿个东西。”

“什么东西？”

“对付魔狼用的。”

“哎嘛，老韩你有什么法宝瞒着我？！”

“现在不告诉你。”

叶修望着韩文清远去的背影，无奈地揉了揉被捏肿了的脸颊，心想自己承诺过的事情，当然不能违约了——不然那家伙就算追到地狱去也要把自己揪出来揍一顿吧……

#### （十四）燃尽世界之炎

韩文清确实去了“地狱”一趟。

他趁着叶修布置战术的空挡回了趟老家，那里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十二年前的一场由火山爆发引发的地震让那个山区被夷为平地，现在到处都是流泻的岩浆形成的坑洼。

黑色的火成岩在地底热源的加热下变得滚烫，熔岩的河流在它的上面蜿蜒着，说是生命的地狱也不为过。

拳法家突然来到这里是有他的打算的。就在不久之前他从魏琛那里听闻了那个预言的真相，却不知道如何改变未来的时候，有一位“多管闲事”的好心人告诉了他这个可能性——二次觉醒。

“叶修因为是散人所以不具备契约者职业觉醒的条件，他想出的代替办法是捕捉高等精神体以跳过这一过程而直接获得对等于二次觉醒的力量——而从我们经历的事件结果来看，二次觉醒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与高等精神体有过‘亲密’接触。”王杰希的推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也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这给了霸图主将韩文清一个启发：在终战来临之前强迫自己进行二次觉醒。

上哪里去找高等精神体呢？韩文清也不知道除了芬里尔以外还有什么魔物能让自己有机会进行历练——毕竟他不会去临阵磨枪，而让叶修的生命有任何不确定的威胁——所以他想起了认识那个人之前的事情。

十二年前的灾害来得过于突然，让人不得不有些生疑。联盟成立之后，神殿封锁了这个地方，将其列为圣地之一——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那里有他们祭祀的对象，很有可能是天使的现身或者是别的什么圣物。

这样考虑着，韩文清早就绕过了祭司设下的关卡，进入了无人区的深处。

过去居住的村子已经不存在了，整个山区的地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韩文清还是得以回到了那个大地裂开的岩浆的“泉眼”处。

就是那里了……

岩浆地区的高温并没有消磨拳法家的意志，相反地，他把这当作了战斗前的热身。

可是他并不知道要找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他甚至连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都无从知晓。

如果是他的话，会怎么做？韩文清下意识地问了自己这个问题。

答案很明确，他现在要做的是观察，还有一刻不能松懈地耐心等待——失误是不允许的，一次失足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拳法家炯炯有神的双目映出了火焰的倒影，他观察着那红色河流中的每一处可能的落脚点，还有周遭的地形……

“嗖——”地，他觉得眼底有什么影子一晃而过。

来了吗？

契约者灵敏的视觉让他察觉到了对方的在四周徘徊，可是他不是拥有魔眼的微草校长，此刻他仅仅能够捕捉的是对方的存在，而并非对人类来说的“实体”。

可是相对的，精神体要干涉这个他们所在的荣耀大陆漂浮的世界，就必须物质化，或者和其他生物结合才行，否则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其实体化的瞬间，就是决胜的时刻。在那刹那间，韩文清要判断出敌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体，并采取最佳的战术。

现在如果换做散人君莫笑、那个叶修的话，那么他能用的招式实在是太多的；可是身为拳法家的韩文清只能近身肉搏，毫无其他的选择。

不过，这也给了他背水一战的意识。

果然，就在他感觉到大地突然发生了震动的瞬间，他看到明亮的岩浆池中冒出了滚滚黑烟，岩浆喷涌而出形成了非自然的巨大熔岩柱体——然后好像海啸的浪涛一般飞向了站在岩石地面上的韩文清……

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韩文清从拳法家的衣兜里拿出了他平时不可能用的某种道具，投向了火柱——那赤红的燃烧的岩浆在瞬间凝固了！

因为预计到了战斗的地貌，这位经验丰富的契约者当然也能预测出猎物的自然属性——火。

那么，只要想出对付岩浆生物的方法就好了。

韩文清投出去的是从机械大师生灵灭、雷霆舰长肖时钦那里购买的，急速冷却手雷，加强版。

岩浆在骤然的外部冷却条件下，瞬间从液态转化为固态——这样的类玻璃固体虽然硬度极高，但是脆性也极大——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变形，很难移动，这对正在物质化的高级精神体是及其不利的情况。

拳法家打开了钢筋铁骨，和熔岩的生物来了个硬碰硬——火成岩的石柱在那狂风冰雹般的铁拳连击下被砸了个粉碎……

“呜——”韩文清听见一个像婴儿哭泣的呜咽声。

碎尸堆里有什么东西蠕动着——那是一团内部还没有固态化的熔岩，现在凝聚成了一条类似于蜥蜴还是什么其它两栖类的四足生物。

它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就像歇斯底里的小孩一样。

“火精灵吗……”韩文清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精灵，他觉得在那叫声的震波下自己的耳膜都快破了。

火焰的精灵看来好不容易保存了一点儿可以活动的实体，但是要再度生成物质个体就要爬回岩浆里去——它那么做了，可是却是徒劳的——拳法家一跃而起，捉住了它的尾巴。

但是，尾巴却自己从精灵的身上脱落了下来。

韩文清没有收住脚，因为惯性而跌倒了。而断尾的精灵呢，这个时候因为离最近的岩浆池太远，竟然又引发了一次猛烈的地震，因为它企图从岩石的裂缝中钻回火焰的河流当中去。

只不过它因为实体化的时候遭遇了阻碍，现在这个实体对自然现象的干涉十分有限，韩文清轻易地在受身翻滚之后就把它用烈焰红拳将它的本体捏了起来，举到了半空中。他几乎是从突然涌出的岩浆中“游”上了“岸”的，好在钢筋铁骨的时限还不算短，才让他仅仅受了一点儿轻微的烫伤。

“呜……人类你想干什么？！”精灵扭动着问道。

“我想要力量，因为我有需要守护的人，还有这个世界。”

拳法家的拳头捏得紧，但是却又那么小心，怕把捉来的这小东西给捏碎了。他的双手刚劲有力，但是却有一颗温柔的心，精灵感觉到了这个人类的在细节上透露出的诚意，便再也不挣扎了。

“那好吧，人类，只要你经受住我的火焰，那么我就任凭你使唤。”精灵这样说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拥有自我的灵魂当然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它要燃尽眼前这个让自己的尊严受到屈辱的家伙。

“来吧！”

炽热的火焰从韩文清的手掌中蔓延开来，很快地包裹住了他的全身——那是精灵本来的形态，一种韩文清看不见、却又真实存在的火焰。

拳法家为了不在这热量下屈服，扎好了马步，集中着精神，因为这并非存在于世界上的热量是要靠他的意志力去抗争的……

很快地，汗腺就像被凿开的泉眼一般，如注的汗水企图浇熄火焰似的让他浑身湿透——但是却被正反开来，形成了雾气。



他咬紧牙关，绝不认输。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和十年前烈日下蹲守在嘉世旅馆门口时一样，韩文清根本就不会被这种外界的严酷压倒的。他的铁拳只是为了打倒那一个人而挥舞，他的生命也只为那一个人而燃烧。

“这样下去你真的会死掉的，为什么不放弃？”

“我不会放弃，一如既往。”

“傻瓜吗？人类当中的傻瓜，你是我见过最顽固的一个。”精灵无奈地叹息道。

“哼……”反正你不是第一个这么叫我的家伙了，韩文清的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精灵之火就在这个时候终于停止了，拳法家的意志让骄傲的灵魂感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韩文清是幸运的，如果这时他的对手是无法思考的魔族或者天使的话，那么他可能就已经被火焰蒸发了——因为那些没有自我的精神体只会随着它们的本性而行动，或者破坏，或者永恒。

感觉到灼烧消失之后，已经半脱水的霸图主将终于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上还残留着火焰，这火焰是他的肉眼能够看到的，然后他听到渐渐远去的那个声音说：“这个是送给傻瓜的礼物，可以燃尽世界的火焰。谢谢你，有趣的人类，再见了。”

就是这样，当韩文清在百花的田野上面对凶残的魔狼芬里尔、和他一辈子的对手并肩作战的时候，他燃烧得格外酣畅淋漓，烈焰红拳就像陨石雨一般冲击着魔物的背部，炽热而猛烈——就好像他的火热的心能够燃烧世界一般，韩文清此时觉得自己的体内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叶修，你的命运由我来改变，你的未来由我来守护——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要一辈子决斗下去。

这个男人在心里这样说道。

夕阳下的田野上，他们两个的攻击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好像激烈的舞蹈一般，把魔物一步一步地击溃。

这个世间有太多的意外和不幸，但是这两人心里都清楚，自己的未来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开拓的——如果人的意志足够坚定的话，就可以创造奇迹。

### （十五）天马的心脏

奇迹发生了。

夜空下的战场被注入了神圣之力，法阵在战士们的脚下延伸开来，好像蜿蜒的树根一般，源源不断地治疗和抵抗着魔狼的诅咒之气。

芬里尔的动作开始受到影响，变得有些紊乱和笨拙。

叶修的千机伞“咔嚓”一声变成了矛形态，直刺魔狼之喉——那血红的大口在韩文清打开钢筋铁骨的状态下被牢牢地撑开着，毫无防备的咽喉暴露无遗——千机伞就这样一下子穿透了进去……

魔狼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溢出的混乱之力在神圣法阵的吸收下再也无法回到主人的躯体里去——芬里尔终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不再横冲直撞了。

可是，它依旧是奄奄一息的状态，还没有气绝。

“趁现在！”叶修对一旁隐藏在草丛里的黄少天喊道。

“还用你提醒吗？！怪物，看剑！”剑圣早就把握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叶修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接住了。黄少天毫不犹豫地笔直地砍了过去，配合着千机伞抽出的瞬间将魔狼的头部一口气斩断了开来——那圣剑放出的光辉让所有人都不得不眯起眼来，人们从指缝间瞥见了这人类胜利的曙光。

当那光芒散去之时，同时褪去的还有刚才在关键时刻成为了所有契约者坚强后盾的神圣法阵。

“小喻你处理一下。”说完，叶修就朝着法阵发出的方向奔去。

正如事先计划好的一样，喻文州这时使用了阿比斯之匙，打开了混沌之海的入口——他把魔狼的头部送回了那个异空间里，然后紧紧地锁住了门，而失去了力量源泉的魔狼躯体就这样在风中腐化了。

这是一项极度消耗精力和法力的任务，结果术士大人开始变得有些摇摇欲坠，还好一旁的剑圣扶住了这位蓝雨堡主人：“老喻你行不行

啊？”虽然还在揶揄，但是黄少天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朝着领主傻笑。

“少天，现在还没到笑的时候……”索克萨尔二世的脸色并不好，“韩主将，你快回去吧！霸图的牧师可能有危险……”

韩文清这才意识到刚才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招是张新杰放的——他还以为那是神殿祭司的杰作。霸图道馆的主将二话不说，也向法阵收束的方向跑回去，一面跑一面想：张新杰到底对自己隐瞒了多少实力？叶修那家伙看上去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那么他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自己坦白？

战场的后方现在一团混乱，肖时钦还有江波涛他们好像还处在战斗状态，众人也都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发生什么事了？”韩文清心里总隐隐约约有种不好的预感，一把拦住了正在撤退的肖时钦。

那机械大师的镜片反着光，韩文清看不透他的表情。肖时钦指着背后泛着光辉的那一座土丘，有些艰难地说：“我们被你们霸图的牧师阁下攻击了……”

牧师跟“攻击”这个词汇可是沾不上边的，但是看到肖时钦现在的徵状，却和中了天使威光的后果如出一辙——韩文清不记得张新杰的银武、逆光的十字星上曾经打过这样的技能，所以心里感到非常疑惑。

当然，更令他疑惑的是那个攻击的行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理智的人会做出来的事情……

韩文清爬上了土丘，远远望去，他发现那一边的战场上，他们霸图的那位以作息规律著称的、向来冷静得不近乎人情似的白袍牧师，正挥舞着巨大化的十字架，朝着韩文清的老对头不断地重击着……

更令霸图主将吃惊的是，那叶修居然只有招架的份——连还手的间隙都找不出来——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不过他马上发现，原来叶修正是中了神圣之火法术，四周的其他几位大概是想冲上前来阻止的契约者，比如王杰希他们，也都暂时被封印了能力。

“韩文清前辈小心！”微草的校长好心提醒道，“张牧师好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如果我的魔眼没有看错的话，那是天使级的神圣精神体正在暴走……”

二次觉醒的能力却能在受到神圣之火影响之后使用，韩文清在瞬间推断出这一点，握紧了拳头，毫不犹豫地朝着叶修和张新杰缠斗的地方跑去。

望着韩文清坚定的背影，王杰希叹了口气，转身走向了张佳乐倒下的地方。

刚才那血腥而残忍的一幕仍旧历历在目，王杰希努力让自己不要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恐惧——他那个时候真以为魏琛的预言要应验了！

魔狼选择了张佳乐，无视了孙哲平的挑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弹药专家一口咬下，利齿穿透了对方的胸膛……

最后一颗炮弹在芬里尔身旁爆炸，可是张佳乐的手已松开了枪，无力地下垂着。

王杰希听见了孙哲平的怒吼，还有其他支援而来的契约者们的悲叹。但是，这位魔道学者没有在这个时候和其他人一样失去理智。他飞快地从上空俯冲下来——本来计划好的情况是他在魔狼攻击孙哲平的瞬间这样将狂剑士从狼牙下救出——现在虽然慢了半拍，但还是不能不去救张佳乐！哪怕那运气不好的契约者只有一丝生还的希望，王杰希都不能放弃！

快松开他！他在心里默念祈祷着，手中已经准备好了熔岩烧瓶——然而此时突然间魔狼松开了口——王杰希俯瞰的视角中，孙哲平那愤怒的巨剑如同怒涛一般卷走了魔物的尾巴！

趁现在！王杰希马上实行了救援的行动。他俯冲的速度之快，旁人看来就好像流星陨石撞击地面一般风驰电掣、毫无悔意，下一秒钟就要拥抱大地……

要知道空中是最安全的位置，可是这大学者却冒险钻入了狼口之下，进行了这么高难度的飞行。

芬里尔在疼痛中再度合上了它的巨颚，却只能吞咽充满了血腥的空气——猎物已经被夺走了！

它懊恼之余只能被叶修和韩文清一波带走，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

而王杰希背着失血过多的张佳乐，却不敢飞太快太远，不然会进一步撕扯伤口。他低空掠过了土丘，把伤员安放在地上，用随身携带的草药做了一下紧急处理。

牧师们呢？后备的救援组还没有赶到，战场上能行动的只有……

不需要王杰希去寻找，他抬头一看，张新杰已经赶到了。他们在土丘后面看不清前方战况——这可怎么能行？！张新杰是要随时待机支援的啊……

“你……”

“没有时间解释了，王校长你按住出血的地方。”联盟现任第一牧师很有经验地迅速地作出了急救指示，微草学院的校长马上准确地执行了。

这个时候，伤者的老搭档也赶到了。

“佳乐——”孙哲平似乎已经脱离了战场，大概是江波涛接替了他的战斗位置吧。

狂剑士浑身都沾满了腐臭的魔狼之血，所以张牧师把他拦下了。面对这个激愤不已的、把搭档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忘记其他的男人，牧师大人淡定地解释道：“魔血会影响治疗效果。以及……”

“以及什么？！”孙哲平还是第一次看到张牧师那样苦涩而失落的表情，该不会……

“我一定会救下他的，请你放心。”张新杰笑着一边捂着胸口发出光芒的火焰，一边说：“但这样一来我就再也不可能实现和他的约定了……”

孙哲平没有明白。

随着光芒从白色牧师袍下溢出，狂剑士和魔道学者都感受到一股强大而温暖的力量涌出来，涌进了伤者的身上……

“本来他是想让我治好你的啊……用这天马的心脏。”牧师说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法术的施行。

原来张佳乐为了治疗自己的手伤，竟然和霸图的牧师进行了交易吗？孙哲平愣在那里，看着随着治愈之力的源源不断地涌入，张佳乐的伤口逐渐不再出血。而王杰希也惊讶地松开了手，发现先前被利齿穿透的地方逐渐恢复得毫发无损。

而那曾经困扰过孙哲平许久的魔障之气呢，也在神圣的力量下灰飞烟灭，看上去不会对张佳乐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真是……太厉害了……”此刻的孙哲平，心里充满的尽是感动和谢意。他根本没有奢求过自己能完全复原，他在退役后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老搭档能继续追求他们共同的梦想罢了，别无其他。

然而王杰希思考得却更深入而冷静一些。他过去曾和“治疗之神”方士谦共事过，因此知道许多关于牧师和守护天使的治疗原理。所以理性告诉这位魔道学者，张新杰这样的行为，很可能给他带来反噬或者别的什么后遗症……

可是看着牧师庄严肃穆地唱着圣祷，那虔诚的样子让王杰希不忍打扰，更何况现在要以张佳乐的治疗为先……此时，彼方的战况才是令他最牵挂的——如果不能成功，人类和整个荣耀大陆将会面临最大的灾难……

“我去看看前方的情况。”提起灭绝的星辰，魔道学者正要起身，忽然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天马的心脏完全转移到了伤者身上，那张佳乐逐渐恢复了心跳，脸也有了血色，呼吸微弱但是逐渐顺畅起来——就在大家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牧师本人身上却发生了异变——他的光芒，好像无法控制了似的，将他本人和整个大地都点燃了……

所有人都听到了那跳动的核心发出的声音。那脉动的力量治愈着每一位战斗着的契约者！那光芒驱逐了所有的罪恶与黑暗！

荣耀之神将着胜利的曙光播撒到了人间，只是……

## （十六）光之翼、胜利的黎明

那光芒吞噬了牧师的一切。

但是就在他的思维被淹没之前的一瞬间，他想的还是要让张佳乐痊愈——他不能放下霸图道馆的任何一员，只要自己还有力量就不能不

去救人，不然，就像十年前的自己那样，唯一能做的只有向神祈祷罢了……

失去意识之后，这具肉体就成了某股秩序之力干涉人界的傀儡——天使降临，人们是这样称呼这种现象的。

王杰希看到巨大的羽翼从张牧师的背后生出，当然这只有他的赤之星能看得见罢了。

“神圣天马……帕卡索斯之翼吗？”还没有来得及得出任何结论，忽然间王杰希发现一团白色的、没有温度的火焰已经被引燃，缠绕在他和孙哲平还有张佳乐四周……

糟了！魔道学者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眼，可是赤之星仍然能够看到那纯白的羽翼，但是其他能力已经被封死。

怎么办？

这个时候，天使的存在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神圣之力操纵着那肉身飞快地在地面上半浮空似的冲锋起来——学者先生首先想到它的目标应该是魔狼芬里尔，因为那是一只一切神圣之力都会想要制裁的魔物。

“肖舰长，”看到肖时钦就在不远处的前方，王杰希大喊道，“快拦下张新杰！他的天使之力失控了！”

可这个时候，肖时钦刚刚从魔狼之战的神经紧绷以及契约者胜利的欢欣鼓舞中缓过神来，还没有看清楚来着何人呢，就被天使威光击中了——没有人想到一个牧师会用这一招——至少，他们所熟悉的张新杰好像并没有在银武上面打制这个技能……

难道是因为天使降临，所以他现在可以使用所有圣职系的技能了么？王杰希暗自思忖道。他还一面数着秒数，希望神圣之火的作用快点儿过去。

这技能的效果好像比平时还要长许多，到叶修赶来的时候，王杰希握在手中的那枚星星牌都一直没有发射出去——当然这不过也还是数秒之中的事情罢了。

看到叶修归来，魔道学者先是终于放下了心里的另外一块石头，然后又悬起了另一块：他分明看见叶修是冲张新杰去的，这人怎么如此

神机妙算；而张新杰，不，应该说是操纵他的天使呢，则是径直对上了那匆匆赶来的叶修……

莫非……

王杰希想起了他和喻文州之前的经历，心中的疑惑不由得更加扩大化了——被千机伞吸收的那魔王似乎和叶修颇有渊源，那么这让张牧师暴走的天使或许也是这样的情况也说不定……

刹那间，秩序之力驾驭着那逆光的十字星，将这原本一手握住的圣言十字架巨大化成了一柄十字形战锤。战锤猛击下去，被那散人用格挡技能抗下，但是扩散的波动在空气中传播开来，好像脉冲的光芒一样。

“前辈小心——”

那个技能的名字王杰希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就看见苍白的火焰顺着挡住逆光的十字星的千机伞，一路爬到了叶修的手臂上。

还是晚了一步。

可是散人却并不太吃惊，他想方设法用那层出不穷的体术和普通攻击脱身，倒还撑得下去。

十字星锤落下，每一次撞击都被千机伞接住——是因为张新杰作为牧师而不擅攻击吗？应该不是。在刚才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反应封住了王杰希等人，然后又推开了肖时钦，直接冲到叶修前面的这具躯壳，显然是有很强的体术的，不然就算没有天使降临的背景，他在联盟战役中也无法保全自己并且及时赶到需要救治的队友身边。

降临的天使，攻击的对象并非叶修本人，而是他的银武，千机伞。现在叶修能力暂时被封，单靠体术硬扛的话就必须以武器抵挡充满了神圣秩序之力的逆光的十字星——然而就算能变化出十二种形态，千机伞各形态的耐久是共用的，再这么挡下去，难免会落得四散崩溃的下场……

到那时，被吸收的魔物会苏醒——也许这才是天使降临的真正含义——它要驱逐混沌之海的产物，无情地。



天使并非有感情的精神体，纯粹的魔族也是一样，这与具有兽形态的魔狼芬里尔还是有所不同的。张新杰再这样被依凭下去，人格是否能保持就很难说了……

就在魔道学者推理出了这一事实的时候，霸图道馆的主将闻声赶到。王杰希话还没有说完呢，那韩文清便径自朝着两人缠斗的方向奔了过去。

那叶修呢，他却一直在忍耐。以他的实力，也许在技能被封印的现在是无法制服张新杰的，可是逃走倒不会太难——然而这位首先“自投罗网”的契约者，打的可不是逃跑的主意。

就如同那牧师想要救助身受重伤的队友一样，此时此刻，叶修想救下的是这个曾经的敌人。

这一次，和蓝雨堡那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叶修这样判断。只因那秩序之力对附身物质的控制力会强过魔物许多，而且叶修隐隐地觉得，张新杰自身本来也就做好过牺牲的准备——也许他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这样“殉道”。

张新杰的坚定不移正如他的契约名一样，不仅仅是体现在作息方面的——更多的则是在战术上的推敲琢磨和追根究底，以及毫不怠慢地履行一名圣职者所应该承担的、甚至超出常人理解力的全部义务……

散人采取了被某位队友戏称为“猥琐”的应对方式，冒着随时被圣光砸晕的危险，一刻不停地在寻找能够制服对方的机会——既不能重伤对方而本末倒置，也不能不作为听之任之。

时间久了，这“荣耀之神”也是会觉得累的，但现在还不是省力的时候。叶修也觉察到神圣之火的效果延长，无奈地只能用矛形态的千机伞试探性地戳了张新杰几下。这几下都中了，可惜没有用。降临的天使之力使得牧师的肉体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自愈——至少表面看来张新杰丝毫没有因为受伤而疼痛或者慢下来的迹象——他还是一刻不停地实行着制裁魔物的行动。

这样高强度的、几近暴力而无情的战斗方式，别说精神了，首先肉体能不能撑住真的还是个问题。换做是修行不足的年轻小牧师，可能早就被他们信仰的天使摧残得体无完肤。

“张新杰你醒醒！”散人试着喊对方的名字，但是得不到答复。

另一边呢，其实韩文清其实早就到了，不过他一直按捺住本能的冲动，没有插手。一来叶修行动太快，他贸然出拳可能会误伤；二来他担心一靠近的话也会被白色火焰缠上，这样不就是来帮倒忙的么？虽然韩文清算是留了一手，可也不能轻易放弃能使用技能的机会呀……

红拳紧紧地握住，那拳法家的心跳却很平静，这是他多年修炼的成果。他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等待那个唯一的绝佳时机到来……

时间到了。

张新杰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连叶修都没有想到会这样，难道那家伙不行了？不会吧？半秒钟之前还用十字架锤我锤得那么起劲呢……

高举的十字星定格在半空中，仿佛是在向上天祈祷一般——圣职者的面部表情有了变化，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了。

叶修和韩文清都听见属于这身体主人的声音在说：“主将，快打我一拳！叶前辈，神圣之火的效果即将结束了，赶快……”

韩文清毫不犹豫，重重地打了一动不动的霸图牧师一拳。烈焰包裹的拳头凝聚着精灵之力，正好可以干涉秩序的平衡。

“韩文清你居然下手那么重？！”散人边说边上手了他的各种技能，都是些抓取和控制的，在一瞬间爆发出来，最终可算是让银武从它的主人手中掉落了。

“我能掌握好力道你不用担心。”霸图的主将补充道，捡起了已经变回原来大小的十字架。

这个时候千机伞的耐久也快没了，所以不宜再拖延下去。叶修将伞面对着停止了一切行动的牧师大人，念了咒语，然后四周的空气都暗沉了下来——虽然韩文清看不见魔族的实体，可是他的拳头却能觉察到那溢出的混沌正在吸引着降临的天使。

诱饵么？

不，并不是诱饵。拳法家总觉得两股力量势均力敌，而且在接触的地方相互融合了。

降临的天使正在慢慢溃散，魔王也一样。碰撞湮灭的过程中，力量的碎片竟然像雪花一样在空气中发出了肉眼可见的柔光。雪白的物质像花瓣一样，被旋转的气流漩涡重新吸入了伞中……

术式完成了，叶修赶紧接住张新杰，把他轻轻放在了地上。“小张牧师你还好吗？”

张新杰没有睁眼，但是却回答了：“没事……现在几点了？”

“十点多了吧……”这个叶修还真拿不准，他又不是热衷怀表的肖时钦，什么计时工具都没有带在身上。

“谢谢……”张牧师说完就没声了。

“他没事吧？”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睡着了。真是命大，要不是那害人的天使本身有自愈之力，咱俩那几下子他不得躺病床半个月……”

“谅你不敢比我下手重。”拳法家瞪了散人一眼。

“那还用说吗？！”叶修只是浅浅地一笑。要说揣摩对方下手轻重，他们切磋琢磨了十年了，了解对方的招式甚于自己的，一眼就能看出底细来。

夜已深，赶来的后勤部队举着装着木灯精灵的容器照明，救治伤员，收拾战场。本来张新杰也该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是现在却成了被救治的对象。叶修不确定张牧师精神的被侵蚀程度，所以请微草校长还有蓝雨堡主人帮忙观察一下，两人欣然应许跟着担架走了。

“呼……净给哥添麻烦……”送走了伤员们，散人开始检查千机伞的情况，看上去好像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

嘴硬，逞强，你消耗那么大，早该倒了，何必再我面前硬撑？

“老韩你怎么突然不说话？我真没对你们霸图的牧师下狠招……”

叶修说的是实话，不过韩文清突然给他下了个狠招。

“老韩你干嘛？！”

“听你的心跳声。”

“把、把脉就可以了何必贴这么紧……”

“你还活着。”

“废话，就算天崩地裂，本人照样活蹦乱跳！喂，你放开我！不要被王大眼看见了……”

“管他的，现在你就可以跟我决斗一辈子了。”

没有力气继续挣扎，叶修哼哼唧唧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把头靠在了韩文清肩头上。

索克萨尔一世的预言却终究没有实现，所有的契约者都幸存了下来。叶修叹了口气，决定不去追究把自己“出卖”了的老魏……

一辈子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经历了生离死别，这些契约者们愈发珍惜着当下的幸福。

那一天，世界本该毁灭。

漫漫长夜终将过去，荣耀大陆的历史将在他们的守护下迎来新的黎明。

## 后日谈

### （一）张佳乐的困惑

张佳乐醒来的时候，发现孙哲平坐在自己旁边，托腮而眠，有重重的黑眼圈……

弹药专家觉得这场景好像似曾相识，只不过两个人的位置变了。

自己为什么还活着？他什么都记不起来，只记得当时自己布下的弹幕还没有散去，就被芬里尔攻击了——后来的事情他一概不知。

莫非自己也被魔气侵袭，所以导致失忆了？张佳乐掀开自己的病号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伤，好像连缠绷带的地方都没有……这得躺了几个月了？

其实他对胸口和肚皮上的痛觉还是残留了那么一点点本能的印象的，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是疼昏过去了——也不知道牧师还有药剂师给自己用了什么药，恢复得完好如初。

正当他盯着原本应该有疤痕的地方纳闷的时候，孙哲平不知道何时醒了，给了张佳乐一个大大的拥抱。

“老孙你干什么？！”

“你醒了我高兴呀！”

“你也不怕我伤口裂了？！”话虽这么说，其实张佳乐也觉得神奇——被孙哲平勒这么紧也没见哪里痛，莫非真的痊愈了？可是当年他老孙治疗手伤了那么久，后来还是会有疼痛的感觉的……

“哈哈，其实你睡着的时候我确认过了，没有伤口，戳你你也没反应……”孙哲平傻笑道。

“你你你……你流氓！”张佳乐慌忙推开对方，好像从来没有受伤似的一下子从病床上蹦了起来。

孙哲平挠了挠脑袋：“我又不是林敬言……”

“哼！我去找人问清楚……”张佳乐红着脸，带着一脑子的疑问，夺门而出……

## （二）张新杰的下午茶时间

午后三时半，张新杰准时地开始喝他的下午茶。

他一个人坐在道馆的露台上，细细品味这自康复以来第一次自己亲手泡的热茶，心想下次要是住院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专用茶具带去才是——这次完全是意外，失策倒还谈不上。

那股力量已经从自己身体里面消失，牧师摸着自己的胸口，确认了天马的心脏以及降临的天使都已经不在的事实……

略微有一点儿冰冷的感觉。

可是，他感觉自己变得轻松了一点。十年来背负着圣职者那救赎苍生的使命，这些对他来说也许还是过于沉重了也说不定。

主将的那一拳让他惊醒，有的事情不需要做得太过，人和秩序之力的集合体——天使本身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内在的小小的混乱、小小的自我。张新杰一心为神殿、为霸图道馆奉献了太多，也该允许有点小小的自私在里面吧……

他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许正是这理智和坚定，才让那秩序的使者有了稳固的附着点。

张新杰取下眼镜来，仔细擦拭着。他觉得自己好像稍稍地，更加了解这个世界了。

茶香飘荡，牧师大人在这惬意的午后，暂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 （三）魏琛的假期

魏琛这几天真是忐忑不安，生怕叶修从霸图道馆回来之后就把自己给办了。冯宪君大祭司请他去庆功他都躲着，一个人跑回了蓝雨堡暂住了几天。这可高兴坏了剑圣，每天吵着要跟那老术士一起到山里去修行。

“我说，老爹，你别怕叶修啊！你这不是办了好事吗？”黄少天一个劲地给魏琛打气。

爱徒这么说，老魏也没完全撂下心里的石头：以那韩文清耿直的性格，绝对是见不得人说谎的。所以那时他自己一是为了保命，二也是觉得就算是善意得谎言也瞒不了一辈子，于是就对霸图主将和盘托出了。

这倒好，韩文清似乎真是有点儿生叶修的气了，不过人家毕竟以大局为重，倒也没在黄昏之战前发作——他们救下张牧师之后，韩文清拖着“犯人”就走了——只怕叶修那小子这几天可是回不来兴欣旅店了吧……

想着自己还能有几天好日子过，魏琛拿出烟杆、在蓝雨堡他很久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那叫一个惬意。

这个时候，突然门开了，魏琛懒洋洋地转头去一看，发现是喻文州。

“前辈您回来了？”喻文州彬彬有礼地笑着问。

“回来住两天就走。”魏琛眯着眼瞅着他的接班人。

“那，我给您准备住处吧。”

“我就住这间了，”老术士对小术士说道，“习惯了。”

### （四）叶修的招供

叶修在霸图道馆住了一天，就完全受不了了——作息太规律是一：晚上十点一刻想抽棵烟，没有囤货只好出门去买，结果一家营业的店都没有！萧山城这个时间街上还热闹着呢！

来自霸图主将的精神压力是二：那韩文清什么也不说，就一脸严肃地望着自己，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去让医疗队复诊的时候……

“我说……韩文清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盯着我看……”终于在那天晚饭之后，叶修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

一般来说，这个人根本不怕别人这样的“眼神攻击”，他自己凭着那连黄少天都要在他面前吃瘪的斗嘴功夫，怎么样也能把人给整到再也不愿意见到自己。

可这，些对韩文清一概不管用，那拳法家是该干嘛干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对叶修的毒舌完全免疫——这一点，叶修十年前就领教过了。

“说吧。”

“说啥？”

“魏琛跟我说的那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是因为，”叶修顿了顿，“神殿说了这是最高机密，不让无关人士知道。”

“我指的是，在这一战之前，神殿已经解禁了，你为什么还瞒着？”

“我不想让你们在执行战术的时候有负担。”

这话确实也在理，韩文清想了想，决定接受这个说法了。不过……还是有些莫名的窝火呢……

“那么，作为让我觉得有负担的惩罚，你这几天就留在这里，陪我决斗。”韩文清把这件事说死了，让对方没有反驳的余地。

真是的，明明是你自己非要问魏琛真相的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叶修真不知道，韩文清这种性格，到底是坦率还是不坦率呢……

最后呢，既然说好了要决斗一辈子，叶修也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五）一个不解之谜

张新杰出院了。他本来没什么大伤，可是王杰希建议他多观察一阵子，于是他在宏图镇的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张佳乐出院的时间比他还早，活蹦乱跳得跟没事一样——走之前张佳乐还来问张新杰到底发生了什么，被牧师自己搪塞过去了。

“张牧师，我有一个疑问。”林敬言是来接他们牧师回去的，虽然本来张新杰婉拒了这个看似多余的请求，可这位当时掩护完屠狼的二人没来得及赶回来的契约者一直觉得有一个不解之谜。

“请讲。”

“你当时是如何摆脱秩序之力的控制的？”

这件事，其实张新杰本人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被控制的那个时候他的意识全无——可忽然在那一瞬间，张新杰感觉到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去完成，就从意识的沼泽里爬了出来。而那件雷打不动的事情就是……

“那时正好夜晚十时，我觉得自己该睡了吧。”张牧师认真地推理道。

## 《神枪传说》

### （一）枪王的沉默

星空下的洮河波光粼粼，除了那在水面上碎镜般的明月，照亮河面的，还有军营里升起的篝火。轮回军团今天就驻扎在萧山城下游的地方。这个荣耀大陆上游走的佣兵军团，平日里居无定所，哪里有战事就在那儿安营扎寨——就好像是一群游荡在草原上，追逐迁徙的猎物的狼群。

不过是半日前，士兵们都倾巢出动，到那联盟新一年的入门战发生的地方去了。那场举世瞩目的战役，让这些士兵们震动——而更让他们吃惊的是，那嘉世军的元帅，最终成了轮回军团的一员。



军团的参谋江波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了那还一个人若有所思、连一身戎装都懒得卸下的孙翔元帅，说服他离开了树倒猢狲散的嘉世军。

孙翔离开萧山城的时候几乎什么行李都没有带，他随便卷了个包袱就走了。虽然临走前他没有理任何来叨扰的人，但是他在门口遇见了前来送行的副官邱非，还是忍不住跟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以前，他该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说出口，等到如今分别的时候，却非常自然地、好像不是自己似的对那个一直静静地站在自己身旁的人说了。

邱非是个稳重的小子，也许比我更适合当队长吧？嘉世军的前元帅心想，自己的归宿也许是那个人许诺的，那个对自己来说自由、而且没有任何负担的地方——荣耀大陆契约者联盟的现任盟主，轮回军团。到了那里，孙翔不需要承担领队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处于巅峰的枪王周泽楷；也不需要思考战略的问题——那是参谋江波涛的任务。孙翔要做的，就是发挥他自身的全部实力——无拘无束地做一名斗气冲天的战斗法师。

于是孙翔来到这里，这个新的起点。他不再是元帅，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罢了。

轮回的军营确实是个挺自由的地方——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散漫的。在规定训练的时间里大家都充满干劲地切磋武艺，没有任务、没有联盟战役的时候，所有人都自由自在地干他们喜欢的事情。

一开始，杜明还有吕泊远他们这几个轮回的职业契约者都对孙翔有些畏惧——因为这顶着现任“斗神”一叶之秋契约名的嘉世元帅，每次上场战斗的时候都让人感觉咄咄逼人——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原来卸下重任之后，他也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年轻人了，而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幽默感。

很快地，几名年纪相仿的契约者就打成了一片，在篝火旁聊的特别尽兴。为了给孙翔接风，参谋决定解除今晚的禁酒令，让军士们喝个痛快——而他自己呢，则是在神殿的召唤下去了大祭司那里，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任务要做。

知道任务内容的除了江波涛，大概只有团长周泽楷了。这位枪王在这样热闹的、新人加入的日子里，依旧沉默，只是跟孙翔握了一下手，就独自一人坐在了火堆旁。

和杜明他们干了几杯之后，孙翔不知道是酒烧的还是火烤的，觉得浑身发热。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发现周泽楷一个人呆在那里，便自来熟地跑过去坐在了枪王旁边。

“我说，”孙翔举着杯子问，“身为团长，跟我这个新人喝一杯吧。”

周泽楷原本抱膝坐着的，他把半埋在膝盖里的头缓缓抬起来，侧过去，看了满面红光的孙翔一眼，然后露出了十分为难的表情。

“不会。”

什么嘛！原来这家伙不会喝酒！孙翔本来就是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现在自己酒量可就把这里的老大给比下来了，心里窃然得意起来，一口气就把杯中剩下的半杯给一饮而尽。

孙翔倒举着空空如也，但还沾着一点酒沫儿的杯子，炫耀似的说：“其实很简单的。”

“嗯。”周泽楷腼腆地笑了一下，继续把头埋了下去，不理旁边的人了。

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吃惊于枪王的笑容——“咯”地，孙翔打了个酒隔。他愣愣地盯着周泽楷看，而后者则是继续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结果一晚上，孙翔就没有跟他的新上司说上几句话。对方大多以各种语气词回答了。

新来的人觉得特别尴尬和不解——虽然以前他也知道周泽楷有个“沉默枪王”这别名，他还以为这只是说他在战斗的时候一言不发、平时比较内向而已——哪知道那家伙真的几乎没跟自己讲过一句完整的话！

奇怪了……真奇怪。孙翔见自己没法跟周泽楷交流，便悻悻地跑回了其他人那里。这个时候杜明已经不行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一旁的吕泊远正在收拾摔在地上的酒瓶子。于是孙翔凑过去，问道：“你们团长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发呆，还爱理不理的？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吕泊远一听，笑了：“我们团长他平时对我们也这样啊，他喜欢一个人清静。这并不代表他讨厌别人，也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在有必要的时候，他还是会说话的。”

“有必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嗯……就是真的有必要的时候。”看来就算是熟悉的战友，绞尽脑汁的吕泊远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了。

唉，怎么一个个都好像是被他们团长传染了似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呢！孙翔完全不明白，这个语焉不详的“有必要”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是那个时候吗？孙翔被江波涛领到自己住的帐篷之后，刚放下包袱准备出去，却从那门帘缝看到了那参谋出行的一幕——那个时候孙翔清楚地记得，周泽楷好像在跟江波涛说话，而且不是语气词，是很长一段。虽然听不到内容，可是那个时候孙翔确实还松了口气，觉得江湖传言并不那么靠谱嘛……

可是，这位战斗法师错了，周泽楷似乎比传言中更加沉默。

第二天早晨，参谋还没有回来，有小道消息说，五年前被封印的魔物又逃出来了，事态十分紧急。

孙翔成为契约者的时间晚，在越云书院也不过是个一心只知道争第一的傻孩子，加入嘉世也没几年，知道的联盟旧事并不多。所以他倒没有什么特别焦虑的情绪，一大早就高高兴兴地去军中大帐和同僚们一起吃早餐了。

饭桌上的氛围略微有些诡异：杜明因为昨天宿醉，一脸难受地扒着饭，没有说话；吕泊远没有来，可能还在睡觉；其他的人也都一副没醒过来的样子——而自找没趣的孙翔呢，则是因为故意坐在了周泽楷对面，而不得不面对不管自己问什么都毫无反应的这个人。

天哪！昨天这小子还能用“嗯”来回答自己，现在连声都不吭了。孙翔觉得古怪，一边吃一边盯着对方，好像盯着就能看出什么来一样。

但是周泽楷依旧一声不吭地、淡定并且缓慢地吃着那碗好像永远也扒不完的米饭——直到他发现对面的新人正瞪圆了眼睛看着自己。

周泽楷轻轻地放下碗筷，摸了摸嘴角和下巴——好像没有沾到什么呀？

“嗯？”枪王用询问的语气回了新人一下。

“我直接问你好不好？你为啥不说话呢？你昨天跟江参谋说得好好地不是吗？”

被问了这么一个从来不会被人问起的问题，周泽楷不为人察觉地愣了一下——然后说：“吃饭，不能讲话。”

孙翔手中的饭差点儿滑了下来，幸好他眼疾手快接住了。

说话了！说了六个字！孙翔好像是看见什么从来没见过的珍奇宝贝似的，心里激动了一下。

可是人家都这样说了，孙翔也只好放弃了继续话题的念头——虽然他不知道下一次能让枪王说出除了“嗯”以外的句子是个什么时候了……

这家伙，明明能说的嘛！

我们的前嘉世军元帅，孙翔先生，加入现任盟主轮回军团之后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帮助新集体卫冕，而是想要枪王开金口说话——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孙翔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这一点特别执着，总是要缠着周泽楷问一堆奇奇怪怪不着边际的话。

一般人不敢这样问人家问题的，感觉好像很没有礼貌——可是孙翔觉得，如果现在不问的话，指不定将来还有出什么误会呢——他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他以前不过是一只独来独往的猛兽，只知道撕裂敌人与世界为敌，不可一世地傲视苍生……然而他现在想要融入这个集体里面，想要更加地了解别人，这或许就是这位败将最大的成长吧……

过了几天，江波涛终于回来了。大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魔狼之战的胜利，也知道了那几位老将的英勇事迹——而让他们最开心的事情，还是他们的参谋平安归来了——毕竟没有人愿意重演百花的噩梦。

那一日的晚餐十分丰盛，轮回军团的大帐里又回到了往日的嬉闹之中，似乎只要参谋回来了，这里就不再沉默似的。

周泽楷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胃口好像特别好，一下子就吃完了。江波涛看见团长的碗空了，便问：“再来一碗？”

“嗯。”枪王露出了那天晚上孙翔似醉非醉时候见过的笑容，把碗递了过去给了江波涛。

哼！居然吃的比我还快！孙翔见状，奋力地三两下就狼吞虎咽完了他碗中的食物，举着空碗对正要起身离开的江波涛含糊不清地喊道：“再来一大碗！外加一只鸡腿！”

江波涛也笑了，顺手把他的碗也接了过去，说：“吃慢点，别噎着。”

## （二）雷霆归来

这一年来的荣耀契约者联盟相当的不平静——嘉世军出局了，回归失败了，解散重组了；而“罪魁祸首”的兴欣旅店则是以黑马之姿杀入了联盟。

再然后，在众人还没有来得及惊诧的时候，预言中的末日却来临了——魔狼破除了索克萨尔二世的封印，险些再度酿造一场百花的悲剧……

可是奇迹竟然发生了，同样是由那名经验丰富的、被称作是“荣耀契约者的教科书”的男人指挥，这一次联盟没有像五年前一样受到重创，终于化险为夷。

而处于所有这些事件漩涡中心的那个人，就是那位离开雷霆舰队、加入嘉世军成为军师的前舰长，契约名为“生灵灭”的机械大师肖时钦。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太多了，这位位列“四大战术师”之中、以缜密思维著称的契约者，此刻却什么也不想去思考。

他需要静下来，一个人。

肖时钦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彷徨和歉疚——虽然这事儿也许不能完全怪他自己，可是他有的时候忍不住想，自己是不是同时辜负了雷霆和嘉世对自己的期待……

那，他对于自己的期待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提着他那装满了各种珍奇道具以及图纸的箱子，肖时钦在向神殿祭司报告完屠狼战的经历之后离开了神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飞空港那里。

“肖大师，请问您要回雷霆么？”一名驾驶员正准备登上那看上去奇形怪状的飞行机器，忽然看见自己憧憬和崇拜的机械大师正在港口发呆，便鼓起勇气走了近来。

说起来那飞行器，是肖时钦几年前受到雷霆战舰的启发自己设计的——荣耀大陆现有的生产力虽然不足以建造媲美那艘失落文明的遗迹的飞船，可是利用现有的条件，简易的飞行器还是可行的。

就这样，虽然一般人用不到这样的珍奇发明，可是荣耀神殿因为在那高耸的山顶上，所以祭司们还是请肖时钦帮他们造了一些飞艇——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大鱼——作为运输货物和长距离传送的工具。

抚摸着那历经风雨，有些老旧的冰冷的机械，肖时钦的心中忽然有什么东西涌动了起来。他想起了过去，那全身心投入研究战舰和做出各种有用或者没用发明的日子，真的非常充实和忘我；而自从参与到联盟战争之后，自己却渐渐雪藏了那些令人着迷的事物……

最初的时候，他只是想要不借助魔法就能飞翔罢了。

机械大师轻轻地叹了口气，苦笑着对自己说：“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呢。”

“大师？”

“没什么，”肖时钦放下手提箱，取下眼镜来用绒布擦拭了一下，笑着对驾驶员说：“这艘船有点儿小毛病，我来修理一下吧。修好了之后，请你载我回舰队。”

“是，遵命！”驾驶员一下子激动得不行，脱下帽子紧紧攥在了手中。

于是在经历了简单的维修之后，这艘飞船离开了神殿。

从高处俯瞰荣耀大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

也许，那些魔道学者们会告诉你，骑上扫帚像鸟儿一样借着风飞翔是多么的妙不可言。但是天赋异禀的飞行家确实只是少数而已，而且扫帚能达到的高度最高也不过数百米罢了。

在那上方，是真正的有翼族群的领域——而其中，称霸天空的是龙，这种荣耀大陆上最让人类着迷的生物。它们划破苍穹的烈焰，据

说点燃了云彩、凝成了晚霞——那是人类的力量无法企及的地方——或者说，单纯靠肉身的力量无法抵达吧。

曾经有传说中的龙骑士，他驯服了巨龙，乘着他的坐骑去过天的上面。正巧有一颗星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让脚下的巨龙开道，于是那条最强的龙就用它的吐息击碎了那不幸的星辰。星辰的遗骸坠落在地面上，被火焰净化得洁白无瑕，坚硬无比。

当然，这都是传说了。

只不过人类并非甘于听听故事，然后一成不变的生物，他们混乱的欲望没有尽头，他们秩序的思考能够带来新的变革。

肖时钦就是那好奇心旺盛的人类中的一员，是他发现了那艘后来被命名为“雷霆”的战舰——一个不知道何时存在过又彻底消失了的文明留下的痕迹；也是他修复了这艘飞船的动力，复原了它的外貌，最终让人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飞船第一次升空的那一刻时，肖时钦感觉到一阵恐惧，害怕再也不能回到大地上——可是这样的担心并没有发生。飞船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又在夜空里闪着光——人们便把它叫做“雷霆”。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那些造出这飞船的人。年轻的肖时钦废寝忘食地研究这他尚未了解万分之一的文明产物，然而越是研究得深入，他便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中——当一个人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当他的世界观被完全冲击破碎不剩一丝信心的时候，他便会在那名为“极限”的虚空之物面前显得绝望。

正巧，那个时候的神殿需要新的势力来支撑，也需要肖时钦的能力来为他们作贡献。他们热情地邀请他加入到战事当中来。

在那之前，肖时钦只是曾经与一些对机械和设计有共同兴趣的契约者们一起去冒险过——这些人大部分是因为契约者的能力带来的冒险中的便利而签约的，最初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参加联盟战争。可是神殿的盛情难却，而且肖时钦知道，手中握着这么巨大的、不明的威胁，如果不被纳入体制内的话，很可能要被消灭的是他们自身。

他想要保留这艘船，做更多的研究，然后造福更多的人类——如果它再度被毁坏，那么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就这样，雷霆的契约者们加入了联盟。后来他们又修了一些副船，飞空艇来完善整个战舰的供给与维护——最后一系列的舰船，就形成了今天的雷霆舰队。

参与到联盟战事当中之后，肖时钦感觉到了一点从知识深渊当中得来的解脱——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精力来战斗，不仅是为了磨练自己，更重要的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他的舰队。

他当然也渴望成为盟主——这样即使在退役之后，也能像李艺博那样为神殿效力，甚至加入到高级祭司的行列当中去——他觉得那样一来，那艘船的未来应该能够得到保证吧……

只是人生往往是无常的，雷霆的战队实力一直离盟主有一段微妙的距离——肖时钦再一次感受到了“极限”的存在。没有办法，本来雷霆最初的组成就并非以战斗为根本的，所以在仅凭自身契约者能力外加战术的情况下，他们战斗得非常艰辛。

于是，这位机械大师在作为一名守护着的道路上越来越远，“曲线救国”加入更新换血的嘉世军以期让它重振旗鼓再度问鼎联盟也许是肖时钦今生最大的错误决定——也或许是最正确的一次尝试。

在那里他遇见了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事情，这些新鲜的体验将他从研究的象牙塔里面拉了出来——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内情复杂的嘉世军，不得不绞尽脑汁来调和、治愈这个伤痕累累的巨兽……

在那里，他再一次和苏沐橙见面了——上一次有限的交流是他请这位新进联盟的枪炮师来帮自己修复雷霆战舰主炮的工作。肖时钦惊讶地发现她对这一类武器的机械结构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合作得也非常愉快。临走的时候，苏沐橙表示希望肖时钦日后能帮自己一个忙，机械大师答应了她的请求。

在嘉世再见到苏沐橙的时候，她却没有跟他走得太近——战术大师推测她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其实很熟，而且陶丞相当时曾经一度软禁过枪炮师，防止她去找他的搭档，联手起来对付嘉世王国。

苏沐橙变了吗？肖时钦不知道。但是在他尚未察觉的时候，自己已经变了。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最终的归宿前摇摆不定又重蹈覆辙、或者完全误入歧途啊！



但是，现在，他回来了。

肖时钦回来了。

机械大师生灵灭回来了。

他回到了雷霆，回到了最初之地，回归了最初的梦想。

“舰长——”年轻的通讯官戴妍琦一路从舰桥飞奔至格纳库，一个飞扑落空，摔倒在了正从飞艇上下来的肖时钦面前。

“啊，小戴！你没事吧？”

“痛……不过我没事，只是这里地上打滑了而已。”她揉了揉膝盖，拒绝了肖时钦伸出的援手，自己站了起来。“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舰长！你不在的这一年里，我可是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对呀，小戴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元素法师了呢！”方学才大副走过来说。肖时钦不在的时候是他代理舰长的职务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把舰长的席位占为己有。

肖时钦回来了。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舰队。所有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整齐地列队，接受舰长的检阅，表示他们的欢迎。

那一瞬间，肖时钦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挥手向他们致意，表示自己的感谢。

这里才是家——肖时钦这样对自己说。

那舰桥的座位不能白白为自己空着！肖时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而所有的舰载人员都知道，没有肖时钦的雷霆舰队并非“雷霆”，当机械大师归来之后，他们便向世界宣告：真正的雷霆，就要归来了。

### （三）未来宏图

宏图镇的一天是规律的，即使是规划着一切的牧师张新杰住院的时候，小镇的钟声从来都是准点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如既往。

镇子上有传言说，原来嘉世军的叶秋元帅——就是后来改名叫叶修的那个散人——在屠狼之战结束之后来了宏图镇借住。乡勇们个个群情激奋，想起了当年他们这儿霸图道馆和嘉世军的种种恩怨，谁还坐得下来？

当然并没有人真的去挑事，只是借口去参观道馆的时候想要借机一睹这位“大敌”的真容罢了——毕竟能大老远跑去萧山观战的人是少数。结果就是这样的好奇心作祟，导致了一连三天霸图道馆外面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盛况”。

叶修本人呢，确实“委屈”在道馆的一间客房里，住了两日。见到自己如此“受欢迎”，他还特别得意地跟霸图主将韩文清炫耀说：“你看，我在你们这儿有这么多信徒！”而韩主将一如既往地对他报以过于严肃正经的脸色，见怪不怪地回应道：“别得意。”

没办法，就只有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任何挑衅而沸腾，毕竟他们两个认识都已经十年了——要是换做张佳乐的话……

“对了，你们这二位张先生恢复得如何了？”叶修之前跟去宏图镇医院的时候，两人都在昏迷中，但并无大碍。孙哲平跟楼老板请了假来陪护他的老搭档，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无需担心。他们一定会回来，然后打败你的。”

“哎呀，老韩！韩文清，韩主将，醒醒！他们还晚了十年呢！”

“未来的霸图会更强的，不过十年而已，十年之后的事情没人能够预料。”

啊，是啊！谁能想到看似迟暮、被迫左迁的前嘉世王国元帅，现在竟然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呢？！叶修自己也不知道再过十年荣耀的契约者联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十年来唯一不变的，就只有他和他的本心了吧。

胜利，荣耀。

他们从来不会忘记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荣耀石上的那一天，成为契约者的那一天，第一次胜利的那一天，第一次决斗的那一天，立下赌约的那一天……

但是，追忆往昔或者畅想未来的事情现在得缓缓了，从兴欣旅店的人马杀入联盟的那一刻起，全荣耀大陆的势力都忙碌了起来，而事件中心的叶修本人又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处理了……

“多谢款待！不过你们这小破地方太令人难受了，睡觉还要被人管，抽棵烟还得躲起来……”临走前叶修向韩文清抱怨道。

“你……在哪里抽烟？”韩文清用审问的眼神直视着他的宿敌，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叶修这两天没犯烟瘾却也没见他抽。

“啧，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联盟战场上见吧！”说罢，这家伙还真当着主将的面把烟给点起来，然后夹着走了。

避开好奇心过剩的乡勇们，韩文清悄悄地送走了这个“危险人物”，却没有想到没过半日张佳乐就跑回来了。

看上去好像恢复得挺快的样子，韩文清也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儿不可思议——按道理来说伤得最重的人应该是这位不幸的弹药专家才对……

“叶修你给我出来！”一点儿都不跟人客气地，张佳乐一回到馆就风风火火地跑到空空如也的客房一看——叶修已经走人了，心里特别堵得慌。

“他已经回去了，店里有新人来他要处理一下。”

哼，这都是借口！一定是因为预料到我要回来揍他所以他溜了吧！张佳乐暗暗地鄙视了一顿那个欠揍的男人。他有好多账要找叶修算呢……

不过，看见依旧活蹦乱跳、精神十足、到处找叶修算账的这位同僚，韩文清内心的担忧也就不复存在了——还好那件事没有给他造成过大的不良影响，这也许是归功于张新杰的舍身相救，也许是因为孙哲平的默默守护，或许也得益于张佳乐自身的强烈愿望……他还没有坐上过盟主的席位，他还想要赢得胜利。

这一点，霸图道馆的三位老将都是一致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他们要一展宏图，问鼎荣耀之巅——而大部分新人似乎都没有他们这种背水一战的决意。

说到新人，张佳乐突然关心起新入联盟的那支队伍来：“唉，主将，你知道兴欣最近的动向吗？”

“来了个新人，方锐。”

“哈？他算新人？”张佳乐笑了，“虽然方锐加入联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也不能算是新人吧？”

确实呼啸的方锐加入联盟已经五个年头了，不算什么新人。于是韩文清又补充道：“据说他换了契约名和职业。”

“哦？”张佳乐对方锐也不算特别了解，打过照面，战场上也见过，对上过，也就是如此有局限的交流而已。再加上职业体系也完全不重合——弹药专家实在想不出这个以“猥琐”出名的盗贼职业者能换出什么新花样来。

“是海无量，气功师。”

“这么有意思？！”张佳乐乐了。

“今年的联盟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强训练。”韩主将总结道。

主将每次总结都是以“我们要加强训练”来结束——张佳乐来霸图一年多了，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有人嫌苦嫌累嫌韩文清一如既往不知变通，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感慨就是因为这个样子，霸图的精神才不会倒下。

“好，我这就去拿装备。”张佳乐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叶修回来的时候一雪前耻了，当然不能放松。

韩文清却一把将兴致勃勃的张佳乐拦下，说：“我认为你短期内还是应该复健为重，训练量自己把握一下。一周后再加入集训。”

“可是……”

“没有‘可是’。”

“是……”张佳乐知道韩文清是为了他好才这样说的，所以没有继续任性。

“哟，你回来了？这么快？”林敬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他倒是没有戴眼镜，张佳乐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当然要快点回来！躺那病房里也没有事情干……”说是这么说，当他和孙哲平告别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下子的，难得有这种叙旧的机会……

“噢，我以为你很乐意跟他多聚一聚的？”

“哼，别提了！”

“怎么了？”林敬言掏出了眼镜戴好，非常关切地问。

你怎么跟李迅似的？张佳乐不禁心里这样想。支支吾吾搪塞过去之后就跑掉了，让林敬言完全摸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霸图道馆似乎有了家的感觉，张佳乐觉得不论自己当初是因为什么理由而来的，现在的他确实无怨无悔。

在弹药专家去拿装备的路上，他还遇到了正准备去集训的宋奇英。宋奇英非常有礼貌地跟前辈打了招呼，还问起了他们最关心的张牧师的情况。

张佳乐好心地安慰小宋，让他不用担心：“我在医院看过他，特别有精神，还自己泡茶喝呢！你放心，过两天张牧师就会回来了。”

“嗯。”听完之后，小拳法家就告辞了。这孩子表面上纹丝不动，却还是嫩了点，张佳乐看得出来他听到消息之后蛮高兴的，不由得在私底下感叹：这孩子不像那位拳皇，倒像起准时牧师了！

真是谁都想不到啊！霸图的未来也许就要交给这位少年了，他成长得非常迅速，以至于张佳乐隐隐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责任感——身为前辈一定要做好榜样！而这些都是他在百花时候不曾想过的……

那段日子真是如同梦幻一般，但是又真真切切存在过的。

说起百花，他就想起了老搭档。孙哲平这一次重出江湖的原因，他在医院里已经跟张佳乐解释过了。义斩商会待他如上宾，前“第一狂剑”虽然无法像以前那样在最前线冲锋陷阵，却还是可以在背后发光发热嘛……

命运什么的，都是人们用来逃避苦难的借口。经历的这一遭，弹药专家无比地清楚自己现在和未来要做的事，正如同他的搭档一样——即使相距千里，分隔阵营，他们的心依旧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生总有诸多憾事，但是值得后悔的并无几件。想必张新杰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自己的同僚，他也不会因此而后悔半分。

只要生命还在继续，人类的未来便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这是张佳乐的敌人叶修用实际行动告诉他的。

张佳乐回到房间，觉得空气异常的浑浊，隐约还觉得有烟草的味道。他连忙打开门窗通风，好一会儿味道才散尽……

“咳咳，叶修……太过分了……”张佳乐望着叶修给他留下的小字条，哭笑不得又好像是被呛到了一样。

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撕下来的草稿纸上面随随便便写了几个潦草的字，亏了张佳乐凭着自己在弹药光影中练就出来的精准眼神好歹认出来到底写的是怎么了。

只见上书十二个大字：借你宝地一用，不要告诉老韩。

哼，叫我不说我就不说吗？张佳乐刚下定决心要出卖那个可恶的老烟枪，忽然瞥见纸的背面也有字……

#### （四）风过萧山

叶修回到萧山城的时候已经是那举世瞩目的入门战之后近十日了，这中间发生了不少事情，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在宏图镇“作客”的那几天里，这位传奇一般的职业契约者也没有闲着：他趁着人员变动期的空当写信给方锐让他来兴欣。大概这两天那位以猥琐而闻名的盗贼就能来新东家这里报到，然后改头换面做一个气功师。

旅店老板陈果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地惊讶，但更多的是好奇。她赶紧叫人多收拾了一间屋子——等旅店的扩建的部分都完成了，住房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老板娘，我回来了！”散人叼着烟，优哉游哉地朝旅店门口走来。他这一路上可没少被人围观，一进萧山城，路上的行人或驻足或跟随地都是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差点儿让嘉世亡国的人物……

但是这位先生可不在乎外人的眼光——再说他现在也没啥好隐瞒样貌的了，就大摇大摆地从人群中间穿了过去，毫不在意。

没想到陈老板一把就将他拽进了屋，关紧了门窗，挂上了“歇业”的旗子，神秘兮兮地好生奇怪。

“我说，你生意可不做了？”

“不做了不做了，这几天没少有闹事的，都被我给打发走了。”陈果嘟嘟囔囔地抱怨道。

“不至于吧……”

“过几天等他们情绪过去了再开业，咱不能耽误正事。”

“说到正事，方锐来了吗？”

“来了，刚放下包裹。神殿祭司也来了，他们在屋里办转移契约名的手续呢。我歇业也是为了这个……唉……”

叶修想不明白，向来乐观豁达的老板娘怎么开始唉声叹气起来，便问：“陈老板这又是怎么了？”

陈果表现得更加神秘了，四下张望了一下，凑到叶修耳边小声说：“我觉得沐沐有相好了……”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叶修觉得奇怪，但是他问道：“你见过？”

陈果形容了一下那男人的模样，结果还没有说完，叶修突然捂着肚子笑趴在了被老板娘擦得锃光瓦亮的饭桌上。

“你笑什么？！”陈果纳闷了。这人不是受刺激太大疯了吧？

干笑了一会儿笑不动了之后，叶修有气无力地解答道：“那是云秀姐啊……”

陈果愣是呆在了原地，半晌没缓过劲来：原来自己这几天看到的来找苏沐橙的“男人”是风城那位城主，荣耀联盟的职业契约者楚云秀。

“可是我以为……”

“以为她和小安一样只是职业装备上有些特殊吗？”

“嗯。”陈果点点头。他们兴欣的牧师安文逸，平时穿得就跟个普通的书生似的，但是牧师的装备可都是“修女”的样式——他说这是别人送给他的东西，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才舍不得丢……所以陈老板大概以为那位以男装出名的楚云秀也是如此，平时是女子的打扮。

作为荣耀契约者的老前辈，叶修不得不花了点时间跟陈果解释：自己也叫不论年龄还是联盟中的辈分都比自己小的楚云秀一声“姐”，是因为尊敬她作为一名一人撑起那座城池的女城主。城主大人因为工作需要，平时也都是男子打扮，或者不如说是中性着装。

楚云秀和苏沐橙关系好这一点陈果倒是知道的，可是她到底也没有猜出来那位看上去英姿飒爽的人士是位女子，顿时觉得自己果然还是圈外人，对职业契约者的世界——尤其是日常生活，并不是特别了解……

叶修也知道，要是换做直来直往的小唐柔，如果注意到了有这种事，那一定会当面就问了上去了——当然他认为唐柔可能不太关心这些问题。至于陈老板，这位员工认为她一方面是太心思细腻，另一方面是一些多虑，以她的性格倒是做得出实在憋不住了才来问别人的事情……这并不代表老板她多管闲事或者多嘴多舌，只能说明她爱胡思乱想并且瞎操心罢了。

“我可以把这个笑话讲给她们听吗？”叶修决定逗一下陈果。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陈果大声抗议道。有的时候她真忘了当年她是如何崇拜“叶秋”这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大人物了，她对目前这个欠揍的人类丝毫没有憧憬之类的心理，恨不得能强制让这老烟枪一个月不抽烟。

于是这天晚饭的时候，大家齐聚一堂给新来的方锐接风。陈老板好鱼好肉上了满满一桌，唯独给叶修的那碗汤里没添肉，清汤寡水的；她又给苏沐橙弄了好多她特别爱吃的菜，一个劲地往那枪炮师碗里递……

“果果你今天是怎么了？”苏沐橙问道，瞥了一眼在旁故作淡定的搭档。

“没、没啥……就是吧，你虽然之前也经常来所以大家不把你当外人了，可是按道理来说咱还是得给你也办一桌欢迎宴席是不是？正好今天沾了方前辈的光，我就当是补偿你了。”陈果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好聪明啊，这么会找借口！连正吃得特别起劲的方锐都忍不住帮腔似的点了点头……

苏沐橙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顺势接受了老板娘的好意。而一旁跟着魏琛起哄要闹方锐喝酒的包子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形……



“小楚今天来看你了？”就在陈果开始放心的时候，叶修一边扒饭一边不经意地问道。

陈谷怒目而视，但那家伙依旧眼都不抬地在吃菜，招都不接一下。

“咦，你怎么知道的？”虽然私交甚笃，可是平日身担守城重任的楚云秀也并不是总是出来找苏沐橙，她这几天只是因为枪炮师顺利摆脱了旧东家的阴霾才出来和这位好姐妹一起开心一下罢了——所以苏沐橙觉得叶修才刚从宏图镇赶回来居然就知道了这件事，真是不可思议的神机妙算……

“哦，我回来的时候好像看见她了。”叶修这样说完，故意朝着老板娘笑了一下，把她噎了个半死。

“果果你没事吧？”

“没……事……”

为了避免自己以后再出这种糗事而被叶修抓住把柄，陈果晚饭后又问了叶修关于吴羽策的着装问题。那位吴先生也是以一身华丽而美艳的女装鬼剑士出道的契约者，不知道私下里是不是也和楚云秀一样……

“嗯，小吴啊，”叶修正在给千机伞的关节上润滑剂，“他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你倒是说嘛！要是以后咱们两家在联盟战争里对上了我又弄出什么误会怎么办？我好歹也是个职业联盟势力的老板了，总不能在人家面前出丑……”陈果说的也有道理，再说她向来是个虽然有些冒失但是勇于承认自己错误和不足的好老板——叶修决定欣赏她的“虚心求教，不耻下问”。

就在大神级的掌柜满足他老板的好奇心的同时，苏沐橙则是回了自己的房间，把今天楚云秀交给自己的东西摆在了桌上。

那是一个狭长的皮箱，有用法力封印的痕迹。苏沐橙用自己的手覆在那锁扣上面，然后念了一个暗语。

苏沐橙的房间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并且她自己在房间里也做了一些措施使得外人感受不出来其中的任何能力波动——刚从外面回来的叶修也不知道她在这几天里的这一举措。所以当她打开箱子、魔力和光

辉充满房间的一瞬间，楼下的叶修和陈果还有其他的人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光辉散尽之后，箱子里的贵重物品现出了真容——那是一些被拆散了的零件，就好像是苏沐橙当初拆下的吞日的缩小版。

那状似炮口的东西，也是一具狼头骨——如果任何一个人知道吞日的材料来历的话，不难猜想出现在送到苏沐橙手中的这套武器的名字：吞月。

是的，这因为被拆散而看不出最终形态的武器，主要材料就是魔狼芬里尔的另一个孩子，幼狼哈提的头骨。现在，它终于与它的兄弟——装载于吞日上的斯库尔重聚了。

于是苏沐橙把收藏于柜子里的吞日也取了出来，放在了吞月的旁边。她仔细擦拭着这两组零件，用精巧的工具打磨它们，然后上油，组装……

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完成的。

窗外一阵狂风刮过，陈老板不知道她的歇业旗帜已经被吹到街上去了，只是吩咐几个还没有睡的伙计去加固门窗。叶修也觉得累了，和吃饱喝足正在整理自己新装备的方锐寒暄了一下，就回去自己房间呼呼大睡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五年前嘉世军卖给雷霆舰队的材料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切就像风一样，虽然存在，但是无形，无法捕捉和观察，只能通过别的蛛丝马迹来推算它的存在——如果不是有心人，恐怕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吧……

萧山城的人们所知道的现象只是：那个能够在全荣耀大陆上呼风唤雨的男人归来了，他将在联盟里刮起新的旋风，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 （五）世界的尽头

太阳沿着它既定的轨迹下沉，很快就要坠入海中。海平线被烧得通红，就好像导火索一般，被火球引燃，火星在海面上爬行，在波涛中闪耀着光辉。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至少，对周泽楷来说是这样的。他现在坐在海边的一块被冲刷得坑坑洼洼的岩石上面，仔细地擦拭着碎霜的枪身。冰冷的武器此时与战斗时的猛烈砰响相反，安静得令人觉得冰冷——也许就和他的主人一样，享受沉默和自由自在的时间。

“枪王”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来这海边的，因为轮回的军营驻扎地并非固定，所以今日实属难得。他想办法摆脱了有一堆问题要问自己的孙翔，还有让自己去做定期体检的方明华，就是不希望有人跟来这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碎霜的表面现在就像湖上的冰面一样平整得甚至能够映照出人的影子来，周泽楷对着已经十分微弱的夕阳的余晖查看了一下，觉得很满意，于是将这支右手左轮收起来，换上了另一支左手左轮——荒火。火龙的皮革包裹的枪托以及中空的龙骨制成的枪身即使在冰天雪地里也能保持自然的温度，融化坚冰——所以它和碎霜一左一右都是放在特制的枪匣子里的。

他每天如此执着地坚持擦枪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有洁癖或者强迫症什么的，只是履行一种责任罢了——同时从他得到这套武器的时候，周泽楷就知道，只有自己一人可以听见它们的声音，就好像妖精的细语一般。

它们有的时候会吵架，荒火会对碎霜说：“看，今天的命中率是我比较高！”

这个时候碎霜就会摆出一副冷酷的表情：“那是因为主人用你用得比较少，哼……”

没办法，它们的性格迥异，周泽楷这个主人花了五年的时间都没能弄明白它们的心思——可是战斗的时候明明配合得那么默契，为什么要吵架呢……

为何，人们明明心意相同却又无法互相理解？为何，人要口是心非呢？为何……

世界上有太多的难以理解的事情，最后这位神枪手觉得太麻烦了，就不再去想了。自从遇见了后来加入轮回军团的参谋，魔剑士江波涛，这个能够理解他沉默中的无声言语之人，周泽楷才发觉，原来最难以理解的不是“无法相互理解”，而是“明明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却洞悉了自己的一切意图”——顿时有一种将自己完全暴露的不自在感。

但是，那个总是面带微笑的男人，并不是带有恶意的在戳穿自己——在共同战斗了这好几年以来，周泽楷逐渐发觉自己和所有人的距离都因为这一块粘合剂而变得更加接近和安定，就好像有什么调和的魔法一般。

“主人明明就很想跟参谋说话的，今天去主动问好吧。”荒火有一天在周泽楷吃早饭的时候悄悄说。

“才不是呢！”碎霜反驳道，“主人才不会去做那么麻烦的事情。”

不过，没有人听得到它们的议论。对此习以为常的周泽楷淡定地继续吃完了早餐，收拾好碗筷，然后背上装备，就准备自己去训练了。

江波涛从来不多问什么，周泽楷也从来不会去主动去说，作战的时候就好像荒火碎霜一般，明明看似不可互相理解，却配合得如此默契——这样的距离对“枪王”来说是最合适的——退一步会感觉到失落，进一步会焦虑而不安。

所以说，人类啊，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复杂生命。

当然，懒得去想的周泽楷对这一切都只是有模糊的概念罢了，他凭着射击时的那种天生的直觉，比起经历思考的过程而更先一步得出了最后的结论：无需多言。

正因如此，他今日这样一人独自在海边享受这样的宁静时光，本该不会有任何人打扰才对……

但是……

身后的草丛窸窣窸窣，不似是动物的莽撞，因为荒火和碎霜同时停止了日常的拌嘴，让它们的主人听到了那一声脚步——“砰”地，“枪王”连身都没有转过去，顺手用正好在手中的荒火从自己腋下反手射击。

听到了树干中弹的声音，并非人类。

是个职业契约者！周泽楷这样判断，觉得对方不是自己熟悉的人士，不是轮回的甚至也不是其他联盟中自己了解的契约者……

“谁？”惜字如金的周泽楷这个时候不得不问道。声音才不是外人传言的那么微弱或者无力，只是作为人类来说过于冰冷。

“原来你会说话……这就好办事了。”来者知道周泽楷不会真的攻击一个毫无敌意的人，所以一开始在周泽楷射击的时候他动都不动……

不，应该说是她动都不动。

树荫底下走出来的是一身被火焰纹样点缀的黑衣法师，她手持着一柄一人长的赤色战矛，飘逸的短发在微微有咸味儿的海风当中显得有些纷乱——但是这都无法挡住她那锐利得如同炎之刃的眼神……

是那个兴欣的新人法师——“唐柔！”

好在自己并非脸盲，周泽楷庆幸了一下不会发生叫错名字的尴尬，才放下抬起的双臂，询问道：“有事？”

“掌柜的叫我来找你。有急事。已经事先跟江前辈打好招呼了，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唐柔也不是个话多的人，一切表达都简洁明了、精准异常，这让周泽楷觉得非常舒心。

“嗯。”

正常人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怀疑一下一个敌对势力的发言吧，可是周泽楷已经感觉出唐柔不会说谎这一点了，所以无需多问。

不过有个证人还是有必要的——于是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杜明从树林里一下子钻了出来，断断续续地说：“唐……唐小姐，您跑太快了……没有迷路真是太好了……”

“哦，可是你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还发呆，我就先走了。”唐柔平淡地叙述道。她注意到了杜明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但是她以为这是因为他跑步太累的原因。

一旁的周泽楷很想笑的，可是在同僚面前实在不好意思，他也知道让杜明带唐柔来找自己是江波涛的意思——于是他努力地在荒火的嘲讽下假装咳嗽了一声。

“不、不好意思啊……”杜明红着脸说道，“对了，团长，参谋叫我来告诉你，跟唐小姐先走，是神殿指派的任务。我们其他人随后就到……”说着，他偷偷用眼角瞥了一眼刚才没敢直接看的唐柔。

唐柔则是用询问的眼神望着周泽楷，周泽楷对两个人都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消失在了海滨的夜色中，只留下杜明一个人望着海上刚刚升起的明月继续发呆。

路是由唐柔带的，两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反正也没有这个必要。那小法师的步法非常稳健而轻盈，周泽楷不禁想知道这样一位半路出家的契约者以前是干什么的——可是他还是没有问出口，他们就到了。

目的地并不远，沿着海岸线走的话，一个时辰就到了。一路上两人的距离始终是五步半，没有甩开或者追上。周泽楷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职业习惯，不知不觉地就保持了这个方便攻击或者撤离的绝妙距离……

在那里，作为神枪手的周泽楷，在射程外就看见了有一位熟悉的人士正好像闲极无聊地在堆沙子……

那是弹药专家张佳乐。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医院再躺一段时间，没想到康复得如此神速——让人不禁隔空钦佩了一下张新杰的治疗术。

但是周泽楷这样的外人是不知道张新杰到底用了什么神奇法术的，以及付出了如何的代价。

只见那弹药专家把沙子堆起来，堆成一个沙子的碉堡，然后从中间空隙的地方在瞄准似的拿着他的自动手枪猎寻比划来比划去……

“还好还好……手感还在……”张佳乐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叶修在那个把他气得半死的小纸条背后写了那么长一段话，原来除了向自己透露了一些张牧师不愿意告诉自己的情况，还顺便通知了一下神殿的最新指示：以绝后患，一口气消灭魔狼的兄弟，当年被吴雪峰暂时处置了的巨蛇耶梦加德。

叶修在信中同张佳乐讲了此战的利害，以及他作为一名枪系职业契约者的必要性——海中的目标如果通常地去进行水战，那么所有人的攻击都会大打折扣，说不定会功亏一篑——现在他们需要枪系职业者在这一片恰巧伸出海岸线很远的陆桥上提供强力的火力支援。

“哼，叶修那家伙，死不承认吧！这次没我可不行呢！”张佳乐一点儿都没有留下上一战的阴霾——他的那位好搭档至今仍然奋战在联盟当中，自己现在尚且活蹦乱跳，如果不为联盟做点儿什么的话，没脸见那位上一次屠狼之战中挺身而出的狂剑士……

他正想着的时候，远远地也发现唐柔领着周泽楷过来了，便挥了挥手，摆了一个特别飒爽的姿势。

可是，他这姿势保持了没一会儿，就被一阵从上方吹来的莫名其妙的风给吹得头发凌乱，形象不保……

张佳乐抬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肖时钦就凭空出现了，现在正利用机械旋翼做减速着陆。

平稳地落地，机械大师不紧不慢地跟张佳乐打招呼：“前辈你还好吧？”

“好得不行了！”张佳乐一边整理发型一边回答道。

而随即，肖时钦便转过去和已经到了一旁的周泽楷打探孙翔的近况。“枪王”连用了三个表肯定的“嗯”来回应肖时钦的问题，机械大师得到了积极的回复，显得很高兴。

看了看，没有自己的事情了，唐柔向三位前辈一一告辞，消失在陆桥的另一边。

“话说，我们三个都到了，那么最后一位呢？”张佳乐忍不住问道。

“苏沐橙吗……”肖时钦正准备说自己知道她会来的，结果这个时候枪炮师就扛着她的武器箱出现了。

“哟！”她好爽地将箱子重重地摆在地上。

“已经能用了吗……”肖时钦问。张佳乐这才想起来，上一战苏沐橙没有出战的原因就是吞日无法对魔狼芬里尔起作用。

“没问题！”苏沐橙笑道，一阵海风吹来，她的长发飞舞起来，就好像胜利的旗帜一般鲜明，飘荡在世界的尽头。

## （六）气冲云海

“我们四个的任务是在此狙击巨蛇的头部——理想的效果是希望它的注意集中到我们这里，防止逃脱。最后配合其他人一起给予其重创……”苏沐橙转达了叶修的初步战术。

肖时钦接着说：“由我来负责观察远处的情况，以及后方的辅助，你们三位按照自己的思路全力进攻即可。注意不要被它拖进水里就行了。”

“那其他人呢？”张佳乐忍不住问道。

“耶梦加德的长度足够环绕整个荣耀大陆，这一圈子上总得有人在其他地方伏击、以及确保我们不会被尾部攻击的。霸图和轮回的人应该在不远的那处山脉后面，然后是蓝雨和微草……我们的人会负责用飞空艇进行补给。”肖时钦补充道。

“负责引导巨蛇落网则是兴欣其他人的工作——对了，吴雪峰前辈当然也会来的。”苏沐橙笑着说。

对了，当年把巨蛇投入海中的人就是气功师吴雪峰，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继续职业契约者的生涯，而离开了嘉世军，这才由苏沐橙接替了叶修搭档的位置。张佳乐想，自己居然还能再在战场上见到吴兄，真是得来不易，要好好珍惜这次作战的机会。

肖时钦没有跟吴雪峰交过手，也是非常地好奇——他要看看当年嘉世军叱咤整个荣耀大陆的时候，站在“斗神”身边的人物到底有什么绝妙得配合。

而周泽楷呢，更是后生晚辈，且职业体系不同，对吴大前辈的了解可能不多。表面上看上去他好像挺平静的样子，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其实这神枪手也是有那么点儿激动的——哪一位后期的职业契约者不是听着当年嘉世王朝的故事成长的呢？轮回军团下一年有望重现这一辉煌战果，自然是要倍加努力超越他们了……

“作战今夜午夜十分开始，现在可以稍稍放松一下，做一下准备。”枪炮师提醒完其他的人，然后开始组装她的手炮。

一边进行机械上的操作，苏沐橙一边和肖时钦很熟络地聊了起来。想来他们是同一年开始参加联盟战争的，算是同期，关系好是自然的。张佳乐见这边没自己什么事情了，便琢磨着要和周泽楷搭话——这对他来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果然，周泽楷还是那么腼腆，本来也不算太会聊天搭话的张佳乐几轮之后就败下阵来，无语凝噎。不过好在时间也快要到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闲心可以谈天说地。



四周的海域一直风平浪静，除了潮汐一阵一阵的翻涌，就没有什么其它的声音了。随着潮水的退去，原本不那么明显的陆桥裸露出大半顶部，四个人选定了自己的站位，彼此心照不宣地互相对视，然后都望向了远方的海面……

肖时钦站的位置靠后一些，但是他有机械旋翼，短暂的空中停留使得他的视野更远更开阔一些。同时他还有电子眼这种神奇的小机械，将这些小小“哨兵”放进水里，就能看到水下的情况。

不过战斗的开端在很远的地方早就开始了，而枪系的这四位被作为杀手锏的顶尖契约者却还没有察觉到……

吴雪峰带着先锋部队来到了当年他投下耶梦加德的地方——那个时候巨蛇的身长也不过是一座山高度，被那气功师用念气扭成了一大团，丢进了海里。

可是，那魔物和它的哥哥魔狼芬里尔一样生命力顽强，即使被人重创而封印在海中，它也没有放弃抵抗。耶梦加德越吃越多，越长越长，最终甚至用头衔着尾，把荣耀大陆整个围了起来！巨蛇在海上兴风作浪，让人没法出海去。那无尽的大海给人以无限的畅想，但是巨蛇的身躯也成了世界的尽头，将人类禁锢在了这片自古以来孤独的大陆上。

“老吴，你确信它会从这里出来吗？”叶修也是好久不见他的老搭档了，心情特别好，所以才这么样明知故问。

吴雪峰当然知道叶修不是不相信他的判断，只是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谨慎罢了。他在手中的地图上画圈的位置比划着，向一旁的叶修还有今天特意来实地观摩气功师前辈的方锐解释道：“神殿根据我当年的描述又重新探测过敌人的情况，结果表明那东西环绕的时候总会在一定的时间转回这里。现在的时机恰好是它回归的时刻，然后按照计划，我们三个人开路，把它引到山头那边去。”

“嗯，至于把它炸出来的开战功劳……大眼，就勉为其难让你吧！”叶修转过头去对正拄着飞天扫帚站在一旁的王杰希说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魔道学者笑着回答，叶大前辈的“臭嘴”他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心里反而觉得这倒是个让自己留下平常心的好方法。

灭绝的星辰腾空而起，疾风呼啸之间已经飞到了海面上面。此时深不见底的海水宛如漆黑的镜面，反射着星空月色，让人觉得上下颠倒一般的晕眩。但是对于飞行专家王杰希来说，这并非特别的挑战，反而是一种享受——他眼看就到了指定地点正上方了，便从口袋里取出了熔岩烧瓶……

这是一只特大号的熔岩烧瓶，里面的魔术火药也是特制的，即使沉入水中也不会熄灭。瓶身会保护着火种，直到碰到猎物才会在瞬间炸开，然后把火热的人造岩浆喷射出去，灼伤敌人……

魔道学者轻轻地松开手，无需任何角度的调整和用力，就让那晶莹闪耀的瓶子从两手中间滑落下去——它垂直地下落，在海面上溅起摊柱状的水花，然后海面便恢复了平静。

五、四、三……王杰希倒数着。

二、一、零——海底忽然间变得明亮起来！好像是在琥珀的中间镶嵌了夜明珠一般，朦胧地发着光。

跟着气泡涌了上来，伴随着灰烬一般的东西——那是冷却了的熔岩——但是下方还有更多更炽热的物体在翻腾着、涌动着……

霎时间整个海岸线外围的区域好像是引发了巨大海啸一般，巨浪滔天，像一堵墙一样奔腾着、向着陆地倒了下来……

那海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劈开了一样，在那一瞬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陷了下去。魔道学者见状，连忙发射了信号用的星星射线，那明亮得如同流星的光辉划过水面，被破碎掉的海水镜面折射、反射，毫无规律地扩散开去，照亮了那一片的海域……

波浪很快传导到了其他的阵地，所有的人都蓄势待发。

汹涌的海水伴随着巨大的声响，渐渐这动静越来越大，所有人都一起看到了那庞然大物从海面上扭动着冒出波峰一般的长长的身体……

在怪物露出真身的那一刻，所有的远程、中程攻击单位都开始了他们的伏击——元素法师的冰柱和火球轮番上阵、术士的混乱之雨在海岸线外连成了一片、空中扫帚乱舞着投下了更多的深水熔岩烧瓶、枪林弹雨向着那靶子无情地射击着……

在这混乱的时刻，作为诱饵的三个人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叶修不用说，在水面上靠着偶尔出现的礁石移动的方法可不少，再说他也擅长水战，一会儿便找准了那张开着血盆大口、吐着鲜红的信子的巨蛇头部，连开数枪。

吴雪峰依靠着念气双脚在水上行走着，虽然不再顶着那气冲云水的契约名，可他的身姿还是那么地行云流水、就好像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样。方锐看了看前辈，心里可不服输，也跟着走上了水面——虽然手脚同时接触水面好像爬行一般东倒西歪的样子“猥琐”了一点儿，可他的速度并不慢、也没有掉进水里去，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像水上的猛兽……

气功师前辈用余光看着这位转职而来的后生，嘴角不经意间微微扬起，然后用力踏着浪花，靠着这一下腾空直上，双手挥舞着，如同舞蹈一般地用念气制造的漩涡卷起了大量的海水，然后向巨蛇袭去……

哎，可是叶修不就在那个方向上吗？不怕把自己人也卷入吗？

有这样得怀疑，方锐恐怕之后要觉得自己还是太嫩了——原来就在海水奔涌而来的瞬间，千机伞变成了忍刀的形态，叶修整个人就借着这反方向的水波贴到了耶梦加德的背上！

“推得好！”叶修对吴雪峰喊道，然后蹭蹭蹭地在不停地晃动、摇摆不定的身上向头部攀爬着。

可是这也不能引导它行进的方向啊！

方锐也豁出去了，猛地往水里一扎，整个人消失在了明波暗浪肆虐的海水中。

那小伙子去哪里了？吴雪峰有些担心，叶修则因为忙于贴紧不停晃动的敌人而没有闲心去注意下面的情况。

过了不一会儿，前进方向的海面上忽然凹陷了下去——那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原来方锐憋气潜下去，就是为了制造这个吸力，而让水流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这下可好了：方锐在前面吸引，吴雪峰在后面推动，叶修则是骑在了巨蛇身上贴身造成伤害。他们在其他人的火力掩护下，顺水推舟地就这样带着魔物朝着狙击点前进。

“目标，进入观测范围。”肖时钦向其他四人报告。他紧张地又放出新的电子眼，收起了机械旋翼，进入了战斗状态。

四种枪支火炮同时上膛的声音清脆悦耳，这是他们的决意，也是他们的自信。

现在，是突破限界的时候了！

### （七）限界突破

果然，在肖时钦话音未落的时候，四人同时看见了从海边悬崖背后弹出来的巨蛇的脑袋。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爬虫疯狂地扭动着身躯，摇摆着头部，但是怎么样都没法逃出那为它精心“开辟”的水道。

靠近他们四人的一边有一个不断移动的漩涡，好像故意似的在引导它落入陷阱之中。

那个制造漩涡的人，就是前不久才刚刚承名“海无量”，成为气功师的方锐。

方锐在水下的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他又要在适当的时候上去换气，又要不断地用手搓出的念气漩涡来形成负压来吸住敌人，还得注意水下的暗礁和任何其他险情——真是一刻都马虎不得！

两位前辈也知道他的苦处，都拼了老命来增援这位新晋的转职者。在方锐换气的时候，叶修就会切换成控制性较强的技能，不让巨蛇乱跑；而跟在后面的吴雪峰呢，则是凭着他气功师的经验掌握水波的强度，在负压减小的时候增强正压，以达到弥补动力的作用。

这样的任务，看来还真是必须由气功师来完成的。虽然这些职业契约者个个都是水中作战的好手，可是多多少少输出都是会被削弱的——而气功师对气流、水流的操纵能力，却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如鱼得水。

方锐眼瞧自己已经退过了浅湾，快到目的地了，于是浮上海面换了一大口气，也不节约技能了，就一气喝成地将所有能用到的招式都使了出来。

浅水区越来越近，他已经不需要游水，脚已经慢慢地踩到了海床上。因为水域变浅，念气的扰动更大了一些，也没有办法继续制造吸力了。

该阶段任务圆满完成，可是作为诱饵的三人不敢马虎，因为如果他们没能将魔物的仇恨交接好的话，很可能前功尽弃，并且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应该来了吧？方锐在水底还没有浮出来，最后那一下发波过程的消耗让他有些憋不住气了，很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就好像是听到了他无声的呼喊，一道光芒降在了耶梦加德的头胸部，将它禁锢在那里，停止了游动。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魏琛不知道蹲在一旁有多久了，从海边的岩洞里走出来的时候双腿有些发麻，不过这倒不影响他的吟唱和施法。

六星光牢固定住了那怪物，然后快被巨蛇晃到呕吐的叶修终于能够大展身手，对着这个靶子一阵散人快打。

可是毕竟是这么长的一条大蛇，控制住了头部也不等于尾部和躯体就没有威胁了。在这边几位枪手开始猛烈地打靶的时候，海岸线另一边的人们可惨了，要跟痛得痉挛起来、掀起滔天巨浪的蛇身蛇尾打交道——好在在蓝雨堡主人喻文州的指挥下，其他的术士也都分批地开始使用六星光牢，轮番上阵地将魔物限制在浅海、方便其他人同时攻击的地方。

一时间，除了开场就不间断的中远程攻击职业，近战职业的攻击也加入了进来。第一个冲进海里的人便是韩文清，后面跟着林敬言，还有唐昊。然后后面一团一团的拳系契约者都跟着下了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数不清的拳头都砸向了目标。

剑士啦，战斗法师啦，也跟着杀了过来。不过他们的招式动静太大，让有一些被卷入剑波或者法师斗气冲击的人苦不堪言。

杜明大概是因为看见唐柔冲上去了，他也跟着往那个方向冲。结果就在此时，孙翔一看唐柔居然跑在自己前面，便一把挤开杜明，不甘示弱地超了过去，连击了目标好几十下——可算是挂着的炫纹多过了那横冲直撞的女法师。

夹在两个斗气冲天的人中间，杜明都快哭了。可是孙翔一根筋地酣战着，哪管得了那剑客的小心思。幸运的是，这个时候江波涛一个波动剑切开了那片水汽，这才把没头没脑的两人拉了回来。

“等缺人、攻击不足的时候我们再有次序地补刀。”江波涛对孙翔还有杜明说。“你们看那位姑娘。”

二人再仔细看了看：原来唐柔攻击虽猛，可不是无限连招的，中间停顿的时候也是配合着旁边的人，攻击的时候打的也不是最顺手、而是人最少的地方——难怪打了半天，她身上的炫纹并没有预计得那么多！

“知道了。”孙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攻击态势，不再坚持一杀到底。

这边的攻击讲求节奏和有度，那边首要的地方，却讲求迅猛、狠毒。控制技能光靠魏琛一个人不够，不过叶修自己也能补上一个打制在武器上的术士技能，所以没有问题。

现在就看火力了。

巨蛇停下，叶修开始近身战的时候，苏沐橙的火力线就已经到了。

方锐停下的位置，魏琛放出光牢的时机，都是算好了的——那个距离正是兴欣的枪炮师火力线的前端，而且是有效前端，并非极限射程。这让苏沐橙进可攻退可守，能够全力支援其他人。

当然叶修也考虑了其他人的攻击极限，所以将苏沐橙排在了最靠外的位置。

第二位攻击生效的是机械大师肖时钦，他放出的改良型水中用机械炸弹自动游走到了浅水区，然后产生了爆炸效果。步枪的射程还没有到达，下一次光牢解除、怪物勉强前进的时候他的火力又能够增强一劫了。

第三波攻击是由电磁线圈和光影弹幕同时开辟的——“噼里啪啦”的电火花，闪耀的爆弹，炸开的水汽就好像是雷雨云一样。

与此同时，蛇背上的散人又用忍刀向下爬。第一波弹幕结束之后，他已经潜进了水里，跟两位休整完毕的气功师汇合了。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张佳乐一边换弹药一边问，中途还不忘丢几个手雷来弥补火力的缺失。

“打蛇要打‘七寸’嘛，大概是找到要害了？”战况随时变化无穷，肖时钦只能用他的常识推测道。

“哼，那我就先把它的脑袋打爆吧！不给叶修那个机会！”弹药专家一听就来劲了。

一旁的周泽楷没有默不作声地开始了他的攻击。虽然他的射程并不短，可是这个时候的有效攻击比无效的干扰来得更重要一点，不能浪费一颗子弹。

荒火和碎霜交替地吐出火舌，神枪手的子弹不如其他人那样来得轰轰烈烈，可是小小的子弹们都好像长了眼睛似的，群蜂一般蛰着那庞然大物……

一颗僵直弹打中了，恰好是术士的光牢消失，而这个时候没有散人技能来接替的时候。

原来周泽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下肖时钦紧张的心也稍稍松了一点。机械大师刚才放出的新的电磁线圈还没有碰到魔物的时候，僵直弹就将它给阻住了。

虽然僵直住了，可是并不代表魔物没了知觉。僵直时间一结束，忽然间那条巨大的爬虫用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弧度甩动——魏琛的光牢没有接上，耶梦加德失去了控制。

神枪手射出了另一发僵直弹，可是没有补上。只见那水里也是波涛汹涌的，水下三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住。

海水骤然间被染成了暗红色，这陆桥和山崖形成的海湾就好像是一杯美酒似的，被不知道什么的力量晃动着。

成功了吗？四位枪手的火力都没有减弱，他们料定叶修那边是击中巨蛇的要害了，可是这里也因为光牢的失效而使得那靶子不再乖乖任人宰割。

还没有结束呢！张佳乐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一刻也没有松懈。他的弹幕范围广，可以暂且支援一下其他人照顾不到的地方，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僵直弹的效果并不长，刚才的那一发打完之后，下一发还没有到能够使用的时候。周泽楷一面等技能冷却，一面加强了火力。

这一下子，仇恨都被吸引了过来。魔物在混乱中捕捉到了这个强烈的攻击，和它的来源，便猛地扭动着长长的脖子，从上空一头扎了下来，露出了有一人长的一对剧毒獠牙……

不好！陆桥上的四人都暴露在了那利刃之下。肖时钦靠机械旋翼的风压后退，险些被毒牙刺到；张佳乐则是一个翻滚，跳进了水中，幸免于难；苏沐橙本来离得最远，所以后退的时候倒是游刃有余，只是不能继续她的稳定炮架了……

周泽楷呢？他站得离怪物最近，然而现在其他脱险的三人都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巨蛇猛烈的冲击撞断了陆桥，霎时间砂石飞溅，任何人在这样的冲击力之下，就算没有被毒牙刺穿，也会被压成碎片……

扬起的沙土没有散尽，海底也变得浑浊起来，肖时钦不论是肉眼还是水下的电子眼都找不到那神枪手的身影。他焦急地喊了起来：“周泽楷，听到请回答！”

没有任何回答，“枪王”依旧沉默。而这个时候的沉默可就不怎么令人放心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任务还没有完成呢。最先回过神来继续攻击的是苏沐橙，她拦住了想要冲进巨蛇攻击范围的张佳乐，让他不要再冒险了。

“可是……”浑身湿透了的弹药专家抗议道。

“他不会那么轻易就被击中的。”枪炮师一边架起手炮，一边淡定地说着。她不会放过这魔物的头深陷在沙土中不能轻易动弹的机会，起手就是一片最猛烈的集中轰击。

## （八）教皇归来

苏沐橙的直觉从来都不会出错。

这不，她话音未落，十字的火力线上又添了另外一个人的两枪——开枪的正是周泽楷。



“枪王”顾不得应答肖时钦的呼喊，他刚刚处于半空中众人视线的死角处——没有人想到他竟然能够在那么千钧一发之际跳了起来，还飞得那么高。

耶梦加德一头扎下来的时候，周泽楷小跳避开了直接的攻击，然后不退反进地踏了它的鼻尖，借力弹了出去，跳到了半空中。

如此近的距离，他当然是要趁势攻击的。就在枪炮师火力线到达的那一瞬间，周泽楷两手同时开枪，两颗子弹同时命中了巨蛇的一左一右两只水晶球一般的眼珠……

完成飞空射击后，神枪手立即换上了他的步枪，在落下的时候用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魔物的脑门——巴雷特狙击！

“砰——”怪物的脑门开了花，但是这也让它彻彻底底地狂暴化了，要进行临死前随后的一点儿挣扎。

因为毕竟离得太近，周泽楷最终还是被甩了出去，不过他受身翻滚，安全落在了沙滩上。

“你没事吧？”张佳乐一边重新布下弹幕，一边问身后的神枪手。

“没……事……”周泽楷说道。

“这像是没事的声音吗？”

“嗯。”神枪手努力地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沙子。

还好都只是写擦伤而已，周泽楷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不适，便又瞄准了垂死挣扎的猎物……

“主人，等一下！”荒火突然发出来声音。

“好奇怪的感觉。”碎霜补充道。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话？神枪手不解。

与此同时，张佳乐的动作也凝滞了。他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就好像是在回应荒火和碎霜一样。光芒很快从他身上顺着手臂，蔓延到了自动手枪上面。

“发生什么事了？”肖时钦急忙赶过来，结果他的闪影也开始一闪一闪地，似乎发出了什么信号。

到底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又要出什么岔子！

只见苏沐橙的吞日也开始发光，四个人的武器产生了共鸣。

“攻击。”周泽楷居然在这个时候说话了。

其他人脑子也不慢，都能推理出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我们四个人同时攻击”。

既然是“天意”的话，那就照做吧！

扣下扳机的瞬间，猎寻、闪影、荒火、碎霜，四道光芒从武器里射了出来，集中到了吞日的炮身上——能量渐渐集中起来，越聚越多，就好像其他三人在给那枪炮师传递力量一样。

吞日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上下两颌角度加大，露出了里面的另一副炮口——好像是缩小版的吞日一样——然后手炮的长度在内部的炮管伸出来之后增长了一倍，从手炮变成了一把巨大的长颈火炮……

蓄积的能量在瞬间喷射出去——一道光柱劈开了空气，直直地照射到了耶梦加德的头部——然后就好像是变魔术一般，那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空洞……

不，应该说是，激光炮的威力太大，魔蛇连一点儿反抗的余地都没有，首脑就被轰得灰飞烟灭不留一点儿痕迹……

这就是四个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吗？肖时钦思忖着，原来当初苏沐橙让自己帮忙，就是要他代为接手那柄隐藏的武器核心——小魔狼哈提的头骨。可是，战术大师怎么也没有想到，最近苏沐橙让楚云秀来取走这个他保管了五年之久的东西，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巨蛇的残骸轰然倒塌，又激起千层浪。

肖时钦还在思考着，这是张佳乐已经欢欣鼓舞开始庆祝胜利了。弹药专家猛地一拍神枪手的背，高兴地说道：“小周哇，你刚才那一下可真是太悬了！我都替你着急……哎，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不是。”周泽楷心不在焉地回答道。他的目光呆呆地停留在两柄左轮手枪的身上，显得非常失落的样子。

沉默了。这一次是真的沉默了。再也没有精灵的声音……

荒火和碎霜，完全沉默。

虽然手感还是那个手感，武器也没有坏掉，可是“枪王”觉察到，这东西失去了原有的灵魂，终于变成了普通的武器。

“好像变得有点儿冷。”张佳乐不知是不是落在水里了的缘故，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刚才战斗得火热的时候他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肖时钦认真地查看了一下水中的魔物，确信没有任何其他威胁之后，才放下了步枪。他跟苏沐橙擦肩而过的时候，小声问道：“刚才的招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闪影……”

“过些时你就会知道了。”苏沐橙淡淡地说，似乎刚才秒杀敌人的人不是自己似的。

庞大的身躯停止扭动，海面终于趋于平静。水下的三人还有岸边的支援部队都冒出头来。旁观的人们惊异地感叹刚才不知从何而来的光束是多么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倒让叶修他们一头雾水……

刚刚正是他和二位气功师一起，齐心协力撕开了耶梦加德的身体，击碎了它的心脏。可是这魔属性的爬虫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在死亡之后甚至还能自主行动一段时间——这才造就了岸边惊险的一幕。

血液浑浊了海水，叶修只知道耶梦加德突然停止了剧烈的翻腾，然后就真的被什么力量制服了，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上了。

“叶修前辈，这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肖时钦重新戴上了擦得非常干净的眼镜，向朝这边走来的散人问道。

叶修挠了挠被海水黏住的头发，说：“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啊！刚才忙着给猎物补刀呢……”

肖时钦犹豫着要不要跟他交换一下情报，忽然张佳乐朝着大海的方向喊了起来：“叶修，你快看，那是什么？”

此时应该没有人继续攻击了才对，但是黑夜中的大海有了星星点点的光亮，在海平面的边缘升了起来……

那不是流星，也不像是燃放的烟火——好像是火炬，灯火一般的东西。

灯火越来越近，最终靠着它自身的光亮，海岸线上的人们才看清楚那是一艘接着一艘的船！

船队的桅杆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旗帜，船体大小也不一。但是看得出来它们是从同一个方向过来的，而且并非来自荣耀大陆任何一个地方。

叶修愣住了，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我去，没想到啊！”叶修一不注意就这样脱口而出。

还是第一次见到前辈如此的惊讶神情，周泽楷暂时将他的注意力从荒火碎霜的上面转移到了海上——他看见一排古怪的船只当中，只有一支桅杆的上面，那个符号是自己认识的……

“不会吧？”张佳乐也认出来，一把揪住叶修问：“是不是老郭？”

“是，没错。那个欠钱不还的家伙终于敢回来了！”叶修哼哼唧唧地又挂念起了这件事，一边说一边挽起了袖子。

周泽楷没有认错，那艘船上的旗帜上绣着的纹章，正是荣耀大陆驱魔师协会的徽章。而船上的那个人，恐怕正是叶修的老熟人——原契约名为扫地焚香的驱魔师，郭明宇。

时隔七年，他终于从被耶梦加德封印的大海外面回来了——在故友们都以为他失踪或者已经罹难，联盟中再也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这位皇风教会的原会长，人称“黑教皇”的驱魔师竟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山崖那一边的海滩上，在周围人都筋疲力竭瘫倒在沙滩上的时候，只有韩文清一个人注视着远方驶来的船只。他的红色头带随风飘荡着，似乎是在欢迎什么人一样。

“主将？那是？”张新杰刚刚完成了对这一区域伤员的紧急治疗，现在也结束了他的任务。看到韩文清一言不发的，他才走上前来询问道。

“一位糟糕的旧敌罢了。”韩文清平淡地说道，听不出来他的言下之意是褒还是贬。

“哦。”张新杰明白得倒是很快。他想，大概是因为魔蛇的阻拦所以那位曾经和他们主将韩文清，以及当年嘉世军的“叶秋”，并称“联盟三杰”的驱魔师才一直没有回来，现在他准时地出现了，简直就像是算好了时机一样……

航海用的船只在没有特别建造的港口的情况下无法靠岸，它们便抛锚在了深水的区域——即使是这样看来也都是些庞然大物了。然后一艘载人的小艇从那艘挂着驱魔师纹章旗帜的大船下驶了出来，直朝叶修他们所在的海湾划了过来。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张佳乐疑惑不解。

叶修也是一头雾水：“他能在我们除掉魔物之后立即赶回来，大概也就有方法知道我们在哪里、都在干什么吧……”

“有那么神吗？”虽然和郭明宇当年交过手，但是张佳乐确实跟他不是很熟。

“哼，神不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年他是我的手下败将！”

“那他为啥找你借钱？”

“还不是为了造他的破船呗！”叶修哼哼唧唧地回忆起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顿时觉得有些唏嘘。

小艇靠在了海滩上，那个熟悉而又因为时光流逝旧友们有都些认不出的家伙毫不在意地踏上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他虔诚地跪了下来，亲吻着大地。

## （九）灵魂献祭

游子归乡，一别七年的驱魔师看上去确实跟以前相比变了许多。也许是大海的风浪磨平了他的锋芒棱角，对于叶修来说，现在的郭明宇看上去真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他那过去誓定与自己 and 老韩三足鼎立的气焰早就没了，气质脱胎换骨，可样貌倒是改变得不多。

“老郭？”

“这不是……叶秋大神吗？哟，这身打扮是……”郭明宇还不知道叶修早把名字换回来了，还叫着那“斗神”最初的姓名。现在他正上下打量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旧敌，正如同刚才叶修在一旁观察他那样仔细……

“你是假客气呢，还是故意挖苦我呢？”听到自己以前的名字——准确来说是兄弟的名字——叶修觉得怎么听怎么别扭，再说以他对这老郭的了解，总不会觉得“大神”两个字是在夸奖自己。

遥想当年，那契约名为扫地焚香的“黑教皇”可不像当今他的继承者这般毫不起眼、低调做人——那时的联盟中人，战场上要是遇见他，首先要做的不是亮出武器，而是把武器往怀里收一收——指不定那家伙就虚晃一枪，再封人武器，之后你就任人宰割吧……实在是难以以常识判断而又阴毒的家伙——至少外人是这般评价的。

“这家伙改名啦，”张佳乐凑过来，“现在叫‘叶修’，以前那个是骗人的。”

“什么叫骗人？那是化名，你懂不懂？哥就是神秘主义者，服不服？！”

望着虽然名字变了、看装备像是职业也变了、但是那欠揍的语气还没有改变、而且从刚才一战的实力来看也没有衰退的劲敌，郭明宇不由人察觉地、舒缓地叹了一口气——要是当初自己没有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到对方那种地步呢？

可是，他并没有后悔自己离开的事情——虽然中间波折不小，可总归是有大的收获的。

归乡者有些莫名的兴奋，他指着自己的船队，说：“看，我带回来了什么？”

“船。”

“付给哥的利息。”

郭明宇笑而不语。

就在叶修准备一顿挖苦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影子挡住了海上的月光，将前驱魔师协会会长整个人都笼罩在了阴影当中……

郭明宇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一只厚重而又有力的手拍了一下。

张佳乐凝固了：“韩主将……还有张牧师和老林？”原来霸图道馆的人都转移过来了，张新杰招了招手，示意张佳乐跟过去——大概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什么的吧。张佳乐自觉不好搀和那三人的“金钱纠纷”，就跟着牧师大人走了。

那归乡者从正对面的散人脸上的笑容读出了嘲讽的意味，半晌才僵硬地转过身，生硬地微笑着说道：“我会先还你钱的，请放心。老叶的也还给你好了……”

“喂！”叶修抗议道。

韩文清倒是没有拒绝，他对那个当年还有些斤两的豪杰说道：“钱是小事，以后再说迟。”

“是啊，比起金银珠宝，我想带回来的可要更多……”

“是什么？”韩文清和叶修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问完之后互相干瞪眼，好像埋怨对方不该同时跟自己开口似的。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前代驱魔师好像要将他所有的感情都要一口气喷出来一样，但是酝酿了一会儿又故作平淡地说：“我要带回来的是——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这意味着什么？

也许守旧派和怀疑论者会因为这样的冲击而惶恐不安，但是对于他们这群勇往直前的契约者来说，却因为新的挑战而兴奋不已……

“有更强的家伙吗？”叶修问他。

“当然。”郭明宇知道他会这样问。

前代驱魔师已经可以感觉到，自己夹在了两个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斗士中间，那跃跃欲试、挑战极限的氛围甚至让他沉浸在了如同当初年少轻狂时和这两人一起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回忆当中……

但是，那样的日子，对郭明宇来说，也只是过去了——他现在有更加重大的使命。

说服神殿和大祭司与外界建立友好联系，那是他以后的功绩了——现在，“黑教皇”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不广为人知的事情……

“钧座！”这突然间从后面有些冒冒失失冲出来的人正是皇风教会现任会长，继承了扫地焚香契约名的驱魔师田森。他听说了船队的消息，便心急火燎地从驻扎地赶了过来，直直地喘气……

他的前任上司微微一笑，握住了他的手，说：“好久不见。”

田森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更加难以言表的是他没能继承前辈的荣光，没能把扫地焚香的契约名发扬光大……随之而来的这种愧疚之情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紧紧地握住郭明宇的手，什么也不说。

“对了，那小伙子呢？”

“也加入联盟，成为职业契约者了。”田森回答道。

“是吗……”郭明宇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今天参战了吗？”

“没有，大祭司亲自‘关照’，让他们主事的守着。”

这两人的话外人恐怕听不明白，但是作为联盟中资格最老的、又同时参加过封魔战争的大前辈，叶修和韩文清都知道，郭明宇说的那个人是吴羽策。

至于这两位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人是如何扯上关系的，那就要从当年驱魔师会长如何封印魔狼芬里尔和巨蛇耶梦加德的妹妹——冥界女王赫尔的时候说起了。

那个时候原本自信满满，认为自己可以独力解决那最弱的一只魔物的“黑教皇”，在最后的关头失败了一一虚弱的赫尔不知怎么地找到了路过的一位少年，附在了那人类少年的身上。

如果杀死那位少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吧……可是郭明宇没能下手，他只是封印了女王赫尔，让她沉睡在少年体内——而自己则是半逃避、半自责地，借了两位老友的钱，造船出海，想要找到解救少年的办法……

如今，芬里尔和耶梦加德已死，是时候轮到最后的魔王了。郭明宇在不久前屠狼之战结束之时就在海的那边察觉到了封印的松动，如今这耶梦加德一死，就更明显了……

必须要迅速解决才行！

虽然平时，那魔物和封印相互作用，对那少年倒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这不，吴羽策也成了联盟契约者当中的强者，照样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荣耀大陆的战场上。而且吴羽策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对当时的事情印象非常模糊，只记得是受到什么冲击之后就昏了过去……

但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位魔族女王的影响，那少年后来一直是女装……这就是那天叶修告诉老板陈果的小秘密，他叮嘱老板绝不可说出去，事关整个荣耀大陆的生死存亡——更直接一点，关乎着那鬼剑士的生命安全。



“那么，你有法子了？”叶修试探性地问道。关于那精神体一般存在的魔物，叶修虽然有办法将其像赤眼魔王一样吸出来，可没有地方再将其封住，所以迟迟没有选择动手。

毕竟当初负责这事的人是郭明宇，而且这也是驱魔师的专长。前代驱魔师会长有些犹豫地望了望四周——他当然看见在那不远的岸边沙地上忍不住朝这边望过来的一群枪系职业的年轻人，也看见正在专心给他们做治疗的牧师——所以他压低了声音，对在场的知情者说道：“需要人类的灵魂作为祭品。”

这不跟没办法一样吗？！田森愁眉苦脸地想着，目光在三位大前辈身上转来转去，好像这样就能看出点眉目来。

前会长郭明宇一言不发，让气氛变得相当凝重，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感到不甘心和屈辱。

韩文清则是皱起了眉头。他没有办法直接帮忙，心里有些憋屈——如果是魔狼那般虽然凶残、却也让人能打个痛快的魔物该有多好！但是没有实体还附在人类身上的赫尔，并不是韩文清的拳头能对付的类型……拳法家期望的是痛痛快快地打击敌人，不是玩什么巫术。

而那呼风唤雨、多次在战场上力挽狂澜的叶修大神呢，则是面无表情地在思索着什么——田森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可怕的敌人。

“问一个问题。”叶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切换进入了“正经模式”，这让韩文清和郭明宇都有些紧张——能让那个成天嬉皮笑脸、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正经起来，那就说明不是什么玩笑事情了——这一点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清楚的。

“请讲。”郭明宇回应道。

“只要是人类的灵魂就可以了么？”

“这……应该是这样没错。”前代驱魔师会长心里嘀咕着：难不成你要生生造出来一个灵魂？要是真是如此，那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神”了……

散人轻抚着他的银武千机伞，然后把叠起来的这柄红伞举到了众人视线的高度，说：“那，死者的灵魂呢？”

郭明宇望着那隐约透露出一丝道不明属性的力量的武器，忽然间大惊失色。

“叶修，莫非你……”

“只是一场意外罢了。”那散人说。“在我没有任何机会阻止的时候……”

## (十) 陈年秘辛

意外？

听叶修说起这件事的次数不多，不过韩文清多多少少可以猜想出那个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少年早已不在人世的事情——但是拳法家从来没有去问他的老对头，因为他知道当那个家伙想说的时候自己就会说了，不然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还显得不太礼貌……

再说，对于真正觉得信赖的人，又何须多言呢？

于是拳法家凝视着对手，郑重地说道：“选择是否说出真相的权利在你，叶修。”

“小田，你回去跟现任大祭司报告吧。此事事关重大，视作最高机密，不可外泄。”郭明宇也相当识趣，他知道叶修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恐怕不适合有外人在场，就把前属下给支走了。然后他也准备告辞，却被叶修拦下了。

“老郭还是听听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恭敬不如从命吧。”

“嗯……前情就不多提了——那件事老韩你知道吧？”

“知道，你十年前提过一次。”

“真是好记性，”叶修苦笑道，“但后来的事我一直瞒着所有人，直到那天大眼拿着他的论文来找我……”

郭明宇虽然一脸“那个人是谁呀？名字好怪……”的尴尬表情，不过也没有插话打断。他静静地望着他刚才就觉得奇妙的那柄伞一样的武器，心里琢磨着什么。

“老郭。”

“哎！”

“刚才你确实从中看出来是什么了吗？”叶修把千机伞举到了郭明宇面前，示意前驱魔师会长上前查看。

“这上面有灵魂……而且不止一个？但是……”郭明宇困惑地盯着红色的、有谜样暗纹的伞面观察，然后说：“不，不是多个，而是不完整的……”

“看来你功夫还没有退步——还是应该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呢？”叶修笑道。但是韩文清从他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丝感伤。

夸完旧敌，那集万千谜题于一身的散人又继续说道：“这上面的确是……某个人灵魂的碎片。老郭你还不知道，在屠狼之前我只收集到了混沌的部分，然后正巧在那个时候找到了另外的部分……”

他看了看韩文清，韩文清顿时明白了——当初在张新杰身上暴走的“天使”，正是那灵魂秩序属性的部分……

“难道说……叶修，你完成了那个……灵魂分割术？”郭明宇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或者不如说是惊恐。没有人不知道这是禁忌的法术，施术者一定会被神殿处以极其严苛的惩罚……他不相信那个当年的“斗神”会无聊到走这种旁门左道……

但是叶修摇了摇头，说：“刚才说过了，那是一场意外……没有人想得到那个人在完成觉醒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说起来，那个时候正是联盟方兴未艾，荣耀大陆上第一次出现让契约者“觉醒”的方法、以获取更强力量的时候……

郭明宇再次陷入了深深地思考当中：如果觉醒本身是带有风险的话——虽然很有可能是小概率事件——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谁都有可能成为不幸的牺牲品；但是，不论神殿或者联盟都没有任何措施，连个提醒都没有……

然后，这前驱魔师会长神情凝重地说：“虽然对你和那位不幸的契约者来说不太公平——不过我想知道，那剩下的部分你找到了吗？赫尔女王的祭品需要的是完整的人类的灵魂，而不是碎片，更不是混沌与秩序之力的混合物——我认为自我之灵的那部分不存在的话，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了……抱歉，也许我这个时候说这个有些冷血呢……”

“不，你说得很有道理——虽然我的初衷并不是让他成为祭品——我这么些年来的所做的，只是希望他能还原为一个完整的‘人’，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变成什么奇怪的魔王还有天使，漂浮在精神体的世界……”

拳法家拍了拍一口气说完这番沉重的话而有些变得不像他自己的宿敌，他的手宽厚而有力，让人觉得心里好像有了依靠似的非常温暖……

散人顿了顿，然后恢复了平静，继续说道：“我当初以为会是那边那个小子的……”说着他指了指海边的另一拨人马。

“周泽楷……吗？”

“但结果不是。至少目前来讲，千机伞一次共鸣的反应都没有……”

“那……苏沐橙呢？”拳法家猜测道。

“也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应该早就知道了才对。”叶修有些无奈地叹道。

郭明宇望着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二位，心里很是无奈，恨不得把他自己不在联盟的这七年马上补回来，不然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这前代驱魔师努力地接话道：“不论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会全力配合的。只是咱们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早就觉得自己的封印正在削弱……”

“不用你说我也会尽快的。”叶修淡定地回答他，心里却有些忐忑：老郭作为施术者，在这个封印上所背负的风险，恐怕不比当年喻文州封印魔狼芬里尔的小……

而就在三个人谈论那些沉重甚至有些禁忌的陈年旧事之时，这边的海滩上倒是一副其乐融融、不分敌我的氛围——好不容易齐心协力打败了怪物，他们当然关系又更加接近了一步咯！

“我们刚才都很担心你呢，周泽楷。我喊你你怎么不答应？”肖时钦问正在不太情愿地接受张新杰做身体检查 and 治疗的轮回“枪王”。

“唔……”在治愈术之下让伤口愈合的感觉弄得他有些头皮发麻，但是向来金口难开的周泽楷还是要感谢机械大师的好意的。他小声回答道：“急，没空。”

是啊，他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脑子里都是如何攻击和脱险了，就算听到了肖时钦的呼喊也没有办法回答——再说他嗓子也没那么大，战斗了那么久而且口干舌燥地，喊不出声来……

说罢，“枪王”又沉默了，不过这次他却是紧紧地盯着一旁看月亮的苏沐橙——这让正在悠闲地坐在吞日上面以免沙子弄脏自己衣服的枪炮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小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苏沐橙虽然也不是话多之人，可她倒是不知道为何特别擅长跟他们兴欣旅店的莫凡那一类“沉默者”沟通……

看来不说也不行了……周泽楷急匆匆地在结束治疗之后，跑到了枪炮师跟前。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让所有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周泽楷拔出了双枪，对准了淡定自若地面对着他突如其来的“袭击”的枪炮师，说：“还给我。”

苏沐橙微笑着仰起头，望着一脸严肃的“枪王”。

一旁的其他人都是死寂一般，惊诧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是该劝架呢还是该干点别的什么……

这样的对峙持续了好一会儿，从叶修他们那边的角度却因为周泽楷正好背对着而无法看到那正对着苏沐橙的黑洞洞的枪口……

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枪炮师——她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对着一动不动的周泽楷，仍然保持着她那神秘的微笑。

一滴冷汗从“枪王”面颊上滑过，但是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好意思，”枪炮师温柔地说道，“但是它们不是你的东西。”

“可是……”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能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就连他们二位都一直没有注意到……”苏沐橙转过头来，对目瞪口呆不知道她在讲什么的张佳乐以及陷入了沉思的肖时钦眨了眨眼。

没有注意到？我身上又有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发生了？张佳乐回头看了一眼张新杰，但这位牧师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对他点了点头。

机械大师则是顿悟了一般，取下了眼镜，揉了揉眉头，嘴角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容……

“那么我问你，”苏沐橙问这位好像有些生气的神枪手，“它们对你来说是什么？”

周泽楷脱口而出：“是朋友。”

“是吗……朋友吗……”枪炮师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她用手抚摸着已经从长颈火炮变形回来的吞日说道：“真是太好了呢，你又多了这么一个厉害的朋友。”

“听得到？”周泽楷睁大了眼睛，双枪也不再高举。

“嗯，我也听得到它们的声音——不过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嗯？”“枪王”的眼神非常焦急，好像恨不得马上抢走吞日一样。

“准确来说，”苏沐橙解释道，“是它们已经重新融合在一起了。是的，包括存在于闪影和猎寻上面的那些部分……”

周泽楷不明白，他继续用眼神追问着。

“害你伤心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苏沐橙知道那种失去重要事物的苦痛，所以当看到她看到“枪王”的真情流露之时，又怎么会不感同身受般地难过呢……

“不过，是时候向那个人、向你们几位坦白一切了。”她接着说道。“我为了这一天准备了很久，甚至不惜‘利用’了你们——在这里我再次郑重地向你们道歉。”说罢，她对着另外三位枪系职业者各鞠了一躬。

“我会好好解释这一切的，所以请你们跟我来吧！”她提起沙地上的手炮，示意他们一起走。

海滩的另一边，远远地发现这群人突然走过来的那三人，忽然间各自有了相同的预感——也许结局来得比他们想象得要快许多也说不定呢！

## (十一) 死者苏生

不知道为何，当率领众人走过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苏沐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叶修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也许并不那么了解自己的“最佳搭档”——或者说自己是自己过于信任她了吧？

“叶修……哥哥？好久没有这样叫你了呢。”苏沐橙将散落脸颊两侧的长长的发丝捋向了耳后。“你一直在找的‘东西’在这里。”

预感应验了吗……郭明宇看着那柄可疑的、不同寻常的手炮，联想起刚才那结束一切的神秘光束，不知道该觉得庆幸“这么快就找到剩下的碎片了”，还是惋惜“马上就有一个不幸的灵魂要作为赫尔的祭品了”……

韩文清看着叶修，把刚才想说的话吞了回去：我就知道会是那个女人。

“为什么……”叶修不解地问自己的搭档。

那位枪炮师镇定地回答：“因为我要完成哥哥最后的心愿呀……”

“那么，你是如何做到不被我发现的？毕竟我们朝夕共处的时间有那么长，千机伞却不会对你产生反应……”这是散人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首先，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灵属性的那一部分灵魂会根据元素重新分成四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通过贩卖材料的方式，把其中两块精灵属性的碎片分散了出去——那就是火属性的龙骨和冰属性的兽骨——因为我知道那两件材料都是上等的极品枪系素材，所以总有一天会出现在联盟的首席银武之列的……不过，还真没有想到它们会一起来到了‘枪王’的手中呢……”说着，她对周泽楷笑了一下。

“枪王”无言地站在那里，不太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枪炮师的笑容——他只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在独处的时候，同荒火还有碎霜说话了……

“接下来，你应该记得哈提的头骨是卖给了雷霆舰队吧？对，那个时候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暗属性的精灵封在了上面，交给了肖时钦……”

机械大师点头说道：“是她拜托我代为购买及保管那个材料的，实际上吞月的买主还是苏沐橙。”

说到这里，叶修想起来，好像当年表示哈提的头骨太小不适合做手炮的人就是苏沐橙……

枪炮师又接着说：“前几日你看到的云秀姐，就是来转交这件武器的。”说着，她把隐藏在吞日内部的另一管较小的枪支取了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的暗之灵已经转移到了闪影上面了。”

“这一点我根本毫无感觉，直到刚才银武共鸣的那一刻。”肖时钦说。

“不过关于光之灵的事情，也许你问张牧师会比较好——这件事情他比我更清楚。”

张新杰如释重负一般上前来解释道：“原本来说，秩序之力的魂魄碎片应该同那时最终控制我的‘降临天使’一般没有形体、只是力量的化身而已。然而当那一部分灵属性的碎片依附在它上面的时候，它形成了天马的形态——所以在我用那一部分的光之灵治疗张佳乐之前，秩序之力是受到自我之力的控制的。而失去了这个‘心脏’之后，秩序之力就暴走了……”

张佳乐不敢相信地望着自家的牧师：原来你早就知道，用“天马的心脏”治疗别人是要让自己暴露在那种危险之下的吗？

苏沐橙继续解释道：“最后光之灵也在刚才，通过银武猎寻回到了吞日上面——完成了最终一击。”

“这又是何必呢？”叶修苦笑地望着将自己和所有人都摆了一道的搭档。

“因为哥哥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苏沐橙说，“因为他想在最后再赢你一次。”

叶修愣住了。

其他人也愣住了。

失去了肉体、失去了一切的人，最后为何还要如此追求胜利？这样欺骗所有人，就算是“赢”了吗？

不，不会的！叶修知道那个人不论输多少次也会堂堂正正地来用实力挑战——那么他拼命保留“自我”的那一部分就是为了不被千机伞吸收，也就是为了在最后复活一次吗？



但是死者苏生需要肉体——不过这个肉体这里已经有了：作为有着血缘关系、又同为枪系职业者的妹妹的苏沐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载体。

就好像是要回应他的想法一般，千机伞上面的秩序之力与混沌之力忽然间逃了出来，分别被吞日和吞月吸收了……

“什么？！”

然后那两件本来就是兄妹的银武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苏沐橙左手上的、作为火炮外径的吞日变成了一尊步枪，吞日·蚀；右手上的则是吞月的独立形态，一柄自动手枪。

但是，她是如何同时两手都装备枪系武器的呢？这一点叶修很快就想到了，他大声问：“难道那个契约名也在你手上吗？”

“不错，就如同你可以用你兄弟的名字来伪造名簿一般，我也可以让沐橙拿着只有‘沐雨橙风’之名的名簿，实际上却把‘秋木苏’的契约名也交给她……”

从这个代称的变化上，所有人都觉察到苏沐橙身体里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

那个是真正的神枪，名为秋木苏的神枪手。

霎时间另一股力量从那具躯体里面涌现出来，让周围的砂石飞溅了起来。烈风刮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后退三步；而用千机伞挡住了这一击还站在原地的散人，则是在风沙当中瞥见了那个人的嘴型……

“阔别十年不见了呢，叶修。”

明明是苏沐橙的脸，然而那个少年的样子却若隐若现一般，就连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和当年的苏沐秋一模一样了——因为就是他本人在那里啊！

这个时候迎接他的却不是什么友好的拥抱，而是叶修听上去像是讽刺的回答：“如果这就是你期望的话，那么来吧！让我再一次打败你！”

这过于戏剧化而又让人觉得不合情理的展开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起来，然而只有韩文清心里清楚——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那样做了，因为那是两人都期望的结局。

一场生死决斗，只有胜者才有资格握住通向未来大门的钥匙。

这种残酷的局面使得郭明宇差点儿就忘记了赫尔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想起来，不论结局如何，那位少年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代驱魔师有些不忍心地转过身去，却看见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吴羽策。

“你怎么会在这里？”

“因为你回来了呀——封印我的驱魔师大人。”那是赫尔的声音，透过一袭女装的鬼剑士的身体，毫无违和地传达出来了。

“你把这个人怎么样了？”郭明宇焦急地问。

“没怎么样……其实从很久以前开始这个人类就同意我随时使用他的身体了。真是个好人的呢。”

此时的张佳乐心里想着“难怪那个一点儿都不娘的家伙会穿女装”，而肖时钦想的是“这样一来另外一位鬼剑士岂不是太可怜了”。

但是冥界的女王高傲的姿态却也和平时的吴羽策相距甚远，所以在场的人士无不庆幸自己平时不是在同一位魔族的女王在打交道的。

“我的祭品你准备好了吗？”女王赫尔用那白皙的手指抹了抹自己干枯的双唇，用火焰一般的赤色瞳眸盯着前代驱魔师大人。“还是说你准备亲自送葬？”

“这个……”郭明宇背上全是冷汗，他的手甚至不住地颤抖着——但是他没有办法替别人做出任何决定。

郭明宇望向了苏沐橙和叶修。

“算了，”这个时候女王打破了这一阵沉寂，“不吓唬你了——驱魔师，这么些年不见，你也变老了呢……我一开始就决定要那边那个人类的灵魂了，不会把这个人或者你怎么样的。”

赫尔指向了苏沐橙所在的方向，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你为了躲避我逃了这么多年，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灵魂分割开来隐藏自己的存在——今天终于逃不掉了。”女王如是说。

“但是，”那位少年诚恳地请求道，“请允许我最后任性一下，和这个人决斗一次吧！”

“那就这样约定了，死者的灵魂哟。当结束了这一切的时候，冥界的大门会为你而再次打开，你将回到你原本应该去的地方。”

“我会遵守约定的。”少年说道，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天终将到来一样，坦然而从容。

但是为何这样的他双手会不自然地颤抖？

但是为何这样的他双眼会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目光的另一端，站着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故友，也是自己即将挑战的那个劲敌。

如果人生有很长的话，他希望能一直陪对方走下去——只是，事已至此，自己不会再为了一己私欲而违抗生死名簿上的命运……

此时此刻，撇开留恋和不舍，他们的心愿却是相同的——倾尽全力击倒对方，不能让这最后的胜利变得如同做戏。

“开始吧！”叶修持着千机伞，朝着这武器的发明者，连开了两枪。

## （十二）在光中完结的物语

千机伞那伞尖上的火舌吐了出来，三发子弹的硝烟尚未散尽、仍然弹头在空中划出弹道的时候，射击者就已经离开了起始的位置。

只是普通的射击而已——但是却也是开战的信号。他们二人甚至连方式都不用约定，心照不宣地开始了这一场迟来了十年的角斗。

转到秋木苏这个契约名下，现在用着苏沐橙身体的这位契约者因神枪手的职业设定，双手都装备了武器：左手吞日·蚀，右手吞月。随之而来的火力自然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的——同时省去了像千机伞那样改变形态的过程，仅在枪系内部进行技能切换，效率高出散人连击不少……

然而，武器种类的限制却也是神枪秋木苏的软肋——这是相对于十二种武器全能、全职业技能通用的散人君莫笑而言的。虽然比起现在的主流换枪流更加高效，对于秋木苏而言，即便通过装备不同武器

来增加攻击变化，枪系就是枪系，总体而言是中、远程攻击职业——只要叶修一个贴身，控制成功，之后他便可以说是优势全无。

押枪后退，拉开距离。苏沐秋操纵着现在这具身体，一边以火力压制叶修，一边后退。这一系列的动作对他来说好像就是昨天还在重复似的，可是对于叶修、对于苏沐橙而言，却已经是十年前了……

苏沐橙对她的兄长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所以当另一个人格接替自己掌控身体的时候，她主动进入了观战位置——以战斗中的秋木苏本体的视角来观战，这确实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体验。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枪支融为一体似的，在不断交替的变化中，她似乎也发现了不少值得自己将来尝试和学习的地方……

但是……

十年的沉睡，十年的割离，苏沐秋的灵魂还停留在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当他看见叶修手持完全形态的千机伞、将自己理想中的散人之姿如此行云流水地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位少年的心中涌出了一丝嫉妒和悔恨——如果自己仍然能够站在他的身边该有多好？

先是剑士的三段斩，再接着忍者的影分身，叶修把散人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因为叶修感觉到了弹幕和火力线的逼紧。

“十年没练，你押枪的技术退步了呢！”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叶修已经离秋木苏仅有七步之遥。

“十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嚣张呀！”

这句话用苏沐秋的口气说出来，还配上了嘲讽的表情。叶修还盯着苏沐橙的脸那么一愣，差点儿没笑场。

战斗当中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两人快攻的节奏。现在占据优势的散人正要强攻，企图一举拿下处于劣势的神枪。

然而，这个时候神枪手的特技发挥了作用，秋木苏正用他的枪体术来对抗散人的近身攻击。

七步，六步，五步——四步！四步的枪体术，这是目前秋木苏的极限所在。他死守住了这个距离，用轻巧灵快的变换射击，硬是没有让

叶修强攻得逞。如果再近一步的话，对苏沐橙的身体负担可能会太大了，她的兄长怎么会让她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呢……

一定要坚持住，不然让散人直接贴身的话……苏沐秋知道，或者说他脑海中无数次设想过拥有一把千机伞这样的武器的散人，成功连击并贴身是多么地要命——而如今他正亲身体会着自己开创、并由挚友发扬光大的技术……

千机伞不断“咔嚓咔嚓”地改变着形态，那令人目不暇接的攻击不给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秋木苏接招吃力，然而也总算挺住了。

而苏沐橙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当自己的搭档成为对手的时候，就好像是炼狱一般可怕。

他们互相了解，所以他们更难出其不意。即使时光飞逝，岁月留痕，年少的记忆依旧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动作里、他们的眼神里……

突然间，苏沐秋感觉到身体失去了控制——不，只是被捉云手抓住罢了！

在如此之近的距离，没有人能想到叶修会使出用来捉拿远处敌人的技能——而这也成了这场激斗的转折点。

第四步的最后防线被打破了，秋木苏深陷危机。

突击！

一个圆舞棍将神枪摔在了潮湿的沙地上，深陷了下去，白沙飞溅。接下来一道寒光，忍刀直落——利刃直下，削发断缕。

幸好，秋木苏翻滚躲开了。

叶修下手毫不留情，围观的群众们都心里暗惊——再怎么说那也是苏沐橙啊！以后还要不要做搭档了？

秋木苏起身就跑，叶修拔腿就追，本来距离已经很近，秋木苏再被追上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叶修的动作忽然间停滞了，然后举步维艰……

是电磁线圈！这是属于机械大师的技能，刚才秋木苏主要使用的是神枪手和弹药专家的技能，不知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留下了这么一个陷阱。

“叶修！让你看一下这个吧！”秋木苏喊道。

因为电磁力的阻挠，不仅身受伤害并且速度减慢的散人忽然看见前方闪耀的炮口迸发的火花——反坦克炮！

什么时候换枪了？！叶修边因为重型火炮的冲击向后飞出，边纳闷起来：刚刚的电磁线圈倒是不用换枪就能完成，也许是打制技能——可是反坦克炮必须由手炮打出呀！

硝烟散尽，叶修在空中看见了那尊巨大的手炮——看上去就像是吞日和吞月合为了一体……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好了，”秋木苏笑着说，“在研制出千机伞之前，我就设计了这个合体型手炮，它与千机伞的原理完全相反——千机伞是利用变形和拆散来变换武器形态的，而这手炮的设计，却是平时以拆分形式存在，在需要的时候才合体攻击的。只不过当我想出这个设计的时候，它也给我带来了千机伞的灵感——所以十年来它都是仅存在于图纸上的银武，但是现在，沐橙将它完成了。这就是吞日和吞月合为一体的最终形态——手炮启明。”

火炮威力应声结束，此时的叶修调整了空中的姿态，一个忍刀脱离抛物状态，速降到了地面。

但是秋木苏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启明的炮口发出了强烈的闪光——在这个合适的距离上，发射出来了卫星射线……

那撕裂夜空的光芒紧逼过来，直奔散人的位置。但是在它们击中目标的瞬间，目标变成了一个稻草人……

“替身术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用的！”一个声音在秋木苏的侧边响起。

这好不容易拉开的距离被对方在瞬间几乎清零，秋木苏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一支战矛就戳了过来——龙牙！接着天击！

好久不见了，战斗法师。

半空中被连击的神枪还是有办法在空隙射击的，这支战矛他对付了无数次——虽然输多赢少，却总是摸出了些对策来的。

果然，叶修的连击没有持续多久，就没能再继续下去——空中转体，换枪，巴雷特狙击。这是刚才“枪王”击杀巨蛇耶梦加德的相同招数。秋木苏凭着这一击的反作用力偏离了叶修战矛形态的千机伞将要攻击的地方，并且这一击的威胁使得对方的动作产生了微调——这足以让他脱身了。

二人这样你追我逃、僵持不下的局面持续了好一会儿，然而新武器带来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神枪偷袭散人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就如同在场了人士以及他们二人预料的那样，在最后的最后，千机伞的尖端指向了它的发明者的太阳穴——因为正在射击而无法躲避，此局已定。

这就是他们的规则：一方将死对手之时分胜负。（注：本来想写checkmate的，但是因为背景不符所以不能用英文啦——好像用将军也不对。不是about to die。未免歧义稍作注释，中文实在是博大精深……）

“真是对不起了，没有手下留情……”叶修笑着说。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滴泪水从“秋木苏”的脸颊上滑落，留下了一道晶莹的泪痕。

“喂？！输了就哭鼻子，沐橙不被你气死才怪……”

“哥哥他已经……”眼前的人彻底哭了出来，“哥哥早已经消失了……”

苏沐橙一直是一位坚强的职业契约者，即使在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也有泪不轻弹。叶修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搭档，小心翼翼地问道：“什么时候？”

“卫星射线之后，”苏沐橙的脸上出现了与她那悲伤的泪水毫不相称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哥哥说，他很高兴能再见到你，谢谢你愿意和他决斗。”

“是吗……真是任性的家伙呢……”叶修苦笑着，望着已经失去了特殊纹路的千机伞。

“是啊……我也这样想。”

擦干泪水，苏沐橙望向夜空，一道闪光划过了静止的星幕。那颗星星陨落了，但是却用它的光芒带来的希望与奇迹。

少年消失在了光的尽头，这一次他真的离开了，然后将要去往那赫尔统治的死之国。也许他确实后悔过，但是现在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世界是属于那些拥有未来的人们的，自己不能再成为他们的束缚了。

“我来迎接你了，人类。”赫尔已经离开了吴羽策的身体，她真正的形态除了死者没有人能看清。

“是啊，这一次我不会再逃走了，心愿已成，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永别了！”他再一次望向他的故友，他的妹妹。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一样，叶修和苏沐橙朝着他的方向挥手，他们的心声传达了过来：永别了，我的朋友；永别了，哥哥。

即使人生有很长，也终有说再见的一天吧？这样想着，少年飞向了那无尽的光中……